

# 意识的逻辑结构

Michael Starks

## 从决策研究

	处理情况 *	情感	记忆	感知	欲望	PI **	IA ***	行动/词
升华效应	不	是的 不	是的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不
协会/ 基于规则	基于规则	阿奥布	联想的	联想的	阿奥布	基于规则	基于规则	基于规则
上下文依赖/ 抽象	抽象	上下文依赖/ 抽象	上下文依赖	上下文依赖	上下文依赖/ 抽象	抽象	上下文依 赖/抽象	上下文依 赖/ 抽象
串行/并行	串行	串行/并行	并行	并行	串行/并行	串行	串行	串行
热/ 分析	分析性的	分析性的 启发式	启发式	启发式	分析性的 启发式	分析性的	分析性的	分析性的
工作需要 记忆	是的	不	不	不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一般情报依赖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认知负荷 抑制	是的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促进或抑制	抑制	促进或抑制	促进	促进	抑制	抑制	抑制	抑制

Reality Press Las Vegas

©眼科©迈克尔·斯塔克斯 (2020)

ISBN : [978-1-951440-63-3](https://www.isbn-international.org/product/9781951440633)

**2020年第一版**

保留所有权利。未经作者明确同意，不得转载、分发或传播本出版物的一部分。  
印刷和绑定在美利坚合众国。

但是，我并没有通过满足于它的正确性来了解世界：我也没有它，因为我对它的正确性感到满意。不：它是我区分真假的继承背景。维特根斯坦 OC 94

"现在，如果不是我们关注的因果关系，那么头脑的活动就会摆在我们面前。维特根斯坦"蓝皮书"第6页（1933年）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因为你是做假设，而不是简单地描述。如果你的头脑被解释所困扰，你忽略了提醒自己最重要的事实。维特根斯坦 Z 220

"哲学只是把一切都放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推导任何东西...在所有的新发现和发明之前，人们可能会把"哲学"这个名字命名为"哲学"。维特根斯坦 PI 126

"我们提供的是真正关于人类自然历史的评论，而不是好奇心;然而，而是观察事实，没有人怀疑，只是没有标记，因为他们总是在我们眼前。维特根斯坦 RFM I p142

"哲学的目的是在语言停止的地方竖起一堵墙。维特根斯坦哲学场合第187页

语言的极限是不可能描述一个与句子相对应（是翻译）的句子而不简单地重复句子的事实（这与对哲学问题的康天解决方案有关）。维特根斯坦 CV p10（1931）

"这里最大的危险是想要观察自己。LWPP1, 459

"机器过程能引起思想的推动吗？答案是：是的。事实上，只有机器过程才能导致思维过程，而"计算"不会命名机器过程;它命名了一个可以在机器上实现且通常是在计算机上实现的进程。西尔 PNC p73

"...过程作为计算的定性是从外部对物理系统的定性;并且过程的识别作为计算不能识别物理学的内在特征，它本质上是一个观察者的相对特征。西尔 PNC p95

"中文室论证表明语义不是语法的内在。我现在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即语法不是物理固有的。西尔 PNC p94

试图通过递归分解来消除同源性谬误的尝试失败了，因为获得物理学固有的语法的唯一方法是在物理学中放一个同源体。西尔 PNC p97

但是，您无法通过识别与计算模拟共享的模式来解释物理系统（如打字机或大脑），因为该模式的存在并不能解释系统实际上如何作为物理系统工作。...总之，语法的归因没有识别进一步的因果关系，这一事实对于程序提供认知的因果解释的说法是致命的。只有一个物理机制，大脑，其各种真正的身体和身体/精神的因果水平的描述。西尔 PNC p101-103

简而言之，认知科学中使用的'信息处理'感在抽象水平上过高，无法捕捉内在故意性的具体生物学现实.....我们被这个区别所蒙蔽，因为同一句话"我看到一辆车向我走来"，可以用来记录视觉模型的视觉故意性和输出...在认知科学中使用的"信息"意义上，说大脑是信息处理装置简直是错误的。西尔 PNC p104-105

"是否有理由仅仅因为理由陈述中所报告的事实的性质而对理性代理人具有约束力，并且独立于代理人的愿望、价值观、态度和评估？...传统讨论的真正悖论是，它试图在词汇中提出休谟的断头台，即僵化的事实价值区分，而这种差别的使用已经假定了这种区别的虚假性。西尔 PNC p165-171

"...所有地位功能，因此，除语言外，所有机构现实都是由具有逻辑形式的宣言的言语行为创造的。地位函数的形式几乎总是被破坏的权力问题...承认某物作为权利、义务、义务、要求等，是承认行动的理由...这些神化结构使得可能的欲望独立的原因采取行动...一般观点非常明确：设定基于欲望的行动理由的一般领域，预先假定接受一种独立于欲望的行动理由体系。西尔 PNC p34-49

"故意的一些最重要的逻辑特征是现象学所无法企及的，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表象学现实.....因为无意义的创造意义不是有意识的经历...它不存在...这是。。。现象学错觉。西尔 PNC p115-117

"意识是因果性地还原到大脑过程...意识除了底层神经生物学的因果力之外，没有自身的因果力...但因果再还原性并不导致本体复感...意识只作为有经验的存在...因此，它不能简化为具有第三人本体论的东西，这种本体论独立于经验存在。西尔 PNC 155-6

"...心灵与世界的基本有意关系与满足条件有关。命题是任何可以站在与世界的有意关系，因为这些有意的关系总是确定满足的条件，一个命题被定义为任何足以确定条件满意，事实证明，所有的故意是一个命题的问题。西尔 PNC p193

## 前言

查尔斯·达尔文1838年笔记本M说：“懂得小熊的人比洛克在形而上学方面做的更多。”

这本书是关于人类行为（就像所有关于任何事情的书一样），以及关于最近猴子祖先（800万年或更少取决于观点）的局限性，以及我们先天心理学框架内的言行的局限性，如在故意的表中。正如著名的进化论者理查德·莱基所说，重要的是要记住，不是我们从猿类进化而来，而是从每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是猿类。如果每个人都能真正了解这一点（即人类生态和心理，让他们真正控制自己），也许文明将有机会。然而，由于事情是，社会领导人没有比选民更掌握事物，因此陷入无政府状态和独裁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概述高阶人类行为的逻辑结构，这是高阶思想的描述性心理学（思想、语言、理性、个性、故意）或跟随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我给出了一个关键的调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约翰·西尔的一些主要发现，作为我的起点维特根斯坦的基本发现-所有真正的'哲学'（即，高阶心理）的问题都是相同的-关于困惑如何在特定上下文中使用语言，因此所有解决方案都是相同的 - 查看如何在有关上下文中使用语言，以便其真实条件（满意度条件或 COS）清晰。基本问题是，人们可以说什么，但不能意味着（状态明确的COS）任何任意的话语和意义只有在非常具体的上下文中才可能。我从最近现代的两种思想体系的角度进行分析，采用一个新的意向表和新的双系统命名法。

理解我们为什么的行为和行为至关重要，因此我试着描述（而不是解释为维特根斯坦坚持）行为。我首先简要回顾了理性的逻辑结构，为语言的描述（思想、理性、个性）提供了一些启发式，并就它与社会行为的演变有何关系提出了建议。围绕我发现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两位作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约翰·西尔，我的想法结合并扩展在双系统（两个思想系统）框架中，这在最近对行为以及思考和推理研究。正如我所指出的，在我看来，哲学与高阶思想（行为）的描述心理学之间有着本质的重叠，严格意义上的是涉及学术学科的持久问题。一旦人们掌握了维特根斯坦的见解，即语言游戏的玩法只有问题，就会确定满意条件（什么使陈述真实或满意等等），这就是讨论的结束。

由于哲学问题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心理造成的，或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由于缺乏语言的渗透性，它们贯穿于人类的话语和行为之中，因此，人们对于哲学分析的需求是无止境的，不仅在"人类"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学、宗教学等科学，但物理、数学和生物学的"硬科学"。将语言博弈问题与真正的科学问题混合在一起，了解经验事实是什么，这是普遍的。科学主义是曾经存在的，而大师早就摆在我们面前了，即维特根斯坦（后W），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蓝和布朗书开始。

"哲学家们总是在眼前看到科学的方法，并且以科学的方式提出和回答问题是不可抗拒的。这种趋势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源泉，并带领哲学家进入完全黑暗。（BBB p18）

然而，对维特根斯坦作品的真正理解，以及因此对我们的心理学如何运作，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才开始传播，特别是由于P.M.S.哈克（下称H）和丹尼尔·莫亚尔·沙罗克（下称DMS），也因为许多其他，一些我提到的文章中比较突出的。

霍维奇给出了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总结，关于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会给我们留下我们。

"绝不能像弗雷格将算术还原到逻辑来解释我们的语言/概念活动（PI 126）；没有试图给它认识论基础（PI 124），如在基于意义的先前知识的叙述；没有试图将理想化形式（PI 130）描述为意义逻辑；没有试图改革它（PI 124， 132）如麦基的错误理论或杜梅特的直觉主义；没有试图简化它（PI 133），如奎因的存在描述；没有试图使它更一致（PI 132）在塔尔斯基对说谎悖论的反应；也没有试图使它更完整（PI 133），在解决个人身份问题奇怪的假设'传送'场景。

虽然有无数的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书和文章，在我看来，只有一些非常最近的书和文章（DMS, H, ColivaColiva等）接近于他的充分认识，没有人认真试图把他的作品与其他现代行为天才之一约翰·西尔（下S）联系起来，没有人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将强大的两种思想框架系统应用于哲学问题。我尝试在这里这样做。

我提供了对维特根斯坦和西尔关于故意逻辑结构（思维、语言、行为）的一些主要发现进行批判性调查，作为我的基本发现——所有真正的“哲学”问题都是相同的——关于在特定上下文中使用语言的困惑，因此所有解决方案都是相同的——研究如何在相关语境中使用语言，以便其真实条件（满足条件或COS）清晰可见。基本问题是，一个人可以说什么，但一个人不能意味着（状态明确的COS）任何任意的话语和意义只有在非常具体的上下文中才可能。我从两个思维系统的角度分析各种著作，运用了一个新的意向表和新的双系统术语。

几年前，当我读《确定性》时，我在一篇评论中将其描述为哲学和心理学的基石，是理解行为的最基本文件，大约在同一时间，DMS正在撰写文章，指出它解决了几千年的古老认识论问题，即我们如何能够确切地了解任何事情。我意识到W是第一个掌握现在被描述为两个系统或双思维系统的人，我产生了一个双系统（S1和S2）术语，我发现在描述行为方面非常强大。我拿了约翰·西尔（下一个S）一直使用的小桌子，大大扩展了它，后来发现它与目前各种工人在思考和推理研究中使用的框架完美融合。

自从它们单独出版以来，我尽量使书评和文章独立，这说明了各个章节的重复，特别是表格及其解释。我首先从一篇简短的文章开始，其中介绍了故意性表，并简要描述了其术语和背景。接下来，是迄今为止最长的文章，它尝试对W和S的工作进行调查，因为它与表有关，因此与对行为的理解或描述（而不是W坚持的解释）有关。

我的论点是，这里突出的故意表（理性、思想、思想、语言、个性等）或多或少地准确地描述了我们思考和行为的方式，因此它不包括仅仅是哲学和心理学，但一切（历史，文学，数学，政治等）。特别要注意，故意和理性，因为我（连同西尔，维特根斯坦和其他人）认为它，包括有意识的审议系统2和无意识的自动系统1动作或反射。

精明的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到系统1在工作，但它显然是适得其反的动物思考或猜测每一个行动，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时间，缓慢，大规模集成的系统2参与常数一分为二的“决定”，我们必须作出。正如W指出的，我们的“思想”（T1或系统1的“思想”）必须直接导致行动。

我们一切的关键是生物学，而正是它所忽视它，导致数百万聪明受过教育的人



，如奥巴马，乔姆斯基，克林顿和教皇支持自杀的乌托邦理想，无情地直接导致地球上的地狱。正如W指出的，我们眼前最难看的就是什么。我们生活在有意识的议事语言系统2的世界里，但它是无意识的，自动反射系统1的规则。这是西尔描述为"现象幻象" (TPI) 的普遍失明的根源，平克被描述为"空白石板"，图比和科斯米德被描述为标准社会科学模型。

正如我所指出的，现象幻象（遗忘到我们的自动化系统1）是通用的，不仅延伸到整个哲学，而且贯穿整个生命。我确信，如果乔姆斯基、奥巴马、扎克伯格和教皇被告知他们患有与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同样的问题，他们将会难以置信（或者，他们只与毒品和性瘾君子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他们的动机是通过心室和核积体来刺激他们的前皮质（和其他100种化学品），这显然是事实。虽然现象学家只浪费了很多人的时间，但他们却在浪费地球和他们后代的未来。

现代的"数字错觉"，混淆了系统2的语言游戏和系统1的自动化，因此无法区分生物机器（即人）和其他种类的机器（即计算机）。"减少主义者"的说法是，人们可以在"较低"水平上"解释"行为，但实际上的情况是，人们并不解释人类的行为，而是"坚持"它。因此，西尔对德内特的书的经典评论（"意识解释"）的标题——"意识解释离开"。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脑功能、生物化学或物理的较高水平的新兴行为的"减少"是不相干的。此外，对于化学或物理学的"减少"，道路被混乱和不确定性所阻挡（在戈德尔的意义上，混沌理论已被证明是不完整的，而且不可理解）。任何事物都可以由方程"表示"，但当它们"表示"高阶行为时，不清楚"结果"的含义（也不清楚）。还原主义形而上学是个笑话，但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缺乏适当的幽默感。

我研究了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工作，他们把意识视为一个"难题"（见大卫·查默斯），但是，与鲁珀特·里德和其他人一起，我发现他们的论点无法令人信服。正如维特根斯坦指出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甚至有一个立足点，即使在苍蝇（谁有许多相同的基因，其多巴胺系统允许行为操纵），，and从那里，它只是一个漫长的一系列步骤，我们自己。

在最近的一个文学海洋特格马克（见他的YouTube视频）跟随Tononi的例子，认为意识是"只是""经验"的更高层次的"信息处理"，不知道这些只是语言游戏的

家庭。因此，他们似乎认为任何“信息处理”设备也将有它。西尔曾有句名言，适当排列的啤酒罐堆可能做，但他也指出，这可能是独特的湿生物排列的神经元。没有感觉或身体的计算机可以有情感或意识，这一点并不明显，除非人们让语言游戏变得微不足道（而且无趣）。

我本希望把我的评论焊接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我开始意识到，正如维特根斯坦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所做的那样，头脑（与维特根斯坦向我们展示的语言大致相同）是许多背景中进化的不同部分，没有这样的整体或理论，除了包容性健身，即进化的自然选择。

最后，正如我的90篇文章和9本其他书籍，并在我所有的信件，电子邮件和谈话超过50年，我总是使用‘他们’或‘他们’，而不是‘他/她’，‘她/他’，或愚蠢的反向性别歧视的‘她’或‘她’，也许是银河系的这一部分唯一这样做。这些普遍应用的恶劣vocabulary的盲目使用，当然与我们的心理学的缺陷密切相关，这些缺陷产生了学术哲学、民主和工业文明的崩溃，我把这些联系的进一步描述留给读者。

那些对我的其他著作感兴趣的人可能会看到《说猴3<sup>d</sup> rd》（2019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约翰·西尔夫3<sup>d</sup> d ed（2019年）的哲学、心理学、心灵和语言的逻辑结构<sup>rd</sup>，《民主自杀4<sup>th</sup>》（2019年）和21<sup>世纪</sup>第5<sup>部</sup>（2019年）中的自杀乌托邦幻想。

我知道我的工作有许多缺陷和局限性，并不断修改它，但我在13年前65岁就开始哲学，所以这是奇迹，也是系统1自动化力量的雄辩的证明，我能够做任何事情。这是13年的不断斗争，我希望读者发现它一些用途。

vyupzz@gmail.com

## 意识的逻辑结构

"如果我想怀疑这是否是我的手，我怎样才能避免怀疑'手'这个词是否有什么意义？所以，这是我似乎知道，毕竟。维特根斯坦"关于确定性"第48页

"这是什么样的进展——这个迷人的谜团已经被移除了——但是没有深度在安慰中被灌水;没有解释，发现或重新构思。人们可能会多么温顺和不激励。但也许，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暗示的，清晰、解构和真理的优点应该足够令人满意"——霍维奇"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

首先，让我们提醒自己，维特根斯坦 (W) 的基本发现——所有真正"哲学"的问题（即那些没有通过实验或数据收集解决的问题）都是相同的——关于在特定上下文中使用语言的困惑，因此所有解决方案都是相同的——看看如何在有关环境中使用语言，以使其真理条件 (Satisfiability 或 COS 条件) 都清晰。基本问题是，一个人可以说什么，但一个人不能意味着 (状态明确的COS) 任何任意的话语和意义只有在非常具体的上下文中才可能。因此，W在他的最后一部杰作《确定性论》(OC) 中，经常从他叙述者、对话者和评论员的3个典型角度，观察"知道"，"怀疑"和"确定"这两个词的不同用途的感性例子，让读者决定每个语境中句子的最佳用量 (最清晰的COS)。人们只能描述相关句子的使用，这就是它的结束——没有隐藏的深度，没有形而上学的见解。"意识"，"意志"，"空间"，"时间"等没有"问题"，但只需要保持这些词语的使用 (COS)。确实可悲的是，大多数哲学家继续把时间浪费在学术哲学特有的语言混乱上，而不是把注意力转向其他行为学科，而是把注意力转向物理、生物学和数学，而物理、生物学和数学是迫切需要的。

W 真正取得了什么成就？以下是一位领先的维特根斯坦学者如何总结他的作品："维特根斯坦解决了困扰我们主题几个世纪的许多问题，有时甚至超过两千年，关于语言表现的性质的问题，关于思想和语言的关系，关于孤独主义和理想主义，自我知识和他人思想的知识，以及必要的真理和数学命题的本质。他犁了欧洲逻辑和语言

哲学的土壤。他给了我们一套对心理学哲学的新颖而富有成果的见解。他试图推翻几个世纪以来对数学和数学真理本质的反思。他破坏了基础论认识论。他给我们遗赠了哲学的视野，它不是对人类知识的贡献，而是对人类理解的贡献——理解我们的思想形式和我们容易陷入的概念混乱。[彼得·哈克——'戈登·贝克对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解释'

此外，我要补充一点，W是第一个清晰和广泛地描述两种思维系统：快速自动前语言学S1和慢反射语言处置S2。他解释了行为只有在大量继承的背景下才可能，这是判断的公理基础，不能被怀疑或判断，所以（选择）、意识、自我、时间和空间都是天生的真正公理。他在数千页和数百个例子中指出，我们内在的心理体验在语言中是不能形容的，这只能针对公共语言的行为（私人语言的不可能）。他预言了等一致性逻辑的效用，这种逻辑在后来才出现。顺便说一句，他申请了直升机设计专利，预计30年前使用叶片尖端喷气式飞机驱动转子，并具有离心流燃气轮机发动机的种子，设计了一个心跳监测器，设计和监督建设一座现代主义的房子，并勾勒出欧拉定理的证明，后来被其他人完成。他奠定了数学、逻辑、不完整和无穷大的心理基础。

霍维奇给了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苏玛y y，我见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离开我们。

"绝不能像弗雷格将算术还原到逻辑来解释我们的语言/概念活动（PI 126）；没有试图给它认识论基础（PI 124），如在基于意义的先前知识的叙述；没有试图将理想化形式（PI 130）描述为意义逻辑；没有尝试改革它（PI 124, 132），如麦基的错误理论或杜梅特的直觉主义；没有试图精简它（PI 133），如奎因的存在帐户；没有试图使它更一致（PI 132），如塔尔斯基对说谎悖论的反应；并且没有试图使其更完整（PI 133），如在解决个人身份问题奇怪的假设'传送'场景。

他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个进化心理学家，因为他不断解释先天背景的必要性，并证明它是如何产生行为的。虽然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描述了后来成为瓦森测试背后的心理学——几十年后在进化心理学（EP）中使用的一个基本措施。他指出语言的不确定或不定性以及社会互动的游戏性质。早在实用计算机或西尔的著名著作之前，他就描述并驳斥了思维的概念，即机器和思维的计算理论。他发明了真理表，用于逻辑和哲学。他果断地放下怀疑论和形而上学。他表明，思想活动远

非不可知，它摆在我们面前，自那以来，很少有人吸取教训。

想到维特根斯坦时，我经常想起剑桥哲学教授布罗德（他不理解也不喜欢他）的评论。“不向维特根斯坦提供哲学主席就好比不把物理学的椅子给爱因斯坦！我认为他是直觉心理学的爱因斯坦。虽然十年后出生，但他同样在几乎在同一时间和世界同一地区酝酿着关于现实本质的想法，并且像爱因斯坦一样，几乎死于一战。现在假设爱因斯坦是一个自杀的同性恋隐士，性格困难，他只发表了一个早期版本的想法，是混淆，往往是错误的，但成为世界闻名；完全改变了他的想法，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的新作品，大部分是乱七八糟的形式，慢慢地从偶尔的讲座和学生的笔记中传播开来；他于1951年去世，留下2万多页的大部分是手写的德语涂鸦，由句子或短段落组成，往往与前后的句子没有明确的关系；这些被剪切和粘贴从其他笔记本写几年前与笔记在边缘，下划线和划掉单词，使许多句子有多个变体；他的文学主管们把这个难以消化的质量切成碎片，把他们想要的和捕捉句子正确含义的可怕任务抛在脑后，这些句子传达了宇宙如何运作的完全新颖的观点，以及他们然后发表了这个材料与痛苦的缓慢（在半个世纪后没有完成）与序言，没有真正解释它是什么；他变得臭名昭著，因为许多说法，所有以前的物理是一个错误，甚至无稽之谈，几乎没有人理解他的工作，尽管数百本书和数以万计的论文讨论它；许多物理学家只知道他早期的工作，他作了牛顿物理学的明确总结，以如此抽象和浓缩的形式陈述，很难决定说什么；然后，他几乎被遗忘了，大多数关于世界性质和现代物理学不同主题的书籍和文章只通过，通常错误地提到他，而且许多完全省略了他；直到今天，在他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只有少数人真正领会了他所做事的严重后果。我声称，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情况。

如果W活到80多岁，他就能直接影响到西尔（描述心理学的另一个现代天才）、平克、托比和科斯米德、西蒙斯和无数其他行为学生。如果他的聪明朋友弗兰克·拉姆齐年轻时没有去世，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富有成果的合作将会随之而来。如果他的学生和同事艾伦·图灵成为他的情人，那么有史以来最惊人的合作之一很可能会发展起来。在任何一种情况下，20世纪的智力环境都会不同，如果所有3个都发生，几乎肯定会非常不同。相反，他生活在相对智力的孤立中，很少有人很了解他，也很少了解他的思想，而他活了下来，而且即使在今天，也只有少数人真正掌握了他的工作。他本可以像工程师、数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他在其中做过战

时研究)、音乐家(他演奏乐器并具有著名的呼啸天赋)、建筑师(他为妹妹设计并建造的房子仍然屹立)或企业家(他继承了世界上最大的财富之一,但放弃了这一切)。这是一个奇迹,他活在了战壕和监狱营地,并反复ly志愿为最危险的职责(同时写Tractatus)在一战中,多年的自杀抑郁症(3个兄弟屈服于他们),避免被困在奥地利和被纳粹处决(他是部分犹太人,可能只有纳粹的愿望,放下手中的钱拯救了家庭),他没有受到迫害,因为他的同性恋和被驱使像他的同性恋和驱动像他的朋友图灵。他意识到没有人理解他在做什么,可能永远不会(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是半个世纪-或整个世纪取决于你的观点-心理学和哲学,直到最近才开始接受,我们的大脑是一个进化的器官,像我们的心脏。

我将首先对哲学及其与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关系发表一些评论,如西尔(S)、维特根斯坦(W)、黑客(H)等人的作品所表现。这将有助于查看我对TLP的评论, BBB, PI, OC由W, OC(新世纪的哲学),使社会世界(MSW),看到事物,他们是谁(STATA),西尔的哲学和中国哲学(SPCP),约翰R西尔-思考现实世界(TARW),和其他书籍由和这些天才,谁提供了高阶行为的清晰描述,没有在心理学书籍,我将称为WS框架。我开始从W和S的一些穿透性报价。

"心理学的混乱和贫瘠不能用称之为"青年科学"来解释;例如,它的状态与物理学相比是不可比的。(与数学的某些分支相反。设置理论。因为心理学有实验方法和概念上的困惑。(如同另一种情况一样,概念混乱和证明方法)。实验方法的存在,使我们认为我们有办法解决困扰我们的问题;虽然问题和方法传递对方。维特根斯坦(PI p.232)

"哲学家们总是在眼前看到科学的方法,并且以科学的方式提出和回答问题是不可抗拒的。这种趋势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源泉,并带领哲学家进入完全黑暗。(BBB p18)

"但我没有通过满足自己的正确性来了解世界:我也没有它,因为我对它的正确性感到满意。不:它是我区分真假的继承背景。维特根斯坦 OC 94

"哲学的目的是在语言停止的地方竖起一堵墙。维特根斯坦哲学场合第187页

"语言的限度是不可能描述一个与（是翻译）句子相对应的事实而不简单地重复句子....."维特根斯坦 CV p10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许多词没有严格的含义。但这不是一个缺陷。认为这就像说，我的阅读灯的光是没有真正的光，因为它没有尖锐的边界。BBB p27

"每个符号都能够解释，但意义不能解释。这是最后的解释"BBB p34

"有一种普遍的思维疾病，它总是寻找（并发现）什么被称为精神状态，我们所有的行为都从水库中涌来。BBB p143

"我们在这里和在一千个类似案件中倾向于犯的错误被"要犯"一词标记，因为我们在句子中使用了"这不是洞察力的行为，它让我们像我们一样使用规则"，因为有一个想法，"有些东西必须让我们"做我们做的事。这再次与原因和原因之间的混淆有关。我们没有理由像我们那样遵守规则。原因的一系列已经终结。BBB p143

"如果我们记住一个图片的可能性，虽然是正确的，但与其对象没有相似性，则句子和现实之间的阴影插值将失去所有点。就目前而言，这个句子本身可以起到这样的阴影。这句话就是这样一个画面，它与它所代表的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BBBp37**

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些哲学数学家，他们显然不知道"证明"这个词的许多不同的用法;并且他们不清楚"好"一词的使用之间的区别，当他们谈论数字的种类，证明种类时，好像这里的"好"一词的意思是与上下文中的"苹果种类"一样。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不知道"发现"一词的不同含义，在一个案例中，我们谈论五边形建筑的发现，另一种情况是南极的发现。BBB p29

"故意的一些最重要的逻辑特征是现象学所无法企及的，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表象学现实.....因为无意义的创造意义不是有意识的经历...它不存在...这是。。。现象学错觉。西尔 PNC p115-117

"...心灵与世界的基本有意关系与满足条件有关。命题是任何可以站在与世界的有意关系，因为这些有意的关系总是确定满足的条件，一个命题被定义为任何足以确定

条件满意，事实证明，所有的故意是一个命题的问题。西尔 PNC p193

"有意的状态代表其满意条件...人们错误地认为，每个心理表现都必须有意识地思考...但我用它时表达的概念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本体论概念。任何具有满足条件、以故意特征的方式成功或失败的东西，从定义上讲，都是其满足条件的表示...通过分析社会现象的满意度，可以分析社会现象的故意性结构。西尔 MSW p28-32

"迷信只不过是因果关系的信念。TLP 5.1361

"现在，如果不是我们关注的因果关系，那么头脑的活动就会摆在我们面前。BBB p6

"我们认为，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了解答，生活的问题仍然完全没有改变。当然，没有剩下的问题，这本身就是答案。

TLP 6.52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因为你是在做假设，而不是简单地描述。如果你的头脑被解释所困扰，你忽略了提醒自己最重要的事实。Z 220

"哲学只是把一切都放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推导任何东西...在所有的新发现和发明之前，人们可能会把"哲学"这个名字命名为"哲学"。PI 126

"我们越仔细研究实际语言，它和我们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就越尖锐。（当然，逻辑的晶体纯度不是调查的结果：这是一项要求。PI 107

"我想在这个连接中反对的错误概念如下，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全新的东西。那是个错误事情的真相是，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切，我们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它;我们不需要等待任何东西。我们在普通语言语法领域前进，这个语法已经存在了。因此，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不需要等待未来。（1930年说）魏斯曼"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圈（1979年）第183页

"在这里，我们在哲学调查中遇到了一个显著而典型的现象：困难---我想说---不是找到解决办法，而是承认"一些看起来只是初步的"奥蒂翁的东西。我们已经说了一切



。--- 这从这之后，没有这本身是解决方案！....我认为，这与我们错误地期望得到解释有关，而困难的解决办法是描述，如果我们在考虑中给予它正确的位置。如果我们在它的基础上，不要试图超越它。泽特尔 p312-314

我们的方法纯粹是描述性的，我们给出的描述不是解释的暗示。BBB p125

这些引文不是随机选择的，但（连同我的评论中的其他报价）是我们两个最伟大的描述性心理学家的行为（人性）的轮廓。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哲学（严格意义上，我在这里认为）是高阶思想的描述性心理学（HOT），这是另一个完全被忽视的明显事实-即，我从来没有见过它清楚声明任何地方。除了没有明确说明他们在做什么是描述性心理学，哲学家很少具体说明究竟是什么，他们期望贡献这个主题，其他学生的行为（即科学家）没有，所以在注意到W的上面评论科学嫉妒，我会再次引用黑客谁给它一个良好的开端。

"传统的认识论者想知道知识是否是真正的信仰和进一步的条件...我们想知道知识何时做，什么时候不需要合理性。当有人说他懂什么时，我们需要清楚一个人是什么。它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成就、表现、性格还是能力？知道或相信p与大脑状态相同吗？为什么可以说'他相信p，但我不是那样，p'，而不能说'我相信，但它不是这样p'？为什么有方法、方法、方法去实现、获得或接受知识，而不是信仰（而不是信仰）？为什么一个人知道，但不相信谁，什么，什么，何时，是否以及如何？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全心全意地、充满激情、犹豫、愚蠢、轻率、狂热、教条或合理地相信，却不知道呢？为什么一个人能够知道，但不相信，一些完全，彻底或详细的东西？等等——通过数百个类似的问题，不仅涉及知识和信仰，而且与怀疑、确定性、记忆、遗忘、观察、注意、识别、出席、觉察、意识，更不用说感知的无数动词及其认知。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澄清的是认识概念的网络、各种概念在一起的方式、其兼容性和不兼容性的各种形式的形式、其要点和目的、其前提和不同的上下文依赖形式。在结缔分析、科学知识、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自封的认知科学方面，这一古老的练习没有任何贡献。（通过自然主义转弯：在奎因的小路-第15（2005年）。

1951年他去世时，W留下了大约2万页的零散收藏。除了Tractatus，它们尚未出版，基本上不为人所知，尽管有些被广为流传和阅读（正如他在课堂上的笔记一样），

导致广泛但基本上得不到承认的影响。据了解，有些作品已经丢失，许多其他W已经被摧毁。这些纳奇拉斯大部分于1968年由康奈尔大学进行缩微拍摄，拷贝被极少数图书馆购买。巴德-维特根斯坦的心理学哲学（1989年）——像大多数W评论员一样，不引用缩微胶片。虽然许多Nachlass是重复的，并出现在他随后出版的作品（这是由Budd引用）某种形式的形式，许多变种文本是极大的兴趣，有大量的材料，从来没有从原来的德语翻译也不以书本形式出版。

约里克·史密西斯的讲稿出现在2018年，甚至are 现在，我们正在等待布朗书的版本，留给他的情人弗朗西斯·斯金纳 - '维特根斯坦，对弗朗西斯·斯金纳的指令哲学'（斯普林格，2019年）。1998年，完整的纳格拉斯的卑尔根CD出现 - 维特根斯坦的纳奇拉斯：文本和传真版本：卑尔根电子版 \$2500 ISBN 10 : 0192686917.它通过馆际间贷款提供，也可在网上免费使用。与 W 作品的其他 CD 一样，英特尔（[www.nlx.com](http://www.nlx.com)）也提供。它是索引和可搜索的和质的 W 资源。然而，我对W文学的广泛解读表明，很少有人愿意去咨询它，因此他们的作品缺乏一个关键元素。人们可以看到维克多·罗迪奇关于W关于戈德尔的评论的论文，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外。2000年作为一本书出版，可追溯到W的中期（1933年）的一个主要作品是著名的大打字本。巴德的《维特根斯坦的心理学哲学》（1991年）是W的更好治疗方法之一（见我的评论），但自从他1989年完成这本书以来，他既没有《大打字本》和《卑尔根CD》，他忽略了康奈尔微胶片。然而，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作品可追溯到W的第三个时期（约1935年至1951年），这些作品都由巴德使用。

Wittgenstein 的完全新颖的想法和独特的超苏格拉底试论（我的术语）和电报写作，加上他经常孤独，几乎孤独的生活方式，并在 1951 年过早死亡，导致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发表他晚年思想的任何内容，并且只是慢慢地出版了他大约 20,000 页的巨大文章，这一项目一直持续到今天。唯一完整版的主要是德国*纳奇拉斯*是牛津在 2000 年首次发行的，英特尔 ex 现在出版它，以及所有 14 本 Blackwell 英语书籍在可搜索的 CD。Blackwell CD 的售价约为 100 美元，但牛津 CD 的售价超过 1000 美元或超过 2000 美元，包括原始手稿的图像。然而，它们可以通过图书馆间贷款获得，而且，像大多数书籍和文章一样，现在在网上（libgen.io、b-ok.org 和 p2p）上免费获得。The 他的英文书籍 as 和整个 as 德国*纳赫拉斯*的书的可搜索 CDROM, s, 现在在网络上的几个网站，卑尔根 CD 将定于新版本 ca。 .2021 年--

<http://wab.uib.no/alouis/Pichler%2020170112%20Geneva.pdf>)。当然，大多数学术文章和书籍现在在网上免费 [b-ok.org](http://b-ok.org) 和 [libgen.io](http://libgen.io)。And

此外，他的20世纪初维也纳德语翻译成现代英语也存在巨大的问题。一个人必须是英语，德语和W的大师，为了做到这一点，很少是它。他的所有作品都存在明显的翻译错误，还有更微妙的问题，人们必须理解他后来哲学的整个主旨才能翻译。因为，在我看来，除了丹尼尔·莫亚尔·沙罗克 (DMS) 之外，没有人掌握了他后来作品的全部导入 (当然，她最近发表了大量著作，许多人现在了解她的观点)，人们可以看到为什么W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赞赏。即使或多或少众所周知-的关键区别，理解 'Satz' 作为 "句子" (即，什么可以被视为一个S1话语) 与 "命题" (即，在许多情况下有意义的 meaningfulS2话语与满足条件) 在各种上下文中通常逃脱了通知。

很少注意到 (Budd p29-32, Stern和DMS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是罕见的例外)，W先见之明 (几十年前的混乱和复杂性科学出现) 表明，一些心理现象可能起源于大脑的混乱过程-例如，没有任何对应记忆痕迹。他还多次建议，因果链有一个结束，这可能意味着它只是不可能 (不管科学的状态) 进一步追溯它，和 '原因' 的概念不再适用于超过某一点 (第34页)。随后，许多人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根本不知道W antic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这些建议 (事实上，在一个多世纪里，现在的例子已经过一个世纪了)。

在DMS中，我把W的最后一本书《确定性》(OC) 视为哲学和心理学的基石。这不是一本真正的书，但注意到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死于前列腺癌，几乎不能工作。他似乎主要是出于一种认识，即G.E.Moore的简单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所有哲学的核心上——如何意味着、相信、了解任何事情，而不是怀疑它。任何人都可以做的是分钟地检查语言游戏的工作"知道"和"确定"和"怀疑"，因为他们被用来描述原始自动化前语言系统一 (S1) 功能，我们的大脑 (我的K1, C1和D1) 和先进的审议语言系统两 (S2) 功能 (我的K2, C2和D2)。当然，W不使用两个系统术语，这在他死后半个多世纪在心理学中就已初见其名，而且还没有渗透到哲学中，但他在30年代初的所有作品中都清楚地掌握了两个系统框架 ("语法")，从他最早的著作中，人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前影——

摩尔和W和在确定性（OC）上写了很多文章，在相对遗忘了半个世纪之后。例如，见安娜莉莎·科利耶娃的《摩尔与维特根斯坦》（2010年）、《扩展理性》（2015年）、《自我知识的品种》（2016年）、布里斯的《探索确定性》（201年）<sup>4</sup>和安迪·汉密尔顿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指南书》和《确定性》，以及丹尼尔·莫亚尔·沙罗克（DMS）和彼得·哈克（PH）的许多书籍和论文，包括哈克最近出版的3本关于人性的书。DMS和PH是后来的W的主要学者，在过去十年中，每本书都撰写或编辑了六本书（许多由我审阅）和许多论文。然而，很难理解我们高阶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即语言（就像W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大致相同）作品如何被科利瓦证明，他是当代最辉煌、最丰富的哲学家之一，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发表了评论，文章表明，经过多年对后来的W的紧张工作，她似乎没有领会到他如何解决人类行为描述的最基本问题。正如DMS所阐明的，人们甚至不能一致地表示对我们基本心理学（W'Hinges'，我等同于S1）的运作的疑虑，而不会陷入不连贯状态。DMS在她最近的文章中注意到了这两个工人（所有行为学生共有的限制）的局限性，这些文章（如Coliva和Hacker的）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得。

正如DMS所说：“...构成《确定性》的笔记彻底改变了基本信仰的概念，并化解了怀疑，使它们不仅对摩尔，而且对笛卡尔、休谟和所有认识论都是纠正的。《确定性》显示，维特根斯坦已经解决了着手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占据了摩尔的本色，并困扰着认识论——这是知识的基础。

维特根斯坦在《确定性》中的革命性见解是，哲学家们传统上所说的“基本信仰”——所有知识最终都必须基于这些信念——不能基于无限倒退的痛苦，而自己不能基于进一步的命题信念。他开始发现，基本信仰实际上是动物或不反省的行为方式，一旦提出（例如哲学家），看起来就像（经验）命题。正是这种误导性的外表，使哲学家们相信，在思想的基础上，思想是更多的思考。然而，尽管它们通常看起来像经验结论，但我们的基本确定性构成了知识的未基础、非命题基础，而不是它的目标。因此，维特根斯坦将知识的基础置于非反思性的某些方面，这些确定性表现为行动方式，他找到了结束理由的地方，解决了基本信仰的倒退问题——顺便说一下，它显示了夸张的怀疑的逻辑可能性。我相信，这是哲学的开创性成就——值得称得上维特根斯坦的“第三杰作”。

几年前，我自己也得出了同样的一般结论，并在我的书评中陈述了。

她继续说：“...这正是维特根斯坦在《确定性》中描述摩尔式较链的确定性：它们“具有经验命题的形式”，但不是经验命题。当然，这些确定性并不是假定的形而上学的命题，它们似乎描述了世界的必要特征，但它们是似乎描述世界或有特征的假定性实证命题。其中有一些新奇的《确定性》。在确定性是连续与维特根斯坦的所有早期著作 - 包括Tractatus - 因为它是在一个长期，不间断的尝试，阐明我们的语言游戏的语法，将语法与使用中的语言划界。贝克和哈克出色地阐明了维特根斯坦第二个对形而上学或超经验命题的语法本质的解说；《确定性》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进一步区分了一些“经验”命题和其他命题（“我们的“经验命题”并不形成同质质量（OC 213）：一些明显是经验性的和偶然的命题实际上是只有语法规则的表达。这种认识的重要性在于，它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洞察力，即基本信念——尽管它们看起来像是单调的实证和偶然的命题——实际上是一种行动方式，在概念上阐明时，可以被视为规则。语法：他们所有思想的基础（OC 401）。因此，较链的确定性‘地球已经存在多年’支撑着所有的思想和行动，而不是作为一个命题，立即击中我们的真实；而不是作为一种行动的方式，支持我们做什么（例如，我们研究地球的年龄）和我们说什么（例如，我们谈论地球在过去时态）：‘给予理由，然而，证明证据，结束；但结束并不是某些命题立即以真实身份击中我们，即它不是我们看待的；这是我们的表演，这是在语言游戏的底部。（OC 204）”

“基本信仰的非命题性阻止了困扰认识论的倒退：我们不再需要在知识的基础上提出站不住脚的自我辩护的命题。在将较链作为真正的经验命题时，彼得·哈克没有承认我们的基本确定性是行动方式，而不是“某些命题击中我们”的开创性见解。如真’（OC 204）。如果维特根斯坦在OC所做的只是声称我们的基本信念是真正的经验命题，那为什么还要费心呢？他只是重复他面前的哲学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说的话，同时痛惜一个无法解决的无限倒退。为什么不更欣赏维特根斯坦已经停止倒退？（“超越黑客的维特根斯坦” - （2013））

令人惊奇的是（以及哲学与心理学之间分歧有多深的迹象），在十年的密集阅读中，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在W的‘语法’和我们大脑中构成系统1的自动反射函数之间产生明显的联系，以及它扩展到系统2的语言功能。对于任何熟悉过去几十年决策理论等

心理学领域主导行为的两个系统框架的人来说，很明显，“基本信仰”（或我称之为B1）是S1的遗传自动化真结构，它们与经验的延伸到真句或假句（或我称之为B2）是非哲学家所说的“信仰”。这可能触及一些单纯的术语琐事，但我已经使用两个系统的观点和下面的表作为理性的逻辑结构十年，并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在理解高阶行为，因此W或任何哲学或行为写作。我认为，未能理解我们行为因S1而自动化的根本重要性，以及由此导致所有社会互动（例如政治）归属于S2表面，可以被视为工业文明不可阻挡的崩溃的罪魁祸首。对基础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几乎普遍遗忘导致无休止的徒劳尝试通过政治解决世界的问题，但只有通过S1的自动性来理解包容性健身的基本作用的剧烈社会重组，才有机会拯救世界。对S1的遗忘被西尔称为“现象幻象”，由平克“空白石板”和托比和科斯米德“标准社会科学模型”。

OC展示了W独特的超级苏格拉底试传（叙述者，对话者，评论员）在盛开，比任何地方在他的作品中更好。到20年代末，他意识到，取得任何进展的唯一途径是看看语言是如何运作的，否则，从第一句开始，语言的迷宫就会迷失在语言的迷宫中，找到出路希望就一点也不大。整本书着眼于“知道”一词的各种用途，它们把自己分成“知道”，作为一种直观的“感知”确定性，不能有意义地受到质疑（我的K1或W的“过境”），而“知道”是一种行为倾向（我的K2或W的“过境”），它的作用与思考、希望、判断、理解、想象、记住、相信和许多其他处置词相同。正如我在《W和S》的各种评论中所建议的那样，这两种用途与现代两种思想框架相对应，即理解行为（头脑、语言）等功能，而这个（和他的其他工作）是第一次重要的努力，以表明我们快速、语前自动的“精神状态”是如何成为我们后来进化的、缓慢的、语言的、协商性倾向心理学的不容置疑的公理基础（“铰链”）。正如我已经多次指出的，W，我所了解的其他人，从来没有说清楚过。毫无疑问，大多数读OC的人都不清楚他做了什么，这是他阅读任何作品的正常结果。

《确定性》（OC）直到1969年才出版，在维特根斯坦去世18年后，直到最近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西尔（与哈克一起，W的继承人，最著名的活着的哲学家s之一）很少提到它，人们很少看到关于W的整本书，几乎一提不下去。然而，有相当好的书由斯特罗，斯文森，科利瓦，麦金恩等人和许多其他书籍和文章的一部分，但最好的是丹尼尔莫亚尔-沙罗克（DMS），其2004卷“了解维特根斯坦的确定性”是强制性的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也许最好的起点，了解维特根斯坦（W），心理学

，哲学和生活。然而（在我看来），所有对W的分析都未能充分把握他独特而革命性的进步，未能将行为置于其广泛的进化和当代科学背景下，我将尝试在这里。我不会逐页解释，因为（如任何其他涉及行为的书，即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法律，政治，宗教，文学等），我们不会超过前几页，因为这里讨论的所有问题立即出现在任何行为的讨论。

下表总结了理性的逻辑结构（高阶思维的描述心理学）为这种行为的所有讨论提供了一个框架。

在多年广泛阅读W、其他哲学家和心理学的过程中，很明显，他在最后一个时期（以及他早期以不太清晰的方式）所阐述的内容，是现在所谓的进化心理学（EP）的基础，或者如果你喜欢，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故意性、高阶思维或正义行为甚至更高层次的动物行为。可悲的是，很少有人意识到他的作品是一本庞大而独特的描述性心理学教科书，现在和它写的那天一样相关。他几乎被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和人文科学普遍忽视，即使是那些了解他的人也没有意识到他对EP和认知错觉的最新工作（例如，快速和缓慢思维的两种自我——见下文）的期待程度。约翰·西尔（S）很少提到他，但他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是W的一个直接的延伸，尽管他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像贝克和哈克（B&H），里德，哈雷，霍维奇，斯特恩，赫托和莫亚尔-沙罗克等W分析师都做奇妙，但大多没有把他放在当前心理学的中心，他当然属于这个中心。还应清楚的是，只要它们是连贯和正确的，所有关于高阶行为的叙述都在描述相同的现象，并且应该很容易地相互转换。因此，最近流行的主题“体现心灵”和“激进主义”应该直接流入和进入W的工作（他们这样做）。

大多数人未能完全理解W的意义，部分原因是确定性（OC）的关注有限，而他的其他第三个时期的作品直到最近才得到重视，但更是由于许多哲学家和其他人无法理解一旦我们接受进化框架，我们的行为观发生了多么深刻的改变。我称这个框架为更高层次思想的描述心理学——DPHOT——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研究DPHOT中使用的语言——西尔称之为理性逻辑结构——LSR，它基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道德学、伦理学、宗教、美学、文学和历史学。

进化论在19世纪末之前和达尔文至少半个世纪前不再是任何正常、理性、聪明的人的理论。人们不禁将T.rex和所有与它相关的内容纳入我们真正的公理背景中，通过

EP的不可阻挡的工作。一旦一个人得到逻辑（心理）的必要性，这是真正令人惊愕的是，即使是最聪明和最好的似乎没有掌握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人类生活（与康德，西尔和其他几个人的帽子尖），这是非常详细的在"关于确定性"。顺便说一句，逻辑方程和我们的公理心理学对于理解W和人性至关重要（正如丹尼尔·莫亚尔·沙罗克（DMS）所指出的，

因此，我们大多数共同的公共经验（文化）成为我们公理EP的真正延伸，不能不威胁我们的理智就被发现是错误的。足球或布兰妮斯皮尔斯不能只是从我或我们的记忆和词汇中消失，因为这些概念，思想，事件，发展出来的，并与无数其他人在真正的唯一网络，从出生开始，并扩展到所有方向，以涵盖我们的许多意识和记忆。一个推论，由DMS很好地解释，并解释以自己的独特方式由西尔，是怀疑世界和其他思想的观点（和其他废话，包括空白石板）不能真正得到立足点，因为"现实"是非自愿的快速思维公理，不能检验真假命题。

空白石板行为观的死手仍然严重，是慢思维意识系统2的"第二自我"的默认，它（没有教育）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所有行为的基础在于无意识的，快速的系统1的思考公理结构（西尔的"现象幻象"）。西尔在最近一篇非常有见地的文章中总结这一点，指出许多有意的逻辑特征是现象学所无法企及的，因为没有意义（即S2的COS）的创造没有意义（即S1的反射）不是有意识地体验。请参阅新世纪的哲学（PNC）p115-117和我的评论。

掌握W/S（维特根斯坦/西尔）的创作至关重要，因此我将首先就哲学及其与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关系发表一些评论，如西尔（S）、维特根斯坦（W）、贝克和哈克（B&H）、里德、赫托、丹尼尔·莫亚尔·沙罗克（DMS）等人的作品。为了掌握我简单的两个系统术语和观点，它将有助于看到我对W/S和其他关于这些天才的书籍的评论，这些天才提供了心理学书籍中未发现高阶行为的明确描述。说西尔已经扩展W的工作不一定意味着它是W研究的直接结果（他显然不是维特根斯坦人），而是因为只有一个人类心理学（出于同样的原因，只有一个人类心脏病学），任何人准确描述行为必须阐明一些变种或扩展什么W说。

然而，S很少提到W，甚至到那时，往往以批评的方式，但在我看来，他的批评（像每个人的）几乎总是错过标记，他提出了许多可疑的断言，他经常受到批评。在目



前情况下，我认为最近对DMS、Coliva和黑客的批评最为相关。然而，他是最好的候选人，因为W，我建议下载超过100视频讲座，他在网上。不像几乎所有的其他哲学讲座，他们是相当有趣和翔实的，我已经听到他们至少两次。

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讨论的一个主要主题是需要将S1（我等同于W的“铰链”）的基因编程自动化与S2不太机械的语言处置行为分开。换个说法：所有对高阶行为的研究都是试图区分快速系统1（S1）和慢系统2（S2）思维——例如，感知和其他自动化与处置。Searle 的作品整体提供了对更高阶 S2 社会行为（包括“我们故意性”）的惊人描述，而后来的 W 显示了 S2 如何基于 S1 的仅真无意识公理，在进化过程中和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中都发展了到S2的有意识的处置命题思维（行动）。

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心理学的混乱和贫瘠不能被人们所解释，称其为年轻的科学，哲学家们无可抗拒地想像科学那样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他指出，这种趋势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源泉，并带领哲学家进入完全黑暗。请参阅 BBB p18。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评论是，如果我们不关心“原因”，头脑的活动就摆在我们面前——见BB p6（1933）。同样，他的2万页纳克萨斯证明了他著名的格言，即问题不在于找到解决办法，而是承认作为解决方案，这似乎只是一个初步的。见他的Zettel p312-314。80年前，他再次指出，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只能对行为进行描述，这些不是解释的暗示（BBB p125）。请参阅本文其他位置的完整引号。

共同的想法（例如，平克的一本书的副标题“思想的东西：语言作为了解人性的窗口”）的语言（头脑，语音）是一个窗口或某种翻译我们的思维，甚至（福多的LOT，卡拉瑟斯的ISA等），必须有一些其他“思想语言”，这是一个翻译，被W拒绝，谁试图显示，与数以百计的不断重新分析的浮躁的例子的语言在行动，该语言不是一个图片，但本身思考或头脑，和他的整个语料库可以看作是这个想法的发展。

许多人已经解构了“思想语言”的概念，但在我看来，没有比BBB p37中的W更好的了——“如果我们记住一幅图片的可能性，虽然是正确的，但与它的对象没有相似之处，则句子和现实之间的阴影插值将失去所有意义。就目前而言，这个句子本身可以起到这样的阴影。这句话就是这样一个画面，它与它所代表的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那么，语言问题直接来自大脑，什么可以算作中间人的证据呢？

W驳斥了生理学、心理学和计算学的自下而上方法可以揭示他对语言游戏（LG）的自上而下分析的观点。他指出的困难是了解我们眼前的一些，并捕捉模糊——即“这些调查的最大困难是找到一种表示模糊的方式”（LWPP1, 347）。因此，言语（即口腔肌肉收缩，我们互动的主要方式）不是进入心灵的窗口，而是心灵本身，这是由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行为的声学爆炸（即，我们使用Second Self的后来演变的语言游戏（LG）来表达的——诸如想象、知道、意义、相信、意图等。W在后来的第二期和第三期中最喜欢的一些话题是快速和缓慢思维的相互数字化机制（系统1和2），我们主观的“精神生活”与语言功能无关，以及私人语言的不可能性。我们行为的基石是我们的非自愿，系统1，快速思考，真实，精神状态-我们的感知和记忆和非自愿行为，而进化后LG是自愿的，系统2，缓慢思考，可测试的真或假处置（往往反事实）想象，假设，打算，思考，知道，相信等。他认识到，“没有什么隐藏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心理学和所有哲学问题的答案都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生活）来，困难不是找到答案，而是像我们面前那样认识答案——我们只需要停止试图深入观察（例如，在LWPP1中，“这里最大的危险就是想要观察自己”）。

W没有立法划分科学的界限，而是指出我们的行为（主要是言语）是我们心理学最清晰的画面。fMRI、PET、TCMS、iRNA、计算模拟、AI和所有其它都是描述和扩展我们先天公理心理学的迷人而强大的方法，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为我们的行为提供物理基础，增加我们的语言游戏，并扩展S2。“确定性”的真正公理是W's（后来的西尔）“基岩”或“背景”，我们现在称之为进化心理学（EP），它可以追溯到细菌的自动真实反应，这种反应通过包容性健身机制（IF）演变和运作，即通过自然选择。

见Trivers最近的作品，为IF或伯克的精湛“社会进化原则”的一个受欢迎的介绍，为专业介绍。诺瓦克和威尔逊最近对进化思想的嘲弄，绝不影响一个事实，即IF是自然选择进化的主要机制（见我关于“地球的社会征服”的评论（2012年））。

随着W在OC中的发展，我们大多数共享的公共经验（文化）成为我们公理EP（即S1较链或S1H）的真正扩展（即S2较链或S2H），并且不能发现“错误”而不威胁我们的理智——正如他指出的，S1中的“错误”（无测试）与S2中的“错误”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一个推论，由DMS很好地解释，并解释以自己的独特方式由西尔，是怀疑世界和其他思想的观点（和其他废话的山）不能得到立足，因为“现实”是非自愿的

快速思考'公理和不可检验的命题的结果（正如我所说）。

我很清楚，天生真正的公理W是占用在他的整个工作，特别是在OC，相当于快速思维或系统1，这是当前研究的中心（例如，见卡尼曼-"思维快和慢"，但他，或任何afaik，没有任何想法W奠定了框架超过50年前），这是非自愿和自动的，对应于感知，情感和记忆的心理状态，W一遍又一遍地指出。有人可能会称这些"大脑内反射"（如果用大脑中的能量使用来衡量，可能99%的脑内反应）。我们的缓慢或反省，或多或少的"意识"（小心另一个网络的语言游戏！）第二-自我大脑活动对应于什么W形容为"处置离子"或"倾向"，它指的是能力或可能的行动，不是精神状态，是有意识的，故意的和命题的（真或假），并且没有任何明确的发生时间。

W指出，处置词至少有两个基本用途。一种是一种奇特的哲学用（但即将进入日常用途），它指的是直接感知和记忆所产生的真正句子，即，我们天生的公理S1心理学（'我知道这些是我的手'），最初称为因果自参照（CSR），由西尔（但现在因果自我反省）或反射或传递在W的蓝色和布朗书籍（BBB），和S2使用，这是他们的正常使用作为处置，可以采取行动，并可以变成真或假（'我知道'回家）-即，它们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满意条件（COS），并且不是CSR（在BBB中称为过渡）。这些术语与W和S（以及这里其他许多）使用的等式是我的想法，所以不要指望在文献中找到它（除了我的书、文章和评论，viXra.org，philpapers.org，researchgate.net，academia.edu，researchgate.net, academia.edu亚马逊，libgen.io，b-ok.org等。）。)

尽管哲学家很少触及这种不义的快速思维，但研究非自愿快速思维已经彻底改变了心理学、经济学（如卡尼曼的诺贝尔奖）和其他学科，如"认知错觉"、"原始"、"隐性认知"、"框架"、"启发主义"和"偏见"。当然，这些也是语言游戏，所以将有越来越多的有用的方法来使用这些单词，研究和讨论将有所不同从"纯"系统1到组合1和2（规范，如W阐明，但当然他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但大概永远不会只是缓慢的S2处置思维，因为任何思想（故意行动）不能发生，不涉及许多复杂的S1网络的"认知模块"，"推理引擎"，"大脑反射"，"自动主义"，"认知主义"公理"，"背景"或"基岩"（如W和西尔调用我们的EP），这也必须使用S1移动肌肉（动作）。

它遵循从W的第三个时期工作和当代心理学，'意志'，"自我"和"意识"（这是西尔笔记预先假定所有讨论故意）是公理的真正的S1元素，由感知组成，记忆和反射，并

且不可能（理解性）证明（赋予理智）他们的假象。正如W多次表明的那样，它们是判断的基础，因此无法判断。我们心理学的真正公理并不明显。正如他在OC p94中有句名言："但我没有通过满足于它的正确性来了解世界：我也没有它，因为我对它的正确性感到满意。-不：它是我区分真假的继承背景。

句子表示一种思想（具有意义），当它有明确的满足条件（COS），即公共真理条件。因此，W的评论是："当我从语言中思考时，除了口头表达之外，我脑子里没有'意义'：语言本身就是思想的工具。而且，如果我想有或没有言语，思想是无论我（诚实地）说的，因为没有其他可能的标准（COS）。因此，W的格言（在巴德关于W的可爱书中的第132页）——"在语言中，愿望和满足是相和满足的，就像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一样，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和谐可以在语言的语法中找到。在这里，人们可能会注意到，W中的"语法"通常可以翻译为EP或LSR（DPHOT\_见表），尽管他经常警告反对理论化和泛化（为此，他经常被西尔错误地批评），但这大约是高阶描述心理学（哲学）的广义特征（正如DMS也指出）。

W是正确的，没有构成意义的精神状态，西尔指出，有一般的方式来描述"说话者的意思...是把满足条件强加给满足条件"——这意味着在一个可能真实或虚假的语境中表达COS的格式良好的句子，这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精神状态。命题是任何可以站在与世界的有意关系，由于这些故意的关系总是决定满足的条件，一个命题被定义为任何足以确定满足条件，事实证明，所有的故意性是一个命题的问题。1 别人。因此，W从PI p217的名言——"如果上帝审视了我们的思想，他就不会看到我们谈论谁了"他评论说，整个表示问题都包含在"那是他"和"赋予图像的解释是它所说谎的路径"中，或者正如S所说。因此，W的总结（p140 Budd）——"最终总是说，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意义，他称所发生的事情是应该发生的事情——我是否知道我的愿望之前，我是否希望实现什么。实现根本不出现。事实上，一些事件停止我的愿望并不意味着它实现它。如果我的愿望得到满足，也许我不应该满意。假设它被问-我知道我渴望什么之前，我得到它？如果我学会了说话，那么我知道。

W 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现在称为思维理论，或者正如我所喜欢的，即对机构的理解（UA）。Ian Apperly 正在仔细分析实验中的 UA1 和 UA2（即 S1 和 S2 的 UA），他意识到了 Daniel Hutto 的工作，他把 UA1 描述为幻想（即，UA1 中没有"理论"或代表性

可以参与 UA1-为 UA2 保留的 -请参阅我对 Myin的第一本书的回顾)。然而,像其他心理学家一样,阿珀利不知道W为80年前打下了基础。认知错觉、隐性认知、自动化和高阶思维的新兴文献的核心与W兼容,直接推论,这是一种容易辩解的观点。尽管上述大部分几十年来为许多人所熟知(在W的一些教导中,甚至一个世纪的3/4),我很少看到任何接近哲学或其他贝哈维口头科学文本的充分讨论,而且通常很少提及。

在遗忘了半个世纪之后,意识的本质现在是行为科学和哲学中最热门的话题。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30年代(蓝和布朗书)到1951年的开创性工作开始,从50年代到现在,他的继任者西尔、莫亚尔-沙罗克、里德、哈克、斯特恩、霍维奇、温奇、芬克尔斯坦等,我创作了以下作品。表作为启发式进一步这项研究。这些行显示了研究的各个方面或方法,列显示由意识逻辑结构(LSC)的两个系统(双过程)组成的非自愿过程和自愿行为,这也可以被视为逻辑结构理性性(LSR-Searle),行为(LSB),人格(LSB),心灵(LSM),语言(LSL),现实(LSOR),故意性(LSI)-古典哲学术语,意识的描述心理学(DPC),描述性思想心理学(DPT)或更好的是,思想描述心理学的语言(LDPT),这里和我最近的其他著作中介绍的术语。

这张桌子的想法起源于维特根斯坦,西尔的一张更简单的表格,与P.M.S Hacker最近三本关于人性的书中的大量表格和图表相关联。最后9行来自决策研究,主要由约翰森·圣B.T.埃文斯和同事自己修改。

**系统1是非自愿的,反射的或自动化的"规则"R1,而思考(认知)没有差距,是自愿或审议的"规则"R2和Willing(自愿)有3个差距(见西尔)。**

我建议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描述行为,将西尔的"满足条件的满足条件"改为"通过移动肌肉将精神状态与世界联系起来"——即,说话、写作和做,以及他的"心往世界方向适合"和"世界到心灵方向适合"由"事业起源于头脑"和"事业起源于世界"。S1只是向上的因果(世界到头脑)和无内容(缺乏表现或信息),而S2有内容是向下的因果关系(心思到世界)。我在本表中采用了我的术语。

## 从语言游戏分析

	处理情况 *	情感	记忆	感知	欲望	PI **	IA ***	行动/词
原因源自 ****	世界	世界	世界	世界	介意	介意	介意	介意
**** 的变化	没有	介意	介意	介意	没有	世界	世界	世界
合理的自我反省 *****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真或假 (可测试)	是的	仅限 T	仅限 T	仅限 T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满意的公共条件	是的	是的 不	是的 不	不	是的 不	是的	不	是的
描述 精神状态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不	不	是的 不	是的
进化优先级	5	4	2, 3	1	5	3	2	2
自愿内容	是的	不	不	不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自愿启动	yesp. no	不	是的	不	yesp. no	是的	是的	是的
认知系统 *****	2	1	2/1	1	2/1	2	1	2
更改强度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不	不	不
精确的持续时间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不	不	是的	是的
时间地方 (H + N, T + T) *****	Tt	Hn	Hn	Hn	Tt	Tt	Hn	Hn
特殊品质	不	是的	不	是的	不	不	不	不
在身体中本地化	不	不	不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身体表情	是的	是的	不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自我矛盾	不	是的	不	不	是的	不	不	不
需要一个自我	是的	yesp. no	不	不	是的	不	不	不
需要语言	是的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是的

## 从决策研究

	处理情况 *	情感	记忆	感知	欲望	PI **	IA ***	行动/词
升华效应	不	是的 不	是的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不
协会/ 基于规则	基于规则	阿奥布	联想的	联想的	阿奥布	基于规则	基于规则	基于规则
上下文依赖/ 抽象	抽象	上下文依赖/ 抽象	上下文依赖	上下文依赖	上下文依赖/ 抽象	抽象	上下文依赖/ 抽象	上下文依赖/ 抽象
串行/并行	串行	串行/并行	并行	并行	串行/并行	串行	串行	串行
热/ 分析	分析性的	分析性的 启发式	启发式	启发式	分析性的 启发式	分析性的	分析性的	分析性的
工作需要 记忆	是的	不	不	不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一般情报依赖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认知负荷 抑制	是的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促进或抑制	抑制	促进或抑制	促进	促进	抑制	抑制	抑制	抑制

S2 的公共满意度条件通常被 Searle 和其他人称为 COS、表示、真相制造者或含义（或由我自己使用 COS2），而 S1 的自动结果则被其他人指定为演示文稿（或我自己称为 COS1）。

\* Aka 倾向，能力，偏好，表示形式，可能的动作等。

\*\* 塞尔的先前意图

\*\*\* 塞尔的行动意图

\*\*\*\* 塞尔的合身方向

\*\*\*\*\*塞尔的因果关系

\*\*\*\*\*（心理状态实例化-原因或自身实现）。塞尔以前称这种因果关系为自我参照。

\*\*\*\*\* Tversky / Kahneman / Frederick / Evans / Stanovich 定义了认知系统。

\*\*\*\*\*这里，现在，那里，然后

有兴趣将这与彼得·哈克最近3卷《人性》中的各种表格和图表进行比较是值得关注的。人们应该永远记住维特根斯坦的发现，在我们描述了特定语境中语言的可能用途（意义、造真相者、萨蒂法里条件）之后，我们已经耗尽了它的兴趣，而解释（即哲学）的尝试只会使我们离真理更远。他向我们表明，只有一个哲学问题——在不适当的语境中使用句子（语言游戏），因此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显示正确的语境。

表的说明

系统 1（即情绪、记忆、感知、反射）大脑中哪些部分呈现在意识中，是自动化的，通常发生在 500 毫秒以下，而系统 2 是执行需要 500 毫秒以上的有意识的审议（S2D-my 术语）中表示的缓慢审议操作的能力，但频繁重复的 S2 操作也可能变得自动化（S2A-my 术语）。意识从昏迷到睡眠阶段到充分意识的层次。内存包括系统 2 的短期内存（工作内存）-和系统 1 的长期内存.对于意志，人们通常会说，他们是成功的与否，而不是真或假。S1是因果的自我反省，因为我们的感性体验的描述-我们感官对意识的呈现，只能用相同的词来描述（同一个COS - Searle），因为我们描述的世界，我宁愿称之为感知或COS1，以区别于S2的表示或公共COS2。

当然，不同的行和列在逻辑和心理上是相连的。例如，情感、记忆和感知中的真或假行将真实，将描述一种精神状态，属于认知系统1，一般不会主动发起，都是因果自反，原因源于世界，导致思维的变化，有精确的持续时间，强度的变化，发生在这里和现在，通常有特殊素质，不需要语言，独立于一般智力和工作记忆，不受认知加载的抑制，并且没有公共的满意条件等。



总会有模棱两可的，因为单词（概念，语言游戏）不能精确匹配大脑的实际复杂功能（行为），也就是说，有一个组合爆炸的上下文（在句子和世界上），并在无限变化的'大脑状态'（'精神状态或数十亿神经元的激活模式，可以对应于'看到红苹果'），这是为什么它不可能'减少'高阶行为到'系统'的一个原因可能的背景——因此维特根斯坦对理论的警告。什么算作"减少"和"法律"和"系统"（例如，南希·卡特赖特）。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即高级描述对较低级别的描述不可还原，Searle、DMS、黑客、W等已多次解释。

大约一百万年前，灵长类动物进化出利用喉咙肌肉制造复杂系列噪音（即原始语言）的能力，用一些初级或原始语言游戏（PLG）来描述当前事件（感知、记忆、反射动作）。系统1由快速、自动化、皮质、非代表性、因果自我反省、非传递、无信息、仅真"精神状态"组成，具有精确的时间和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较高的皮质中心S2中进化而来，进一步能够描述事件空间和时间的位移（过去和未来，通常是假设的、反事实的、有条件的或虚构的偏好、倾向或处置-次要或倾向系统2的复杂语言游戏（SLG）速度慢，皮质，有意识，包含信息，传递（有公共的满足条件-西尔的术语为真理制造者或意义，我分为COS1和COS2为私人S1和公共S2），表示（我再次分为R1S1表示和R2S2S2），真或假命题思维，所有S2功能没有精确的时间和能力，而不是精神状态。偏好是直觉、倾向、自动本体规则、行为、能力、认知模块、个性特征、模板、推理引擎、倾向、性格、情绪（由西尔描述为激动的欲望）、命题态度（仅用于指指世界上的事件而不是命题时才正确）、评估、能力、假设。一些情绪正在缓慢地发展和改变S2处置的结果（W - "心理学哲学的评论"V2 p148），而其他是典型的S1+自动和快速出现和消失。"我相信"，"他爱"，"他们认为"是描述可能的公共行为，通常是在太空时间。我关于我自己的第一人称陈述是真实（不包括撒谎）——即S1，而关于他人的第三人称陈述是真或假的——即S2（见我关于约翰斯顿的《维特根斯坦：重新思考内心》和巴德"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的评论）。

"偏好"作为一类有意的国家——与感知、反身行为和记忆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最初被维特根斯坦（W）明确描述，并称为"倾向"或"倾向"。他们通常被称为"命题态度"，因为罗素，但经常注意到，这是一个不正确或误导性的短语since相信，打算，知道，记住等，往往不是命题或态度，如已经显示，例如，由W和Searle（例如，cf

意识和语言第118)。偏好是内在的、观察者独立的公共表示（与系统1到系统2的演示或表示形式相反 - 西尔-意识和语言 p53）。它们是在时间或空间中流离失所的潜在行为，而进化性更原始的S1感知记忆和反身行为总是在这里和现在。这是描述系统2（继系统1之后脊椎动物心理学的第二大进步）的一种方法，即能够代表（状态公共COS）事件，并将这些事件视为发生在另一个地方或时间（Searle的第三种反事实想象补充认知和意志）。S1"思想"（我的T1-即，使用"思维"来指系统1的自动大脑过程）是S1的潜在或无意识的精神状态S1 -- 西尔-菲尔问题1：45-66（1991）。

感知，记忆和反射（自动）动作可以描述由主要LG（PLG- 例如，我看到狗），有，在正常情况下，没有测试是可能的，所以他们可以是真正的-仅-即，公理，因为我喜欢或动物反射，如W和DMS描述。处置可以 be 描述为次要 LG 的（例如，我相信我看到狗），而且也必须被执行，即使对于我自己（即，我如何知道我的信念，思考，感觉，直到我采取行动或发生一些事件 - 看看我的评论的众所周知的书籍 W 由约翰斯顿和巴德。请注意，处置成为行动时，口头或书面，以及以其他方式采取行动，这些想法都是由于维特根斯坦（20世纪30年代中期），而不是行为主义（辛蒂卡和欣蒂克卡1981年，西尔，黑客，胡托等）。维特根斯坦可被视为进化心理学的创始人，他的作品对我国公理系统1心理学的功能及其与系统2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独特的研究。30年代初，维特根斯坦为《蓝色和布朗书》中高阶思想的描述性心理学奠定了基础，之后，约翰·西尔（John Searle）在经典著作《行动中的理性》（2001年）中，用更简单的版本做了我的桌子。这张桌子扩展了W对进化心理学公理结构的调查，该调查从他1911年的第一次评论中发展出来，并在他上一篇著作《确定性》（OC）中如此精美地阐述出来（写于1950-51年）。OC是行为或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基石（可以说是语义学和语用学、认知语言学或高阶思想一样），在我看来（例如，由DMS分享）是哲学（描述心理学）中最重要的工作，因此在行为研究中。感知、记忆、反射行为和情感是原始的部分潜意识，其中头脑自动适应（呈现）世界（是因果的自我反射-西尔）——不容置疑的、真正的、公理的理性基础，无法控制。

偏好、欲望和意图是对思维迟钝的自愿能力的描述——在SLG的中可以描述——在SLG中，头脑试图适应（代表）世界。行为主义和我们默认描述心理学（哲学）的所有其他混淆的出现，是因为我们不能看到S1起作用，并且将所有行为描述为S2的有

意识的故意行为（现象幻象——TPI\_Searle）。W理解这一点，并描述了它与数百个例子的语言（头脑）在行动在他的作品中无与伦比的清晰度。理性可以访问记忆，所以我们用有意识的明显，但往往不正确的理由来解释行为（两个自我或系统或当前研究的过程）。信仰和其他处置可以描述为试图与世界事实相匹配的思想（思想与世界适合的方向），而意志是行动的意图（先验意图-PI，或意图在行动- IA - Searle），以及试图使世界与思想相匹配的行为——世界对拟合的方向——cf Searle, ,例如，意识和语言p145, 190）。

有时，在推理上，在达成信仰和其他倾向方面存在差距。处置词可以用作名词，似乎描述精神状态（'我的想法是...'"），,或作为动词或形容词来描述能力（代理，因为他们的行为或可能的行为-'我认为...'），并且经常被错误地称为"命题态度"。感知成为记忆，我们与生俱来的程序（认知模块、模板、S1的推理引擎）使用这些程序来产生"处置"——（相信、知道、理解、思考等），实际或潜在的公共行为，如语言（思想、思维）也称为倾向、偏好、能力、S2的表示和意志，并且没有语言（概念、思想）" "私人精神状态"思考或愿意（即，没有私人语言，思想或思想）。高等动物可以思考和行动，在那种程度上，他们有一种公共心理。

触觉：（X 是真实的）：听到，看到，气味，疼痛，触摸，温度

MEMORies：记住（X 是真实的）

P REFERENCES, INCLIENCE, DIS, 位置：（X 可能变为 true）：

第1类：PRO，有或假的，信仰，判断，思考，代表，理解，选择，决定，首选，解释，知道（包括技能和能力），参加（学习），体验，意义，记住，我，考虑，渴望，外，许愿，希望，希望，希望（一个特殊的类），看作为（方面）。

CLASS 2：DE--（好像有条件，假设，虚构）- 梦想，想象，撒谎，预测，怀疑。

第3类：情感：爱，恨，恐惧，悲伤，喜悦，嫉妒，抑郁。其功能是通过促进对感知和记忆的信息处理，促进快速行动，从而调节偏好，以提高包容性的适应性（预期最大效用）。S1情绪（如愤怒和恐惧）与爱、恨、厌恶和愤怒等S2之间存在某种分

离。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强烈感到或行为的欲望。

欲望：（我希望X是真实的——我想让世界适应我的想法）：渴望，希望，等待，需要，需要，有义务去做。

意图：（我将使X为真实）意图。

行动：（我使X真实）：表演，发言，阅读，写作，计算，说服，显示，演示，令人信服，做尝试，尝试，笑，玩，吃，喝，哭，断言（描述，教学，预测，报告），承诺，制作或使用地图，书籍，绘图，计算机程序 - 这些都是公共和自愿和转移信息给他人，使他们主宰无意识，非自愿和无信息S1反应.现象错觉（TPI）、空白石板（BS）或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SSM）。).

言语表达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各种功能，不是对象的名称，也不是单一类型的事件。人类的社会互动受认知模块的制约——大致相当于社会心理学的脚本或模式（组织成推理引擎的神经元组），这些单元在感知和记忆下，导致偏好的形成，导致意图，然后导致行动。故意或故意心理学可以被视为所有这些过程或只导致行动的偏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认知心理学或认知神经科学的主题，当包括神经生理学，神经化学和神经遗传学。进化心理学可以看作是对产生行为的所有上述功能或模块的运行的研究，然后以偏好、意图和行动在进化、发展和个体行动中共同广泛地研究。由于我们心理学的公理（算法或认知模块）在我们的基因中，我们可以通过清楚地描述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并通过生物学、心理学、哲学（描述心理学）、数学、逻辑、物理和计算机程序来扩展它们（文化），从而扩大我们的理解，增加我们的力量，从而使它们更快、更高效。Hajek（2003）给出了处置分析，因为条件概率 which 由 Rott（1999Rott年）、斯波恩等算法化。

故意性（认知或进化心理学）包括行为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被生生地编程成认知模块，这些模块创造和需要意识、意志和自我，在正常人类成年人中，除了感知和某些记忆是目的性的，几乎所有的人都需要公共行为（例如语言），并致力于我们的关系，以增加我们的包容性健身（最大预期效用或贝叶斯效用最大化）。然而，贝叶斯主义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由于严重低估-即，它可以"解释"任何东西，因此什么也没有。这通过支配和互惠利他主义发生，往往导致欲望独立行动理由（Searle）

-我分为DIRA1和DIRA2S1和S2），并强加满足条件的满足条件（西尔） - （即，通过公共行为（肌肉运动），产生数学，语言，艺术，音乐，性别，体育等与世界的思想。我们最伟大的自然心理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从20世纪30年代到1951年都发现了这一基本知识，但早在1911年，就清楚地预示了这一点，许多人也加以完善，但最重要的是约翰·西尔（John Searle）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心理现象的一般树。我努力不是精确，而是整体的看法。RPP Vol 1p895, cf Z p464.很多故意（例如，我们的语言游戏）承认学位。正如W指出的，倾向有时是有意识的和深思熟虑的。我们所有的模板（函数、概念、语言游戏）在某些上下文中都有模糊的边缘，因为它们必须有用。

至少有两种类型的思维（即两种语言游戏或使用处置verb'思考）的方法——非理性的、没有意识和理性、具有部分意识（W）的，现在被描述为S1和S2的快速和缓慢思维。将这些视为语言游戏而不是单纯的现象是很有用的（W RPP Vol2 p129）。心理现象（我们的主观或内部"经验"）是表观的，缺乏标准，因此甚至缺乏信息，因此在沟通、思考或头脑中没有任何作用。像所有性格一样思考缺乏任何考验，不是精神状态（与S1的看法不同），，并且不包含任何信息，直到它成为公共行为或事件，如言语、写作或其他肌肉收缩。我们的看法和记忆只有在公共行为中表现出来时才能有信息（即公共COS），因为只有这样，思考、感觉等才对我们自己也有什么意义（后果）。

记忆和感知通过模块集成到处置中，当它们被处理时，这些处置在心理上变得有效，即S1生成S2。发展语言意味着表现出先进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用词代替单词（口腔或手动肌肉的精细收缩）的行为（手臂和腿部肌肉严重收缩）。TOM（思维理论）在S1和S2中对于这样的功能来说，更确切地称为AA-理解机构（我的术语）和UA1和UA2——也可以称为进化心理学或故意性——即天生的意识、自我和思想的遗传编程生产，导致意图，然后通过收缩肌肉来行动——即理解是一种像思考和知道一样的处置方式。因此，"命题态度"对于正常的直观审议S2D（即系统2的缓慢议事功能）或自动S2A（即频繁练习的系统2功能的语音和操作转换为自动快速函数）来说是一个不正确的术语。我们看到，认知科学通过研究神经生理学来理解思维、情绪等的努力，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大脑（思想、语言）如何工作（而不是大脑如何工作）的事情，因为"头脑"（思想、语言）已经完全公开了（W）。任何隐藏

在神经生理学、生物化学、遗传学、量子力学或弦理论中的"现象"都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无关，因为桌子是由原子组成的，这些原子"服从"（可以描述）物理和化学定律就是吃午餐。正如W如此有名地说"没有什么隐藏的"。如果我们只仔细研究语言的工作，关于思想（思想、语言）的一切兴趣都是开放的。语言（思维、与潜在行动有关的公共言论）被发展为促进社会互动，从而促进资源的聚集、生存和再生产。它的语法（即进化心理学、故意性）自动发挥作用，当我们尝试分析它时，它非常令人困惑。黑客、DMS和许多其他公司经常对此进行解释。

正如W用无数仔细陈述的示例指出的，单词和句子具有多种用途，具体取决于上下文。我相信和我吃有完全不同的角色，我相信，我相信或我相信，他相信。目前紧张的第一人称使用倾向动词，如"我相信"通常描述我的能力，预测我的能力，预测我的可能的行为基于知识（即，S2），但也可以似乎（在哲学背景下）描述我的精神状态，因此不基于知识或信息（W，并看到我对这本书的评论由Hutto和Myin）。在前S1意义上，它不描述一个真理，但在说它的行为中，它却是真实的——即，"我相信下雨"是真实。也就是说，在第一人称时态中使用的处置动词可以是因果的自我反省-它们实例化自己，但随后他们是不能测试的（即，不是T或F，而不是S2）。无论过去或未来的时态或第三人称使用-"我相信"或"他相信"或"他会相信"包含或可以通过真实或虚假的信息来解析ed by information that is true，因为它们描述的是正在或可以变得可核查的公共行为。同样，"我相信下雨"除了后来的行动，甚至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信息，但"我相信会下雨"或"他会认为下雨"是潜在的可核查的公共行为，在空间转移，打算传递信息（或错误信息）。

无反省或非理性（自动）的词语在没有事先意图（我称之为S2A-即，S2D自动化实践）已被W & 然后由丹尼尔·莫亚尔-沙罗克在她的论文《哲学心理学》中称为"字作为契约"。

系统1（特维尔斯基·卡尼曼）的许多所谓的倾向/处置/偏好/倾向/能力/能力是非命题（非反省）态度（更有用的称他们为功能或能力）。之前的意图被西尔斯声明为精神状态，因此S1，但再次我认为一个人必须分开PI1和PI2，因为在我们的正常语言，我们先前的意图是有意识的审议S2。感知，记忆，类型2处置（例如，一些情绪）和许多类型1处置是更好的称为S1反射，是自动的，非反射的，NON-命题和非非

Atititina功能的铰链（公理，算法）的铰链（公理，算法）的进化心理学（莫雅尔-沙罗克后维特根斯坦）。

我认为了解高阶思想描述心理学的W思想的一些主要指数是科利、耶娃、胡托、DMS、斯特恩、霍维奇、芬克尔斯坦和里德，他们现在和许多学者一样，在 [academia.edu](http://academia.edu)、[philpapers.org](http://philpapers.org)、[researchgate.net](http://researchgate.net)、[philpapers.org](http://philpapers.org)、[researchgate.net](http://researchgate.net)，和其他网站免费在线发布大部分作品（通常是预印形式），当然勤奋的人几乎可以 almost 在网上找到一切免费通过洪流，p2p，libgen.io，b-ok.org等。贝克和黑客被发现在他们的许多联合作品和黑客的个人页面。已故的贝克过分了一个奇怪的精神分析和相当虚无主义的解释，被哈克坚决驳斥，其"戈登·贝克对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解释"是任何学生的行为必须阅读。

人们可以找到无休止的形而上学的还原主义生活观，因为试图用S1的因果框架来解释S2的阶级思想，卡拉瑟斯（C）、德内特、教会（目前科学主义、计算主义或唯物主义的3位领导者——下一步CDC——我的（哲学）疾病控制中心的首字母缩写）和许多其他人追求的。科学主义在30年代从BBB的W开始经常被揭穿，当时他指出："哲学家们总是在他们眼前看到科学的方法，并且被不可抗拒的诱惑，以科学的方式提问和回答问题。这种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源泉，并带领哲学家进入完全黑暗"——以及西尔、里德、胡托、哈克和无数其他人。试图"解释"（实际上只是描述为W明确）S2在因果词是不一致的，甚至对于S1，它是极其复杂的，不清楚，高度多样化的语言游戏的"因果关系"可以永远适用（（正如人们多次指出的）-甚至它们在物理和化学中的应用是可变的，往往模糊不清（是重力或吸收层或激素或风或所有这些，使苹果下降，以及原因何时开始和结束）？但是，正如W所说——"现在，如果不是我们关注的因果关系，那么心灵的活动就会摆在我们面前"。

然而，我认为，把W看成一边倒，就像通常一样，是一个重大错误，因为他的观点要微妙得多，往往比不让他的试训不解决。在挖掘因果关系和科学哲学的文献之前，人们可能会发现，从我对W、S等的评论开始，然后研究《阅读》、《赫托》、《霍维奇》、《科利瓦》、《黑客》、《格洛克》、《DMS》、《斯特恩》等，这是有用的，如果发现这样做毫无意思，那么W就达到了这个目标。

尽管W和其他人的努力，在我看来，大多数哲学家对语言游戏的微妙性知之甚少（

例如, "我知道我的意思"和"我知道它是什么时间")的完全不同, 或者性格的本质。许多(如CDC)仍然基于私人语言、"内心言语"的内省和计算学等概念, 而W在一个世纪前3/4就休息了。

在我读任何书之前, 我先去索引和书目, 看看他们引用谁。通常, 作者最显著的成就是我在这里引用的所有作者完全或几乎完全省略。W很容易成为讨论最广泛的现代哲学家, 每个月大约有一本新书和几十篇文章。他有自己的杂志"哲学调查", 我预计他的书目超过下一个排名前4或5位哲学家的总和。西尔也许是现代人中下一个(也是YouTube、Vimeo、大学网站等上有许多讲座的人——超过100个, 与几乎所有其他哲学讲座不同,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听课)和Hutto、Coliva、DMS、黑客、阅读等, 在数十本书和数百篇文章、讲座和评论中非常突出。但是CDC和其他元医生忽视了他们, 成千上万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至关重要。

因此, 强大的W/S框架(以及现代思维研究)是完全不存在的, 它清除的所有混乱都是丰富的。如果你读了我的评论和作品本身, 希望你在这个舞台上大多数写作的观点可能与他们的大相径庭。但是, 正如W所坚持的, 一个人必须通过自己的例子。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 他的超级苏格拉底试传有治疗意图。

W反对反省和私人语言的明确论点在我的其他评论中被注意到, 并且非常有名。基本上, 它们就像馅饼一样简单——我们必须有一个测试来区分A和B, 而测试只能是外部的和公开的。他以"盒子中的甲壳虫"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都有一个盒子, 不能打开或X光检查等, 并调用什么是'甲虫', 那么'甲虫'不能有任何语言的作用, 因为每个盒子可以包含不同的东西, 甚至是空的。所以, 没有只有我才能知道的私人语言, 也没有对"内心言论"的反省。如果X不是公开证明的, 它就不能在我们的语言中成为一个词。这击落了卡鲁瑟的ISA思想理论, 以及所有其他"内在感"理论, 他引用。我已经解释了W在以上和我对巴德、约翰斯顿和西尔的几本书的评论中, 对内省的概念和处置语言("命题态度")的功能进行了阐述。见斯特恩的"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调查"(2004年), 为私人语言的一个很好的解释, 一切由Read等人得到这些问题的根源, 只有少数做。

CDC避免使用"我", 因为它假定存在"更高的自我"。但是, 写作、阅读和所有语言和概念(语言游戏)的行为以自我、意识和意志为前提, 因此这些叙述是自我矛盾的



生活漫画，没有任何价值（对任何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影响）。W/S等人早就注意到，第一人称的观点对第三人的观点是不可理解的或可以还原的，但是缺乏连贯性对于卡通人生观来说并不是问题。同样，用大脑功能或行为描述为"计算"、"信息处理"等描述——被W/S、Hutto、Read、Hacker和许多其他方面无数次地揭穿了。

试图将科学与哲学相结合，许多关键术语的含义几乎随机地变化，没有意识，这是无望和无望的，但像这样的科学和哲学书籍有数千种。有描述（没有解释W说清楚），我们的行为，然后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许多处理人类行为的将S2的意识思维与S1的无意识自动化（吸收心理学转化为生理学）相结合。我们经常被告知，自我、意志和意识都是幻觉，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术语的"真实"含义，而卡通的使用是有效的。也就是说，S2是"不真实的"，必须归入S1的科学因果描述。因此，a从语言哲学向思想哲学转变的一个原因。例如，见我最近对卡鲁瑟最近"心灵的不透明"的评论。甚至西尔也是一个经常在这里的罪犯，黑客，贝内特和黑客，DMS，科利瓦等。

如果有人说我不能选择午餐吃什么，他显然错了，或者他的意思是其他的东西，比如'选择'可以描述为有一个'原因'，或者不清楚如何减少"选择"到"原因"，所以我们必须把它视为虚幻的，那么这是微不足道的真（或不连贯），但与我们使用语言和我们如何生活无关，这应该被视为开始和结束此类讨论的起点。

也许有人可能认为它与康德和尼采（伟大的知识分子，但他们都没有做很多解决哲学问题）是相关的，他们被哲学家评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不是奎因、杜梅特、普特南、克里普克或CDC。

人们可以看到所有哲学问题的相似性（严格意义上，我在这里考虑，记住W的评论，并不是所有与问题的外观都是一个）。我们想要了解大脑（或宇宙）是如何做的，但S2并不能适应它。这是所有（或大部分）在无意识的阴谋S1通过DNA。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的DNA确实如此，这要归功于大约30亿年来无数万亿生物的死亡。我们可以轻易地描述世界，但往往不能就"解释"应该是什么样子达成一致。因此，我们与科学斗争，并如此缓慢地描述心灵的机制。即使我们应该对大脑的"完整"知识进行了解，我们仍只是对看到红色对应的神经元模式的描述s，但不清楚对红色为何有"解释"（即为什么存在夸利亚）意味着什么（COS）。正如W所说，解释在某处就

结束了。

对于那些理解上述问题的人来说，Carruther的"盲目性"（CDC学校的一项主要近期工作）的哲学部分主要包括因忽视W、S和其他数百人的作品而产生的标准混淆。它可以被称为科学主义或减少主义，并否认我们的高阶思想，意志，自我和意识的"现实"，除了因为这些被赋予一个完全不同的和完全不相容的使用在科学。我们有例如，没有行动的理由，只有大脑，导致行动等。他们试图通过回答没有明确意义的问题来制造假想的问题。应该让我们认识到，这些观点绝对不影响那些花费成年生活大部分时间来宣传这些观点的人的日常生活。

鲁珀特·里德在他的文章《意识的难题》中很好地总结了这种情况——"核心问题变得越来越遥远，我们越是去人性化的头脑中的方面，如信息、感知和故意。只有当我们正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问题"，与整个人类有关，在给定的时间（不可分割的自然和社会）所体现的"问题"，才能真正面临这个问题.....然后，它可以变得浮躁，一个没有问题。比如说，只有当人们开始对跨越人类和非人类领域的信息进行"去神化"（据说使用非人类动物——通常被认为是机械的]或机器——作为一个人的范例，从而把事情回到前面），它才开始看起来好像有问题.....所有的"主义"（认知主义，减少主义（大脑），行为主义等等）...离我们距离我们更远...问题的概念化正是确保"难题"仍然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如果某物要被视为真实，就必须有科学的东西。没有理由认为应该有意识、思想或社会的科学，更需要数字科学，宇宙科学，宇宙科学，首都城市科学，游戏科学，星座或物体，其名称以字母"b"开头。我们需要从自己作为一个在一个世界中表现的体现者的想法开始，而不是从自己作为大脑的想法开始，头脑"定位"在他们身上或"依附"于他们.....科学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进入一个'外部'/'客观'的帐户，什么是意识的真正和当它真正存在。因为当我们的机器与我们自己发生冲突时，当我们的机器与我们自己发生冲突时，它就不能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机器只是由我们的报告在第一个校准。不可能有外部观点...那不是因为...棘手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相反，我们不必承认问题甚至被界定了...保证。。。无限期地保持生存的问题。它提供了一个谦卑的（但特权的）"科学"声明对理解的极限的非凡心理满足，以及特权精英的一部分，在陈述这些限制时，可以看到超越这些限制。它没有看到维特根斯坦在*Tractatus*的序言中所说的话。限制可以...只画在语言和什么在限制的另一边将只是无稽之谈。

W 的许多评论都浮现在脑海。88年前，他指出，"奥秘"满足了对超人渴望，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理解的极限"，我们认为我们也可以超越它们，我们应该详细思考一个事实，即我们看到了语言（思维）的局限性，因为事实上，我们不能描述与句子相对应的事实，除非重复这句话（见1931年他的《文化和价值》中第10等）。我也觉得经常重复他关于"迷信只不过是因果关系的信念"——一个世纪前写在TLP 5.1361中的话是很有用的。

此外，一个建议是他著名的评论（PI p308）关于心理过程（和所有哲学问题）的哲学问题的起源。"关于心理过程和状态以及行为主义的哲学问题是如何产生的？第一步是完全逃避通知的一步。我们谈论过程和状态，并留下它们的性质尚未决定。也许有些时候，我们会更多地了解他们 - 我们认为。但是，这正是我们承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的原因。因为我们对学会更好地了解一个过程意味着什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在欺骗的诡计中，决定性的运动已经作出，正是我们认为非常无辜的。--现在这个类比，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想法落空了。因此，我们必须否认尚未探索的媒介中尚未被理解的过程。现在看来，我们好像否认了心理过程。自然，我们不想否认他们。

W（PI p271）的另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评论要求我们想象一个人忘记了"痛苦"这个词的含义，却正确地使用了它——即，他像我们一样使用它！W 的评论（TLP 6.52）也相关，即当所有科学问题都得到解答后，什么也没有问题可言，这本身就是答案。理解科学家（即由于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的失败，CDC等人的失败是他认为某事必须让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导致原因和原因之间的混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我们在这里和在一千个类似案件中倾向于犯的错误的被"要犯"一词标记，因为我们在"这不是洞察力的行为，使我们像我们一样使用规则"，因为有一种想法认为，"有些东西必须让我们"做我们做的事。这再次与原因和原因之间的混淆有关。我们没有理由像我们那样遵守规则。原因的一系列已经终结。BBB p143

他还评论说，原因链有其终点，在一般情况下，没有理由说明原因有意义。W在自己几十年的斗争中看到了通过找出"令人作表率"的例子"来澄清"语法"的必要性，以及许多被告知答案的人徒劳无益。因此，他关于哲学作为治疗和"工作自己"的著名评论。

这么多哲学著作（以及行为科学、物理学和数学的伪装哲学）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是，通常没有迹象表明还有其他观点——许多最杰出的哲学家认为科学家的观点是不连贯的。还有一个事实（很少提到），当然，如果我们忽略它的不一致，减少并不停止在神经生理学的水平，但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而且经常）到化学，物理，量子力学，'数学'或只是'思想'的水平。究竟是什么让神经生理学享有特权？古希腊人产生了一种观念，即除了思想，什么也不存在，莱布尼兹著名的将宇宙描述为一个巨大的机器。最近，斯蒂芬·沃尔夫拉姆在伪科学史上成为传奇人物，他在《一种新的科学》中将宇宙描述为计算机自动机。唯物主义、机制、理想主义、还原主义、行为主义和二元论，在它们的许多伪装下几乎不是新闻，对维特根斯坦人来说，自30年代W口述蓝和布朗书籍以来，或者至少自随后出版和广泛评论他的纳克拉拉斯以来，都相当死马。但是说服某人是一项无望的任务。W意识到一个人必须通过长时间努力，通过语言（头脑）的"感性示例"来自我治疗。

物理学家詹姆斯·让斯爵士很久以前就给出了一种（不知不觉）的表达，即公理心理学如何规则，以及改变一个词的使用是多么容易，而不知道它。"宇宙开始看起来更像一个伟大的思想，而不是一台伟大的机器。但是，"思想"、"机器"、"时间"、"空间"、"原因"、"事件"、"发生"、"发生"、"继续"等在科学或哲学中的含义（用途）与日常生活中没有相同的含义（用途），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与许多新用途随机混合在一起，因此存在感觉毫无意义的外观。关于行为、生活和宇宙的学术讨论都是高喜剧（与大多数政治、宗教和大众媒体的低喜剧相反）：即"与礼貌社会打交道的喜剧，以复杂、机智的对话和错综复杂的情节为特点"-（Dictionary.com）但是哲学不是浪费时间——做对了，它是消磨时间的最好方法。我们怎样才能消除行为科学中的混乱，或者描述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系统2的更高层次的思想——最复杂、最精彩、最神秘的东西呢？

鉴于这个框架，应该很容易理解OC，遵循W的例子来描述我们天生的心理学如何使用系统2的现实测试来建立系统1的确定性，这样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就获得了世界视野无可辩驳的连锁体验，建立在我们公理遗传编程反射感知和行动的基石上，以惊人的科学和文化大厦。进化论和相对论很久以前就从一些可以挑战到只能修改的确定性的东西中传递，在光谱的另一端，不可能发现没有像巴黎或布朗托龙持怀疑

态度的观点是不一致的。我们可以说什么，但我们不能意味着什么。

因此，对于DMS，我把OC看作是理解基石的描述，也是我们心理学最基本的文件。虽然在60多岁的时候，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受到了癌症的摧残，但就像他的其他作品一样辉煌，它改变了我们对哲学的理解（高阶思想的描述性心理学），在三次之后，终于把它带入了光明中。千年在洞穴。形而上学已经远离哲学和物理学。

"这是什么样的进展——这个迷人的谜团已经被移除了——但是没有深度在安慰中被灌水;没有解释，发现或重新构思。人们可能会多么温顺和不激励。但也许，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暗示的，清晰、解构和真理的优点应该足够令人满意"——霍维奇"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

让我建议，从我鼓励的观点，W是当代哲学和心理的中心，不是晦涩，困难或不相关，但闪烁，深刻和水晶般清晰，想念他是想念最伟大的之一智力冒险可能。

亚诺夫斯基的《理性的外在极限：科学、数学和逻辑不能告诉我们》（2013年）（见我的评论）是最近一部在一本关于科学和数学的书中表现出许多哲学困惑的优秀作品。

W指出，当我们达到科学评论的终点时，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即语言如何被理解地使用。雅诺夫斯基，像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大多数哲学家一样，不知道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问题"或"断言"（即语言游戏或LG）。有一些是关于世界是的事实问题——也就是说，它们是具有明确含义的可公开观察的命题（真或假）事务状态（满意条件 -- -- Searle术语中的COS）——即科学陈述，还有关于语言如何连贯地用语言来描述这些事态的问题，这些可以由任何理智、聪明、有文化的人来回答。科学。Another poorly understood but critical fact is that, although the thinking, representing, inferring, understanding, intuiting etc. (i.e., the dispositional psychology) of a true or false statement is a function of the higher order cognition of our slow, conscious System 2 (S2), the decision as to whether "particles" are entangled, the star shows a red shift, a theorem has been proven (i.e., the part that involves seeing that the symbols are used correctly in each line of the proof), is always made by the fast, automatic, 无意识系统1 (S1), 通过查看、听觉、触摸等，其中没有信息处理，没有表示（即没有COS），也没有在S2（从S1接收其输入）中发生这些影响的决定。这两种系统方法现在

是看待推理或理性的标准方法，在行为描述中是一种关键的启发式方法，其中科学、数学和哲学是特例。关于推理的文献数量庞大且迅速，对行为或科学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最近一本书深入探讨了我们的实际推理的细节（即，使用语言来执行行动——见W、DMS、黑客、S等）是斯滕宁和范·兰巴根（2008年）的《人类推理和认知科学》，尽管它有局限性（例如，对W/S的理解有限，以及故意心理学的广泛结构），但（截至2019年）是"人类推理和认知科学"，尽管它有局限性（例如，对W/S和意图心理学的广泛结构了解有限），但（截至2019年）是"人类推理和认知科学"，尽管它有其局限性（例如，对W/S和意图心理学的广泛结构的理解有限），但（截至2019年）是"人类推理和认知科学"，尽管它有局限性（例如，对W/S的理解有限，以及意图心理学的广泛结构），但（截至2019年）是"人类推理和认知科学"，尽管它有其局限性（例如，对W/S的理解有限，以及意图心理学的广泛结构），但（截至2019年）是"人类推理和认知科学"，尽管它有其局限性（例如，对W/S的理解有限，以及意图心理学的广泛结构），但（截至2019年）是"人类推理和认知科学"，尽管它有其局限性（9）the best single source I know.

W写了大量关于数学哲学，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许多类型的混乱产生的'科学'语言游戏，有无数的评论，许多相当差。我将评论一些最好的最近工作，因为它是由雅诺夫斯基提出的。

弗朗西斯科·贝托最近发表了一些尖锐的评论。他指出，W否认元数学的一致性——即Godel使用元理来证明他的定理，可能考虑到他对戈德尔定理的"恶名昭彰"解释是一个悖论，如果我们接受他的论点，我认为我们被迫否认元语言、元论和元论的可理解性。诸如元数学和不通性等概念（文字、语言游戏）怎么会被数百万人接受（甚至被不小于彭罗斯、霍金、戴森等人所宣称的揭示我们思想或宇宙的基本真理）只是对语言如何运作的简单误解呢？这种布丁中的证据难道不是像许多"狂欢"哲学概念（例如，思想和幻想——德内特、卡拉瑟斯、教会世界等等）一样，它们没有任何实际影响吗？

贝托很好地总结道："在这个框架内，不可能说同一句话...事实证明，在正式系统中是可表达的，但不可决定的...和明显正确（在上述一致性假设下）在不同的系统（

元系统)。如果，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坚持的，证据确立了证明的句子的真正含义，那么同一句（即具有相同含义的句子）不可能在正式系统中不可分明，而是在不同的系统（元系统）中决定.....维特根斯坦不得不拒绝一种形式系统在语法上是不完整的观点，也拒绝柏拉图式的后果，即只有算术真理才能证明所有算术真理的正式系统。如果证据确定算术句子的含义，那么不可能有不完整的系统，就像不可能有不完整的含义一样。进一步"不一致的算术，即基于参数一致逻辑的非经典算术，现在已成为现实。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的理论特征与上述一些维特根斯坦直觉完全吻合一致。他们的不一致也让他们从戈德尔的第一个定理，和教会的不可告人的结果逃脱：他们是，即，显然完整和可决定。因此，它们正好满足了维特根斯坦的要求，根据这些要求，不可能有数学问题可以在系统内有意义地提出，但系统的规则无法决定。因此，准一致的阿里思米etics的可性与维特根斯坦坚持的观点相协调，尽管他的哲学生涯。

W还证明了在数学或语言方面的致命错误，或者我们作为一个统一的连贯逻辑"系统"的行为，而不是自然选择的随机过程组装的碎片。"Godel 向我们展示了'数学'概念的不清晰性，这表现在数学被视为一个系统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说（与几乎所有人相反），这就是戈德尔和格雷戈里·柴丁所展示的。W多次评论说，数学中的"真理"是指公理或从公理派生的定理，而"假"是指一个人在使用定义时犯了一个错误，而当一个人应用测试时，这是完全不同的经验问题。W经常指出，为了在通常意义上被接受为数学，它必须在其他证据中使用，它必须有现实世界的应用，但戈德尔的不完全性也是如此。因为它不能证明在一致的系统（这里皮诺算术，但一个更广泛的舞台柴丁），它不能用于证据，并且，不像PA的所有'休息'，它不能在现实世界中使用。正如维克多·罗迪奇所指出的那样"...Wittgenstein 认为，如果正式微积分在或有命题系统中（例如，在普通计数和测量或物理学中）具有系统外应用，则只是数学微积分（即数学语言游戏）。另一种说法是，需要授权书来正常使用"证明"、"命题"、"真实"、"不完整"、"数字"和"数学"等词语，以产生"数字"和"加"号和"减号"等游戏的纠结，而"不完整"则缺乏此授权书。罗迪奇令人钦佩地总结道。"根据Wittgenstein的说法，没有不完整的数学微积分，因为'在数学中，一切都是算法[和语法]，没有什么[语义]....."

W对坎托的对角线化和设置理论的看法大致相同。"对角线程序的考虑使您认为，'真

实数字'的概念比我们被某些类比误导的"基数数字"概念的类比要少得多，他们倾向于相信"和许多其他评论（参见 Rodych 和 Floyd）。

所有这些书的主要遗漏之一是多面体物理学家和决策理论家大卫·沃尔珀特的惊人作品，谁证明了一些惊人的不可能或不完整的定理（1992 -2008 - 见arxiv.org）推理（计算）的限制是如此一般，他们独立于执行计算的设备，甚至独立于物理定律，所以他们适用于计算机，物理和人类行为，他这样总结："一个人不能建立一个物理计算机，可以放心正确处理信息的速度比宇宙快。研究结果还意味着，不能存在一种万无一失的通用观测装置，也不能有一个万能的通用控制装置。这些结果不依赖于无限、和/或非经典和/或服从混沌动力学的系统。即使使用无限快、无限密集的计算机，其计算能力也大于图灵机，它们也能保持。他还发表了似乎是第一份关于团队或集体智慧（COIN）的严肃工作，他说，这一主题在科学上是一个坚实的基础。虽然他在一些最负盛名的同行评审物理期刊（例如，*Physica D* 237 : 257-81（2008））以及美国宇航局的期刊上发表了,这些不同版本，并在主要科学期刊上获得了新闻，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我最近查阅了几十本关于物理、数学、决策理论和计算的书籍，但没有找到参考。

最不幸的是，亚诺夫斯基和其他人对沃尔珀特没有认识，因为他的工作是计算、思考、推理、不完整和不合性的终极延伸，他实现了（就像图灵机器理论中的许多证据一样）扩展说谎的悖论和Cantor的对角线化，包括所有可能的宇宙和所有生物或机制，因此可能被视为最后一个词，不仅在计算，但在宇宙学，甚至神。他利用世界线（即，从它的作用而不是它是如何做到的）来划分推断宇宙，从而达到这种极端的一般性，这样他的数学证明就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物理定律或计算结构。确定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所有可能的计算、观察和控制的推理的物理极限。他指出，即使在古典宇宙中，拉普思也错误地预测了未来（甚至完美地描绘了过去或现在），他不可能的结果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非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即，不能有一个万无一失的观察或控制设备）。任何通用的物理设备必须是无限的，它只能在一个时刻，没有现实可以有多个（"一神论定理"）。由于空间和时间没有出现在定义中，该设备甚至可以在整个宇宙中一直。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物理模拟的不完整与两个推理设备，而不是一个自参考设备。正如他所说，"要么我们宇宙的汉密尔顿禁止某种类型的计算，要么预测复杂性是独一无二的（不像算法信息的复杂性），因为有



一个和只有一个版本，可以适用于整个我们宇宙。

另一种说，这是不能有两个物理推理设备（计算机），既能够被问到关于另一个输出的任意问题，或者宇宙不能包含一台计算机，一个人可以构成任何任意的计算任务，或者对于任何一对物理推理引擎，总是有二进制有价值的问题，宇宙的状态，甚至不能提出至少一个。一个人不能构建一个计算机，它可以预测物理系统的任意未来条件之前发生，即使条件是从一组有限的任务，可以构成它-也就是说，它不能处理信息（虽然这是一个烦恼的短语作为S和Read和其他人注意）比宇宙更快。计算机和它所计算的任意物理系统不必是物理耦合的，它持有不管物理定律，混沌，量子力学，因果关系或光锥，甚至无限的光速。推理设备不必在空间上本地化，但可以在是整个宇宙中发生的非局部动态过程。他清楚地知道，这使沃尔夫拉姆、兰道尔、弗雷德金、劳埃德等人关于宇宙作为计算机或"信息处理"的限制的猜测有了新的视角（尽管他们的著作索引没有提及他，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遗漏是，亚诺夫斯基也没有提及上述任何一点）。

Wolpert说，这表明宇宙不能包含一个推理装置，可以尽可能快地处理信息，而且因为他表明你不能有一个完美的记忆，也不能有完美的控制，它过去、现在或将来的状态永远不能完美或完全描绘、特征、已知或复制。他还证明，计算机与错误校正代码的结合不能克服这些限制。沃尔珀特还指出了观察者（"骗子"）的至关重要性，这把我们与雅诺夫斯基熟悉的物理、数学和语言难题联系起来。同样，在W上，Floyd说："他用其它词来表达对角化的广义形式。因此，该论点通常适用于十进制扩展，而且适用于其任何声称的列名或规则治理的表述；它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表示法装置或首选的符号空间排列。从这个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的论点不吸引人，本质上不是图表或表现学，尽管它可能被图解，而且只要它是一个逻辑论点，它的逻辑可以正式表示。和图灵的论点一样，它与任何特定的形式主义没有直接联系。[与沃尔珀特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与图灵的论点不同，它明确引用了语言游戏的概念，并适用于（并预先假定）规则概念和遵循规则的人的日常概念。上面对角线演示文稿中的每一行都被视为指令或命令，类似于给人类的命令..."很显然，沃尔珀特的作品如何完美地说明了W对科学或数学和哲学（语言游戏）问题等不同问题的看法。

亚诺夫斯基也没有阐明游戏理论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决策

理论家和其他人之间目前存在（而且正在迅速扩展）的主要重叠，他们数十年来一直在发表与不合得性、不可能性、不可共性和不完整的密切相关的证据。更奇怪的是，阿曼多·阿西斯最近证明，在量子力学的相对状态公式中，人们可以使用纳什平衡在宇宙和观察者之间建立一个零和游戏，从中遵循出生规律和波函数的崩溃。Godel 首先证明了一个不可能的结果，并且（直到大卫·沃尔珀特的杰出论文——见这里和我的评论文章）是影响最深远的（或只是trivial/不连贯），但have其他人却雪崩起来。决策理论中最早的一个是肯尼思·阿罗在1951年发现的著名的"不可能定理将军"（GIT），他于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五名学生现在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这不是边缘科学）。它大致指出，任何合理一致和公平的投票制度（即，没有将个人偏好聚合到群体偏好的方法）都无法产生合理的结果。该组要么由一个人主导，所以 GIT 通常被称为"独裁者定理"，或者有传递偏好。Arrow的原稿题目是"社会福利观念中的难点"，可以这样说明："我不可能制定满足下列所有条件的社会预告顺序：非独裁;个人主权;一致;免于不相干的替代方案;集团排名的独特性。熟悉现代决策理论的人接受这一点，以及许多相关的约束定理作为他们的出发点。那些不是可能发现它（和所有这些理论ms）难以置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找到一个职业道路，与上述学科的y无关。在大量出版物中查看"箭头不可能定理"（2014年）或"决策与不完美"（2013年）。

亚诺夫斯基提到了布兰登伯格和凯斯勒（2006年）的两人游戏的著名不可能结果（当然不限于"游戏"，像所有这些不可能的结果一样，它广泛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决定），这表明任何某种信仰模式都会导致矛盾。结果的一个解释是，如果决策分析师的工具（基本上只是逻辑）在游戏中提供给players，那么玩家可以写下来或"思考"但无法实际持有（即没有明确的COS）。"Ann 认为 Bob 认为安认为鲍勃的假设是错误的"似乎无可无例外，至少在一个世纪以来，在论证、语言学、哲学等方面，人们一直假定"递归"（另一个 LG）是假定的，但他们表明，安和鲍勃不可能承担这些信念。并且有一个快速增长的这种不可能的结果1或多人决策情况（例如，它为箭，沃尔珀特，科佩尔和罗瑟等）。对于一个很好的技术论文从雪崩在B&K悖论，得到艾布拉姆斯基和兹韦斯珀的论文从arXiv.org，这把我们带回骗子悖论和坎托的无穷大（因为它的标题指出，它是关于"互动形式的对角化和自我引用"），从而弗洛伊德，罗迪奇，贝托，W和戈德尔。许多论文引用了亚诺克西的论文"一种对自我参照悖论和固定点的普遍方法"。符号逻辑公告，9（3）：362~386，2003。Abramsky（

一位多面体，是量子计算的先驱)是朋友，因此亚诺夫斯基为最近的Festschrift向他发表论文，称他为"计算、逻辑、游戏和量子基础"(2013年)。也许最近最好的评论BK和相关悖论看到165p电源点讲座免费在网络上由Wes Holliday和埃里克帕库特"关于知识和信仰的十个谜题和悖论"。有关好的多作者调查，请参阅"集体决策(2010)"。

由于戈德尔的著名定理是柴丁定理的推论，在整个数学(这只是我们的符号系统的另一个)中表现出算法的"随机性"("不完整")，似乎无法被证明，思维(行为、语言、头脑)充满了不可能、随机或不完整的陈述和情况。由于我们可以把每个领域视为象征性的系统，通过偶然地进化，使我们的心理学发挥作用，也许应该认为它们不是"完整"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数学，柴丁说，他的"随机性"(也是LG的一组)表明，有无限的定理是真实的，但无法证明的——即无缘无故地是正确的。然后，人们应该能够说，有无限的语句，使完美的"语法"感，不能描述实际的情况，在这个领域实现。我建议，如果考虑到W的观点，这些谜题就消失了。他写了许多关于戈德尔定理问题的笔记，他的整个工作都涉及语言、数学和逻辑的可塑性、"不完整"和极端的上下文敏感性。罗迪奇、弗洛伊德和贝托最近的论文是我对W关于数学基础和哲学的评论的最好介绍。

如上所述，大卫·沃尔珀特在图灵机器理论中得出了一些惊人的定理，以及计算的局限性，这些理论在这里非常令人提议。他们几乎被普遍忽视，但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科普尔和罗瑟并没有忽视，他们在2002年著名的论文《我要说的一切已经越过了你的脑海》中，给出了三个定理，即理性、预测和控制的极限。经济学。第一种使用Wolpert关于可估计性的限制定理来显示预测未来的一些逻辑限制。沃尔珀特指出，它可以被看作是戈德尔不完整定理的物理模拟，K和R说，他们的变种可以被视为它的社会科学模拟，虽然沃尔珀特很清楚的社会影响。K和R的第二个定理显示了在无限维空间中贝叶斯(概率)预测的可能非收敛。第三个显示计算机不可能完全预测经济，因为代理知道其预测程序。精明的会注意到，这些定理可以被看作是说谎者悖论的版本，当我们试图计算一个系统，包括我们自己已经注意到Wolpert, Koppl, Rosser和其他人在这些情况下的事实和事实，再次，我们已经圆回物理的谜题，当观察者参与。K&R总结道："因此，经济秩序部分是计算理性以外的东西的产物"。有限理性本身就是一个主要领域，是数千篇论文和数百本书的主题。

推理是思考的另一个词，它是一种理解、理解、判断等倾向。由于维特根斯坦是第一个解释的，这些处置动词描述了命题（句子可以是真或假），因此有西尔所说的满足条件（COS）。也就是说，有一些公共事态，我们承认是显示其真相或虚假。“超越理性”是指一个真理条件不明确，其原因是它没有明确的背景。如果我们有明确的COS（即，意义），但我们不能进行观察——这不是超越理性，而是超出我们实现的能力，但如果我们不知道COS，这是一个哲学（语言）问题。“头脑和宇宙的计算机？”听起来好像它需要科学或数学调查，但只需要澄清使用这种语言的背景，因为这些术语是普通且没有问题的术语，只是它们令人费解的背景。

和往常一样，首先要记住的是W的格言，即哲学中没有新的发现，也没有需要给出的解释，而只能对行为（语言）有明确的描述。一旦人们明白所有的问题都是关于语言如何运作的困惑，我们就处于和平状态，哲学在他们意义上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正如W/S所指出的，只有一个现实，所以没有多个版本的心灵、生活或世界可以有意义地给予，我们只能用我们的一种公共语言进行交流。不能有私人语言，任何“私人内在”的思想都不能沟通，也不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任何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决哲学问题也应该是很简单的。“现在，如果不是我们关注的因果关系，那么头脑的活动就会摆在我们面前。维特根斯坦“蓝皮书”第6页（1933年）

我们只有一组基因，因此只有一种语言（头脑），一种行为（人类自然或进化心理学），W和S称之为基石或背景，并在此反思，我们产生哲学，S称之为理性的逻辑结构，我称之为高阶思想的描述性心理学（HOT），或者，从W的提示，研究描述HOT的语言。阅读任何人对人类行为（HOT）哲学方面的评论的唯一兴趣是看它是否翻译成W/S框架给出了一些清晰的描述，这些描述说明了语言的使用。如果不是，那么展示他们是如何被语言所迷惑的，可以消除混乱。我重复霍维奇在他精湛的《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的最后一页所指出的那样（见我的评论：“这是什么样的进步——这个迷人的谜团已经解开了——然而，没有深度在安慰中流过水；没有解释，发现或重新构思。人们可能会多么温顺和不激励。但也许，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暗示的，清晰、神秘和真理的优点应该足够令人满意。

然而，W/S做了许多解释（或者像W建议的那样，我们应该说“描述”）和S指出，理性的逻辑结构构成各种理论，并且没有危害，只要人们意识到它们是由一系列的例

子组成的，让我们得到一个普遍的想法，语言（头脑）是如何工作的，并且作为他的"理论"通过例子解释，他们变得更像W的自然而即。"玫瑰的任何其他名称..."当有一个问题时，人们必须回到示例或考虑新的示例。正如W指出的，语言（生活）是无限复杂的和上下文敏感的（W是上下文论的未被承认的父亲），因此它完全不同于物理学，人们通常可以得出一个公式，并不需要进一步的例子。科学主义（科学语言和因果框架的使用）使我们误入歧途来描述HOT。

再次："哲学家们不断看到科学的方法在他们眼前，并不可抗拒的诱惑，问和回答问题的方式，科学的方式。这种趋势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源泉，并带领哲学家进入完全黑暗。（BBB p18）。

与许多其他不同，S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并经常摧毁科学主义，但当他坚持使用描述公共行为（思考、知识相信等）的处置性S2术语来描述S1的"过程"时，有一个残留物证明了这一点。大脑，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大脑来理解意识，他准备放弃因果关系、意志或头脑。W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些词是铰链或基本语言游戏，放弃甚至改变它们并不是一个连贯的概念。正如我的其他评论所指出的，我认为科学主义的残余源于S（和几乎所有其他哲学家）哲学生活的重大悲剧——他未能认真对待后来的W（W在S去英国学习之前几年去世），并做出一个常见的致命错误，认为他比W聪明。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显着和特点的现象，在哲学调查：困难-

-我可能会说---不是找到解决办法，而是承认这种被看做是一种看似只是初步的事物。我们已经说了一切。--- 这从这之后，没有这本身是解决方案！...我认为，这与我们错误地期望得到解释有关，而困难的解决办法是描述，如果我们在考虑中给予它正确的位置。如果我们在它的基础上，不要试图超越它。泽特尔 p312-314

我们的方法纯粹是描述性的，我们给出的描述不是解释的暗示。BBB p125

它遵循了W的第三阶段工作和当代心理学，即"意志"，"自我"和"意识"是由感知、记忆和反射组成的爬行动物皮质系统一（S1）的公理真性元素，没有可能（可理解的）证明（赋予理智）他们的假象。正如W说得如此美妙，他们是判断的基础，所以不能判断。我们心理学的真正公理并不明显。

哲学家们很少清楚他们期望其他行为学生（即科学家）没有贡献什么，因此，在提到W在上面关于科学嫉妒的评论时，我将引用P.M.S Hacker（多年来W领域领先的专家）中给出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科学主义的反击。

"传统的认识论者想知道知识是否是真正的信仰和进一步的条件...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澄清的是认识概念的网络、各种概念在一起的方式、它们不兼容和不兼容性的各种形式的形式、其要点和目的、其前提和不同的上下文依赖形式。在结缔分析、科学知识、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自封的认知科学方面，这一古老的练习没有任何贡献。（通过自然主义转弯：奎因的小路-第15（2005）（2005））

变形结构或"社会胶水"是S1的自动快速动作，产生S2的缓慢处置，在个人发展过程中无情地扩展成一系列自动通用文化破坏关系，西尔很好地描述。我期望这能很好地抽象出社会行为的基本结构。

有几个评论值得重复。因此，认识到 S1 只是向上的因果（世界到脑海）和无内容（缺乏表示或信息），而 S2 有内容（即表示）和向下的因果（心到世界）（例如，请参阅我对 Hutto 和 Myin 的"激进"的评论Enactivism'），我将翻译S的MSW p39开头的段落"总和"，并在pg 40结尾，以"满意条件"如下。

总之，感知、记忆和反射的先前意图和行动（"意志"）是由 S2（"自由意志"）修改的 S1 真公理 EP 的自动功能引起的。我们试图将我们渴望的东西与我们认为它们的方式相匹配。我们应该看到，信念、欲望和想象力——渴望时间转移，与意图分离——以及我们缓慢思维的其他S2命题倾向后来进化了第二自我，完全依赖于（有他们的满足条件（COS））源自）因果自我反射（CSR）快速自动原始真-仅反射 S1。在语言和神经生理学中，有中间或混合的情况，如意图（先前的意图）或记忆，其中COS与S1的因果连接是时间转移，因为它们代表过去或未来，不像S1总是在目前。S1和S2相互融合，并且通常由学习的德顿文化关系无缝编排，因此我们的正常体验是，我们有意识地控制我们所做的一切。这巨大的认知幻象领域主宰着我们的生活，西尔被描述为"现象幻象"（TPI）。

"故意的一些最重要的逻辑特征是现象学所无法企及的，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表象学

现实.....因为无意义的创造意义不是有意识的经历...它不存在...这是。。。现象学错觉。西尔 PNC p115-117

处置词（首选项-见上表）至少有两个基本用途。一个是指描述我们直接感知、反射（包括基本言语）和记忆的真实句子，即我们天生的公理S1心理学，即因果自我反射（CSR） - （在W的BBB中称为反射或传递），以及S2的使用作为处置词（思考，理解，知道等），可以采取行动，并可能变成真或假（'我知道我回家的方式'-即，他们有满足条件（COS），而不是CSR（称为传递在BBB）。

"关于心理过程和状态以及行为主义的哲学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第一步是完全逃避通知的步骤。我们谈论过程和状态，并留下它们的性质尚未决定。也许有些时候我们会更多地了解他们——我们认为。但是，这正是我们承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的原因。因为我们对学会更好地了解一个过程意味着什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在欺骗的诡计中，决定性的运动已经作出，正是我们认为非常无辜的）。"现在，让我们理解我们思想的类比被一分为二。因此，我们必须否认尚未探索的媒介中尚未被理解的过程。现在看来，我们好像否认了心理过程。自然，我们不想否认他们。 W PI p308

"...心灵与世界的基本有意关系与满足条件有关。命题是任何可以站在与世界的有意关系，因为这些有意的关系总是确定满足的条件，一个命题被定义为任何足以确定条件满意，事实证明，所有的故意是一个命题的问题。西尔·PNCp193

"有意的状态代表其满意条件...人们错误地认为，每个心理表现都必须有意识地思考...但我用它时表达的概念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本体论概念。任何具有满足条件、以故意特征的方式成功或失败的东西，从定义上讲，都是其满足条件的表示...通过分析社会现象的满意度，可以分析社会现象的故意性结构。西尔 MSW p28-32

与卡拉瑟斯一样，Coliva、S和其他某些时间状态（例如，p66-67 MSW），即S1（即记忆、感知、反射行为）具有命题（即真假）结构。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并多次在我的评论中，似乎很清楚，W是正确的，这是理解行为的基本，只有S2是命题的，S1是公理和真实的。然而，由于S和不同的作者在这里称之为背景（S1）产生S2，而

又被S2部分控制，因此必须有一种感觉，即S1能够成为命题，他们和西尔指出，S1的无意识或有意识的但自动化的活动必须能够成为S2的自觉或深思熟虑的活动。它们都有COS和拟合方向（DOF），因为S1的遗传、公理故意性产生S2，但如果S1在同样意义上是命题的，那就意味着怀疑是可理解的，在W回归之前是哲学的混乱会回归，事实上，如果这是真的，生命是不可能的。例如，这意味着真理和谬论以及世界的事实可以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决定。正如W在他的最后一本书《关于确定性》中经常说的，并且表现出如此出色，生命必须基于确定性——自动无意识的快速反应。总是有怀疑和停顿来反映的生物会死——没有进化，没有人，没有哲学。

我,再重复一些关键概念。S 澄清的另一个想法是"欲望独立行动理由"（DIRA）。我将 S 在 MSW 第 127 页的实际原因摘要翻译如下："我们屈服于我们的欲望（需要改变大脑化学），这通常包括欲望 -独立行动理由（DIRA-即，在空间和时间中流离失所的欲望），这些行为产生倾向，这些行为通常迟早会导致肌肉运动，从而服务于我们的包容性健身（增加自身基因的生存能力以及那些密切相关的基因）。我会在第129页重申他对如何执行DIRA2的描述，即"这个悖论的解决方法是，无意识的DIRA1服务于长期包容性健身，从而产生有意识的DIRA2，这往往压倒了短期的个人眼前欲望。代理确实有意识地创造了DIRA2的近因，但这些都是无意识DIRA1（最终原因）的非常有限的延伸。奥巴马和教皇希望帮助穷人，因为这是"正确的"，，但最终的原因是他们的大脑化学的变化，增加了他们远祖的包容性。通过包容性健身进化，对S1的无意识快速反射因果行为进行了编程，这往往导致S2的意识缓慢思维，导致行动的原因，往往导致S1引起行动的身体和/或言语肌肉的激活。一般机制是通过神经传播和大脑目标区域神经调节器的变化。整体认知错觉（由'S'现象'现象'，由平克"空白石板"和图比和科斯米德"标准社会科学模型"）是，S2有意识地产生行动的原因，我们充分意识到和控制，但任何熟悉现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人可以看到，这种观点是不可信的。

句子表示一个思想（有意识），当它有明确的COS，即公共真理条件。因此，W的评论是："当我从语言中思考时，除了口头表达之外，我脑子里没有'意义'：语言本身就是思想的工具。而且，如果我想有或没有言语，思想是无论我（老实说）说的，因为没有其他可能的标准（COS）。因此，W的可爱的格言（第132页巴德-维特根斯



坦的心理学哲学) "是语言中的愿望和满足"和"像一切形而上学, 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和谐被发现在语言的语法。在这里, 人们可能会注意到, W中的"语法"通常可以翻译为进化心理学 (EP), 尽管他经常警告反对理论化和泛化, 但这与人们所能发现的更高层次的描述性心理学 (哲学) 的广义特征一样广泛——甚至超出了西尔的"理论" (他经常批评W的著名的反理论立场)。

"每个符号都能够解释, 但意义不能解释。这是最后一个解释"W BBB p34

《西尔的哲学与中国哲学》 (SPCP) (2008) 是一本精湛而独特的书, 但却完全忽略了我2015年的评论, 当时是唯一的一本! 很显然, 哲学问题总是关于用来描述我们普遍先天心理学的语言错误, 没有有用的意义可以有中国人、法国人、基督徒、女权主义者等。这种观点在广义上可以存在哲学, 但这不是什么哲学 (或W, S或我什么有趣和实质性哲学) 是什么。它可能需要一整本书来讨论这一点, S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 所以我在这里评论, 重新加注p35在SPCP, 命题是S2, 而不是精神状态, 这是S1作为W在一个世纪前3/4说得很清楚, 奎因和戴维森同样困惑的基本问题 (西尔和哈克已经做了出色的拆除奎因)。与通常一样, S的讨论被他未能将对W的"背景"的理解贯彻到合乎逻辑的结论所破坏, 因此他建议 (他经常这样做) 他可能不得不放弃自由意志的概念——我发现 (与W) 是不连贯的概念。什么是COS (真相事件, 测试或证明), 可以显示真相和我们没有选择抬起我们的手臂的虚假?

同样 (第62页) 没有人能够为背景 (即我们的公理EP) 给出论据, 因为我们能够说话, 这一切就预先假定了它 (正如 W 经常指出的) 。"减少"与"一元论"、"现实"等也是事实。是复杂的语言游戏, 他们不携带意义沿小背包! 必须详细剖析一个用法, 以便清楚, 然后查看另一个用法 (上下文) 有何不同。

哲学家 (和即将成为哲学家) 试图通过回答没有明确意义的问题来制造假想的问题。芬克尔斯坦在《狂想与动物思想》一书中很好地分析了这种情况, 并在上面引用的《意识的难题》中读到了这一令人钦佩的总结。

维特根斯坦的《文化与价值》 (1980年出版, 但几十年前写), 虽然这也许是他最不有趣的书, 但与这次讨论, 当然还有现代知识生活的很大一部分, 都有着许多相关。

"没有任何宗教派别滥用形而上学的表达方式对数学中的辛纳造成如此多的委过责任。

人们一再说，哲学并没有真正进步，我们仍然被希腊人一样的哲学问题所占据。但是说这一点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必须如此。这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保持不变，并不断引诱我们提出同样的问题。只要继续有一个动词"要"，看起来好像它的作用方式与[吃]和[喝]相同，只要我们仍然有形容词[相同]，[真]，[假]，[可能]，只要我们继续谈论时间之河在广阔的空间等，人们会不断绊倒同样的令人费解的困难，发现自己盯着一些似乎无法澄清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满足了对超凡者渴望，因为，只要人们认为他们能看到"人类理解的极限——，他们当然相信，他们当然可以看到超越这些。

同样，让我们尝试从西尔最近的两部作品中提炼精髓。

"是否有理由采取行动，仅仅因为理由陈述中所报告的事实性质，并且独立于代理人的愿望、价值观、态度和评价，对理性代理人具有约束力？...传统讨论的真正悖论是，它试图构成休谟的断头台，僵化的事实-价值区分，在词汇中，其使用已经假定了这种区别的虚假性。西尔 PNC p165-171

"...所有地位功能，因此，除语言外，所有机构现实都是由具有逻辑形式的宣言的言语行为创造的。地位函数的形式几乎总是被破坏的权力问题...承认某物作为权利、义务、义务、要求等，是承认行动的理由...这些神化结构使得可能的欲望独立的原因采取行动...一般观点非常明确：设定基于欲望的行动理由的一般领域，预先假定接受一种独立于欲望的行动理由体系。西尔 PNC p34-49

也就是说，我们的语言系统2的运作以我们的前语言系统1为前提。此外，我们不可能接受或拒绝DIRA1，而是作为S1的一部分，它们是天生的，拒绝任何S1是不连贯的。

"故意的一些最重要的逻辑特征是现象学所无法企及的，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表象学现实.....因为无意义的创造意义不是有意识的经历...它不存在...这是。。。现象学错觉。西尔 PNC p115-117

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功能通常如此专注于系统2，以至于对系统1视而不见。

"...心灵与世界的基本有意关系与满足条件有关。命题是任何可以站在与世界的有意关系，因为这些有意的关系总是确定满足的条件，一个命题被定义为任何足以确定条件满意，事实证明，所有的故意是一个命题的问题。西尔·PNCp193

"因此，地位功能是凝聚社会的粘合剂。它们是由集体的故意创造的，它们通过携带非授权来发挥作用...除了语言本身的重要例外，所有制度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都是由具有逻辑形式的宣言.....所有人类机构现实都通过（与状态函数声明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而创建和维护，包括非言论行为的明文形式的声明。

西尔 MSW p11-13

"信仰，就像陈述一样，有向下或向下（或字）-世界适合的方向。欲望和意图，如命令和承诺，有向上或世界到心（或字）的适合方向。信仰或观念，如陈述，应该代表世界上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应该适合世界;它们有思想到世界的方向。共同的自愿状态，如欲望、先验意图和行动意图，如命令和承诺，具有世界对心的契合方向。他们不应该代表事情如何，但我们希望他们如何或我们打算如何使他们...除了这两个院系之外，还有第三个，即想象力，其中命题内容不应该像认知和意志的命题内容应该适合的一样适应现实。与世界相关的承诺被放弃，我们有一个命题内容，没有任何承诺，它代表的任何方向适合。西尔 MSW p15

"有意的状态代表其满意条件...人们错误地认为，每个心理表现都必须有意识地思考...但我用它时表达的概念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本体论概念。任何具有满足条件、以故意特征的方式成功或失败的东西，从定义上讲，都是其满足条件的表示...通过分析社会现象的满意度，可以分析社会现象的故意性结构。西尔 MSW p28-32

"但是，宣言没有语言学前模拟。前语言学的有意国家不能通过代表已经存在的事实来创造世界上的事实。这一非凡的壮举需要一种语言"MSW p69

"...一旦你有了语言，你必然会有自体论，因为如果不做出承诺，你不可能按照语言

的惯例做出明确的言语行为。这不仅适用于陈述，还适用于所有言语行为"MSW p82

S多年前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是满意条件（COS）关于我们的想法（S2的命题），W称之为行为的倾向或倾向——仍然被许多人称为不恰当的"命题态度"。COS由S在许多地方（如PNC p169）进行解释："因此说一些事情和意思涉及两种满足条件。首先，要产生话语的满意条件；第二，话语本身应具备满意条件。正如S在PNC中指出的，"命题是任何能够决定满足条件的东西...和满足的条件...是这样的，这是这种情况。或者，人们需要补充一点，这可能是或可能想象中的情况，正如他在MSW中阐明的那样。关于意图，"为了得到满足，意图本身必须在行动的产生中发挥因果关系。（MSWp34）。

"演讲者的意思...是把满足条件强加给满足条件。这样做的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它需要能够同时思考两个层次，其方式对语言的使用至关重要。在一个级别上，说话者有意产生物理话语，但在另一个层次上，话语代表某种东西。同样的二元性感染了符号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和其他物体一样是一个物理对象。在另一个层面上，它有一个含义：它代表一种事态"MSW p74

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是，无意识的自动系统1激活系统2的更高的皮质意识人格，带来喉咙肌肉收缩，这通知其他人，它看世界在某些方面，致力于潜在的行动。前语言学或原语言交互的巨大进步，其中总肌肉运动能够传达非常有限的意图信息。

大多数人将大大受益于阅读W的"在确定性"或"RPP1和2"或DMS的两本关于OC的书（见我的评论），因为他们清楚地区分了描述S1的真实句子和描述S2的真或假命题之间的区别。这让我觉得，对于西尔把S1感知作为命题（至少在他工作的一些地方），这是一种超优越的方法，因为他们只能在S2中开始思考后变成T或F（就像S在MSW中所说的那样）。

Searle 经常描述需要注意一个事件的不同描述级别，以便对"在行动意图（IA）进行不同的描述级别，其中一个级别由较低级别的行为构成...除了通过关系构成之外，我们还通过关系方式产生因果关系。（p37 MSW）。

"我们需要区分先前意图和行动意图的关键证据是，这两种情况下的满意条件截然不同。（p35 MSW）。PI 的 COS 需要一个整体操作，而 IA 的 COS 只需要部分操作。他明确表示（例如，第34页），先前意图（PI）是精神状态（即无意识的S1），而它们导致意图在行动（IA），这是有意识的行为（即S2），但两者都是因果的自我反省（CSR）。两者都是CSR的关键论点是（与信仰和愿望不同），在实现COS时，他们必须考虑。这些认知和意志的描述在表2.1（p38 MSW）中进行了总结，西尔已经使用了多年，是我在这里和许多文章中介绍的扩展性描述的基础。在我看来，使用我的S1、S2术语和W的真实与命题（处置）描述，将这与现代心理学研究联系起来是大有帮助的。因此，CSR引用S1真实感知、记忆和意图，而S2则指信仰和欲望等处置。

它遵循一个非常直接和不可阻挡的方式，无论是从W的第三期工作和当代心理学的观察，'意志'，"自我"和'意识'是系统1的公理真实元素，就像看到，听觉等，并且不可能（理解性）证明（赋予理智）他们的假象。正如W无数次如此奇妙的清晰，他们是判断的基础，所以不能判断。我们心理学的真正公理并不明显。

了解此处相关的"功能"概念至关重要。"函数是一个服务于目的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函数是有意相关的，因此依赖于心灵...状态函数...需要。。。集体强加和承认地位"（第59页）。

我建议，将"语言的故意性是由人类的内在或独立于心灵的故意性创造的"（p66 MSW）为"S2的语言、有意识的倾向性是由S1的无意识公理反射功能产生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记住，行为是由生物学编程的。

西尔再次指出（例如，p66-67 MSW），S1（即记忆、感知、反射行为）具有命题（即真假）结构。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并在其他评论中多次，似乎很清楚，W是正确的，这是理解行为的基本，只有S2是命题和S1是公理和真实的。它们都有COS和拟合方向（DOF），因为S1的遗传、公理故意性产生S2，但如果S1在同样意义上是命题的，那就意味着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在W回归之前是哲学的混乱，事实上，如果这是真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正如W无数次和生物学如此清楚地表明的那样，生命必须基于确定性——自动无意识的快速反应。总是有怀疑和停顿来反映的生物体会

死死——没有进化，没有人，没有哲学。

语言和写作是特殊的，因为声乐肌肉振动的短波长使带宽信息传输比其他肌肉的收缩高得多，这is平均几个阶级高的视觉信息。

S1 和 S2 是人类 EP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包容性健身分别提供数十亿年和数亿年的自然选择。它们促进了EEA（进化适应环境）的生存和繁殖。我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都在遗传学上处于低谷。S MSW（例如，第114页）中所有关于"语言外约定"和"额外语义语义"的模糊讨论实际上都是指EP，尤其是S1的无意识自动化，这是所有行为的基础。正如W多次说过的，最熟悉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看不见。

这里再次是我的总结（在MSW中遵循S）的实际原因如何运作：我们屈服于我们的欲望（需要改变大脑化学），这通常包括欲望-独立行动理由（DIRA- 即，在空间和时间中流离失所的欲望，通常是为了互惠利他主义-RA），它产生行为的倾向，通常导致迟早的肌肉运动，服务于我们的包容性健身-IF（增加生存的基因在我们自己和那些密切相关的）。

我认为，如果定义适当，DIRA在高等动物中是普遍的，而不是人类独有的（想想母鸡保护她的幼崽免受狐狸的伤害），如果我们包括S1的自动前语言反射（即DIRA1），但肯定是S2（DIRA2）的更高阶DIRA需要语言的人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如何自愿执行 DIRA2（即 S2 行为及其渴望独立的文化扩展）的悖论是，无意识的 DIRA1，服务于长期包容性健身，产生有意识的 DIRA2，这往往凌驾于短期之上个人眼前的欲望。代理确实有意识地创造了DIRA2的近因，但这些是无意识或仅仅是自动化DIRA1（最终原因）的非常有限的延伸。

在W之后，很明显，选择是我们公理S1真正反省行动的一部分，不能不矛盾地质疑，因为S1是质疑的基础。你不能怀疑你正在阅读这个页面，因为你意识到它是怀疑的基础。

不可避免的是，W的著名的无用自省和不可能的一个真正的私人语言反复弹出（"...内省永远不能导致定义..."p8）。此参数的基础知识非常简单 — 没有测试，没有语言和测试只能是公共的。如果我独自在一个没有书的荒岛上长大，有一天决定把树上

的圆东西叫做"椰子", 然后第二天我看到一个, 说'椰子', 那我好像已经开始用语言了。但假设我说(因为没有人或字典来纠正我)是'古柯', 甚至'苹果'和第二天别的东西? 记忆是出了名的谬易之物, 我们很难保持事情的直, 即使不断从别人纠正和媒体不断的投入。这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点, 但它是整个内部和外部问题的核心, 即, 我们的经验的真实只能是无法测试的陈述, 而不是关于世界上所有事物的真或假可测试的陈述, 包括我们自己的行为。虽然W用许多例子来解释这一点, 但一个世纪前3/4的很多例子很少被理解, 除非有人这样做, 否则不可能对行为进行任何讨论。正如W, S, Hutto, Budd, 哈克, DMS, 约翰斯顿和其他人解释的, 任何认为W与斯金纳, 奎因, 德内特, 功能主义, 或任何其他行为主义排泄物, 否认我们的内在生活,, 需要回到开始。

巴德的《维特根斯坦的心理学哲学》(1991年)是获得洞察力的更好作品之一, 所以我详细讨论了它(详情见我的评论)。

在第21页, 他开始讨论处置(即S2能力, 如思考, 知道, 相信), 他们似乎指的是精神状态(即, S1自动化), 另一个重大混乱, W是第一个设置直。因此, 在p28上, "阅读"必须理解为另一种处置能力, 它不是一种精神状态, 没有明确的持续时间, 如思考, 理解, 相信等。

很少注意到(Budd p29-32, 斯特恩, 约翰斯顿和莫雅尔-沙罗克是例外), W先见之明(在几十年前混乱和复杂性科学出现)表明, 一些心理现象可能起源于大脑的混乱过程-例如, 没有任何对应记忆痕迹。他还多次建议, 因果链有一个结束, 这可能意味着只是不可能(不管科学的状态)进一步追溯它, 或'原因'的概念不再适用于某一点(第34页)。随后, 许多人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没有任何想法, W预期他们几十年(事实上, 一个多世纪现在的例子)。在第32页, "反事实条件"再次提到诸如"可能认为下雨"等处置, 这些处置可能是混乱中可能出现的事态(或可能的行动——西尔的满意条件)。把它与西尔的3个故意差距联系起来可能很有用, 他认为这是极其必要的。

巴德在p33上注意到了W的著名评论——"错误在于说, 有什么东西包含着什么。虽然W是正确的, 没有构成意义的精神状态, S指出(如上文引述), 有一般的方式来描述意义的行为-"说话的意思...是把满足条件强加于满足的条件", 这是一种行为,

而不是一种精神状态。正如Budd在第35页所指出的，这可以被看作是他反对私人语言（个人解释与公开测试）的另一种说法。同样，在p36-41上遵循规则和解释——它们只能是可公开检查的行为——没有私人规则或私人解释。人们必须指出，许多人（最著名的Kripke）错过了这里的船，被W经常转介到社区实践误导，认为这只是语言和社会习俗的基础是任意的公共实践。W多次表明，这种约定只有在他常称之为背景的先天共同心理学的情况下才有可能。Budd多次正确拒绝这种误解（例如，第58页）。

在巴德的下一章中，他处理的感觉，在我看来（和现代心理学）是S1和W的术语，真正只有不可置疑和不可测试的背景。他的评论（第47页）..."我们对我们目前感觉的信念建立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基础上——'给定的神话'是维特根斯坦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很容易被误解。首先，他犯了一个普遍的错误，称这些"信仰"，但最好保留这个词为S2的真或假处置。正如W说得很清楚的，S1的感觉、记忆和反身行为是公理的，不受通常意义上的信仰，但最好被称为理解（我的U1）。不像我们的S2信仰（包括关于其他人的S1体验的信仰），没有任何怀疑的机制。巴德对此解释得很清楚，就像在第52页，他指出，说一个人在痛苦中是没有可能的理由。也就是说，证明意味着测试，这是可能的与S2处置缓慢意识思维，而不是S1反射快速无意识处理。他在p52-56上讨论这个问题是优秀的，但在我看来，像每个人讨论W的规则，私人语言和内部，他要做的就是，在S1没有可能的测试，这是W的著名的'内部过程'的含义，站在外部标准。也就是说，内省是空虚的。

巴德的脚注21混淆了S1的真实因果关系体验和S2的理性处置。

接下来几页关于"内部对象"名称（痛苦、信仰、思想等）的要点是，它们具有使用（含义），并且指定处置行为，或者用 Searle 的术语来说，是满足条件的规范，即使话语是真实的。

同样，巴德关于"感觉和因果关系"的讨论是错误的，它表明我们"自我描述"或"相信"我们的感觉或"采取立场"（Dennett），我们有痛苦或看到一匹马，但我们别无选择——S1是真实而离奇的，错误是罕见和离奇的，与S2中的错误完全不同。与S2相比，S1是因果的，它涉及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看到马或感到疼痛或跳出超速汽车的方式不受判断或错误。但是，他再次得到t我的权利 - "因此，非推断的自我描述疼痛的



无懈可击与理论是一致的，即真正的自我描述疼痛必须由受试者的身体的物理事件引起，这与他经历的痛苦（p67）相同。我不接受他下面的声明，W不会接受这个基于一个或两个意见在他的整个语料库，因为在他的后来的工作（特别是OC），他花了数百页描述S1的因果自动化性质，以及它是如何输入（原因）S2，然后反馈到S1导致肌肉运动（包括言语）。动物之所以生存，只是因为它们的生命完全被它们周围的现象所引导，这些现象是高度可预测的（狗可以跳，但它们从不飞）。

下一章"看到方面"描述了W对S1和S2如何交互以及我们的语言在"看到"中的含义不明确的广泛评论。一般来说，很明显，"视为"或"面性"是缓慢S2大脑动作的一部分，而只是看到是真正只显示的S1自动化，但它们集成得非常好，以至于通常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描述情况，这解释了W对p97的评论。他指出，W完全感兴趣的是我在别处所谓的"看2"或"概念2"，即图像的方面或S2高阶处理。

在这里，正如整个这本书，甚至任何关于W或行为的讨论，这是很有价值的提到约翰斯顿的'维特根斯坦：重新思考内在'（1993年），特别是他关于语言的不确定性质的讨论。

在Budd的第5章中，我们再次处理了W后期工作的主要关注点-S1和S2之间的关系。正如我在其他评论中指出的那样，很少有人完全理解后来的W，而缺乏S1，S2框架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巴德关于看到（自动S1）与可视化（受意志约束的有意识的S2）的讨论受到严重阻碍。因此，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不能想象一个物体，而把它看作是S2的统治S1（p110）。在第115页，这是一个熟悉的问题，没有测试我的内在经验，所以无论我说什么，当我想象杰克的臉算作杰克的形象。同样，阅读和计算可以指S1，S2或组合，并不断诱惑，将S2术语应用于S1进程，而缺乏任何测试，使它们不适用。见贝内特和黑客的"神经哲学"，DMS等讨论。在第120页和seq.Budd提到了两个W用来对抗这种诱惑的著名例子——在没有球的情况下打网球（'S1网球'），以及一个只有S2计算的部落，所以"计算在t他头部（'S1计算'）是不可能的。"玩"和"计算"描述实际或潜在的行为-即，他们是处置词，但与合理的反射S1使用，所以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一个真正应该保持他们直写'播放1'和'播放2'等。但是，我们并没有被教导这样做，所以我们要么把'计算1'视为一种幻想，要么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把它的本质留待到以后。因此，W的著名评论（第120页）——"在欺骗的

诡计中，决定性的运动已经做出，而正是我们认为非常无辜的。

第6章解释了W的另一个常见话题-当我们说话时，演讲本身是我们的思想，没有其他一些先前的心理过程，这可以被看作是私人语言争论的另一个版本-没有诸如"内在标准"之类的东西这使我们能够在行动（说话）之前说出我们的想法。

W关于使用动词"intend"的其他可想而知的的方法的评论（第125页）的要点是，它们与我们的"打算"不同，即潜在事件（PE）的名称，实际上不清楚它的含义。"我打算吃"有吃的COS，但如果这意味着（COS是）吃，那么它不会描述一个意图，但一个行动，如果它意味着说的话（COS是语音），那么它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COS，它怎么能在两种情况下发挥作用？

关于第127页关于一个句子何时表达思想（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当它有明确的COS'，这意味着有公开的真相条件。因此，我引用m W："当我思考在语言中，除了口头表达之外，我脑子里没有'意义'：语言本身就是思想的工具。而且，如果我想有或没有言语，思想是无论我（老实说）说的，因为没有其他可能的标准（COS）。因此，W的可爱的格言（第132页）"是用语言来愿望和满足"和"就像一切形而上学，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和谐，可以在语言的语法中找到。

在这里，人们可能会注意到，W中的"语法"通常可以翻译为"EP"，尽管他经常警告反对理论和概括，但这与人们所能找到的哲学和更高阶的描述心理学一样广泛。再次，这推翻了西尔经常批评W的反理论-这一切都取决于概括的性质。

在Budd的这一部分，它极大地有助于思想与现实的和谐（即，像期望、思考、想象工作之类的性格——说出它们意味着什么）如何用S的COS来陈述它们，而S的COS是PE（可能的事件），它们使他们成真。如果我说，我期待杰克来，那么COS（PE），这使得它是真实的，杰克到达，我的精神状态或身体行为（在房间里，想象杰克）是无关紧要的。思想和现实的和谐是，无论我以前或后来的行为或任何精神状态，我可能有，巴德是混淆或至少混淆时，他说（第132底部），必须有一个精神状态的内部描述，可以同意现实，这是一个想法的内容，因为这些术语应该仅限于S1的自动化，从来没有用于S2的自觉功能。Jack会来的思想的内容（意思）是外部（公共）事件，而不是任何内部心理事件或状态，私人语言参数显示，无法连接到外部

事件。我们对外部事件有非常明确的验证，但"内部事件"根本没有验证。正如W和S已经精美地演示了很多次，说出"我期待杰克来"这句话的言语行为就是杰克会来的想法（句子），而COS也是一样的——杰克确实来了。因此，对p133的两个问题的答案和W对p135的评论的导入现在应该非常明确——"鉴于我的期望确实有这些内容吗？"句子和现实之间的阴影插值将失去所有点。就目前而言，这个句子本身可以起到这样的影子。因此，巴德指的是什么，是什么使得"有可能与现实和谐相处（或缺乏和谐）"，这也应该很清楚。

同样，在下一节中，我对于杰克的形象是一张他的形象，这是怎么回事？想象是另一种倾向，COS是，我脑子里的形象是杰克，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是'，如果显示他的照片和'否'，如果显示别人之一。这里的测试不是照片匹配我模糊的图像，而是我打算它（有COS）是他的形象。因此，W的名言："如果上帝审视了我们的思想，他就不会看到我们在那里谈论谁（PI p217）"，他评论说，整个代表问题都包含在"那是他"和"...赋予图像解释的是它所躺在的路径。因此，W的总结（第140页）是，"最终总是说，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意义，他称所发生的事情是应该发生的事情的愿望".....我是否知道我的愿望在实现之前的愿望，这个问题根本不能出现。事实上，一些事件停止我的愿望并不意味着它实现它。也许我不应该满足，如果我的愿望已经得到满足"...假设有人问'我知道我渴望什么之前，我得到它？如果我学会了说话，那么我知道。处置词是指PE的，我接受为满足COS和我的精神状态，情绪，兴趣的变化等与处置功能的方式无关。

正如巴德正确指出的那样，我希望，希望，期望，思考，打算，渴望等，这取决于我把自己在COS上，我表达的状态。思考和意图是S2处置，只能通过反射S1肌肉收缩来表达，尤其是那些言语收缩。

W从来没有像他那样把时间花在情绪上，所以第7章的实质内容就更少了。他指出，通常对象和原因是相同的，即，它们是因果的自我参照（或因果自我反省，因为西尔现在更喜欢）-一个概念进一步发展由S。如果看我的表，很明显，与S1的快速、真实自动化相比，S2的思维更具有共性，但当然，S1源S2和S1自动法经常被 by S2和S2的"思想"修改为自动化（S2A）。.

巴德的总结是这本书（第165页）的恰当结束。"否定日常心理词语的'对象和指定'模

型——否认内部过程的图片提供了此类单词语法的正确表示，这不是维特根斯坦敌视使用的唯一原因心理学哲学的内省。但它是它的终极基础。

现在让我们再吃一剂西尔。

但是，您无法通过识别与计算模拟共享的模式来解释物理系统（如打字机或大脑），因为该模式的存在并不能解释系统实际上如何作为物理系统工作。...总之，语法的归因没有确定进一步的因果关系，这一事实对于程序提供认知的因果解释的说法是致命的.....只有一个物理机制，大脑，其各种真正的身体和身体/精神的因果水平的描述。新世纪的西尔哲学（PNC）第101-103页

简而言之，认知科学中使用的'信息处理'感在抽象水平上过高，无法捕捉内在故意性的具体生物学现实.....我们被这个区别所蒙蔽，因为同一句话"我看到一辆车向我走来"，可以用来记录视觉模型的视觉故意性和输出...在认知科学中使用的"信息"意义上，说大脑是信息处理装置简直是错误的。西尔 PNC p104-105

"有意的状态代表其满意条件...人们错误地认为，每个心理表现都必须有意识地思考...但我用它时表达的概念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本体论概念。任何具有满足条件、以故意特征的方式成功或失败的东西，从定义上讲，都是其满足条件的表示...通过分析社会现象的满意度，可以分析社会现象的故意性结构。西尔 MSW p28-32

还有一张照片是维特根斯坦

"哲学只是把一切都放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推导任何东西...有人可能会给出名字

在所有新发现和发明之前，对可能实现的东西的"哲学"。PI 126

"我们越仔细研究实际语言，它和我们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就越尖锐。（当然，逻辑的晶体纯度不是调查的结果：这是一项要求。PI 107

"在这里，我们在哲学调查中遇到了一个显著而典型的现象：困难---我想说---不是找到解决办法，而是承认这种令人泄不足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只是初步的。我们已经

说了一切。--- 这从这之后，没有这本身是解决方案！....我认为，这与我们错误地期望得到解释有关，而困难的解决办法是描述，如果我们在考虑中给予它正确的位置。如果我们在它的基础上，不要试图超越它。泽特尔 p312-314

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讨论的一个主要主题是需要将基因编程的自动化与文化的影响分开。所有对高阶行为的研究，都旨在区分快速的S1和缓慢的S2思维（例如，感知和其他自动化与处置），而且将S2的逻辑扩展到文化中。

西尔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描述高阶S2社会行为，由于最近进化的基因处置心理学，而后来的W显示它是如何基于真正的-只有无意识的公理的S1，进化成有意识的处置命题思维的S2。

需要记住的一件事是，哲学除了消除对语言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方式的混淆之外，没有任何实际影响。像各种"物理理论"，但不像其他卡通的生活观点（宗教，政治，心理，社会学，人类学），它太脑和深奥，掌握超过一个小的边缘，它是如此不现实，甚至它的信徒完全忽视它在日常生活中。同样，与其他学术"生命理论"，如标准社会科学模型广泛分享社会学，人类学，流行心理学，历史和文学。然而，大大小小的宗教，政治运动，有时经济学往往产生或接受已经存在的漫画，忽视物理和生物学（人类自然），假定地面或宇宙的力量，强化我们的迷信（EP违约），并帮助浪费给地球（几乎每一个社会实践和机构的真正目的，这是促进基因复制和资源消耗）。关键是要认识到，这些是与哲学漫画的连续体，有相同的来源（我们进化的心理）。可以说，当年轻，只有少数人从生活中成长出来时，产生/吸收各种卡通生活观。

另请注意，正如W很久以前所说，"meta"前缀在大多数（也许所有）上下文中都是不必要的和令人困惑的，因此，对于"元认知"，任何地方都代替了"认知"或"思考"，因为思考我们或其他人所相信或知道的东西就像任何一种其他，也不必被视为"线程阅读"（在我的术语中理解机构或 UA）。用S的话说，COS是对所想的检验，它们是相同的，因为"下雨了"，我相信下雨了'，我相信是下雨'和'他相信下雨'（同样是为了'知道'，愿望，法官，理解，等等），也就是说，这是下雨的。下雨。对于"元认知"和"思维阅读"处置（"命题态度"）而言，这是要牢记的关键事实。

现在，从我对卡拉瑟斯的评论（C）《心灵的不透明》（2013年）中摘录了一些摘录，它充满了装扮成科学的经典困惑。这是大脑和行为科学（BBS）的先发学题，不为所忽视。

BBS中的回应之一是Dennett（他分享了C的大部分错觉），他似乎觉得这些想法相当不错，只不过C应该消除使用"I"，因为它假定存在更高的自我（目标是硬降低S2到S1）。当然，写作、阅读以及任何语言、意志的所有语言和概念都以自我、意识和意志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叙述只是一幅没有任何价值的生活漫画，人们可以说，这是关于行为的最哲学和许多"科学"的求询。W/S框架早就指出，第一人的观点不是可消除的，也不是第三人的观点，但是这对卡通人生观来说没有问题。同样，用大脑功能或行为描述为"计算"、"信息处理"等描述——所有被W/S、Hutto、Read、Hacker和许多其他人无数次揭穿。最糟糕的是关键但完全不清楚的"代表性"，我认为S作为满意条件（COS）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也就是说，"我认为下雨"的"代表"是下雨的COS。

最可悲的是，C（像德内特和西尔）认为他是W的专家，在职业生涯早期就研究过他，并决定将私人语言争论作为"行为主义"予以拒绝！W著名的拒绝行为主义和他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描述为什么它不能作为行为的描述。"你真的不是一个伪装的行为主义者吗？你不是在底层真的说，除了人类行为之外，一切都是虚构的吗？如果我确实谈到小说，那么它是一个语法小说。（PI p307）人们也可以指出C中真正的行为主义，其现代的"计算学"形式。W/S坚持第一人的观点是不可或缺的，而C在BBS文章中对D使用"I"或"自我"表示歉意。

Hutto已经显示了W和Dennett（D）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也将起到复制C的功能，因为我将D和C（以及丘奇兰和其他许多人）放在同一页上。S是许多在各种著作中解构D的一个，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反对C的阅读中读取。让我们回顾一下，W坚持在行动的语言的例子，一旦一个人得到点，他大多很容易遵循，而C被"理论"（即，链接无数句子，没有明确的COS），很少困扰特定的语言游戏，更喜欢实验和观察，这是很难解释的任何明确的方式（见BBS响应），在任何情况下与更高级别的行为描述无关（例如，他们究竟如何适应意向表）。一本书，他称赞为确定（记忆和计算大脑）呈现大脑作为一个计算信息处理器-一个sophomoric视图彻底和反复消灭S和其他人，包括W在20世纪30年代。在过去的十年里，我读了几千页关于W和，很

明显，C没有线索。在这其中，他加入了一长串杰出的哲学家，他们读W是徒劳无益的——罗素，奎因，杜梅特，克里普克，德内特，普特南，乔姆斯基等（虽然普特南开始看到光明以后）。他们只是无法理解大多数哲学是语法笑话和不可能的晕影的信息——一种卡通的生活观。

像《心灵的不透明》这样的书籍试图将两个科学或两个描述层次的衔接，实际上是两本书，而不是一本。有描述（不是解释，W说得很清楚），我们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然后是认知心理学的实验。"实验方法的存在，使我们认为我们有办法解决困扰我们的问题；虽然问题和方法传递对方。（WPI p232），Cet al被科学迷住了，只是假设将高水平的描述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相平起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W/S和许多其他实验心理学都表明这是一个错误。它远非使行为描述变得科学和清晰，而且使得它不连贯。骆家辉、康德、尼采、休谟、维特根斯坦、西尔等人，一定是靠上帝的恩典，能够在没有任何实验科学的情况下，对行为作出如此令人难忘的描述。当然，像政治家一样，哲学家很少承认错误或闭嘴，所以这将会继续下去，原因W诊断完美。底线必须是有用的东西，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意义。我建议CDC（卡拉瑟斯，德内特，丘奇兰）的哲学观点，而不是W/S的观点，是没有用的，他们最终的结论，将，自我和意识是幻想是毫无意义的-即，他们是毫无意义的，没有明确的COS。CDC对认知科学的评论是否具有启发式价值还有待确定。

这本书（像其他写作的一大堆人一样）试图贬低其他动物的热度，减少大脑功能的行为（将心理学吸收到生理学中）。哲学是一场灾难，但是，只要先读一读BBS中的许多批评，对最近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评论可能就感兴趣了。像德内特，丘奇兰和许多其他经常这样做，C不透露他真正的宝石，直到结束，当我们被告知，自我，意志，意识是幻象（假设在这个词的正常意义上）。德内特不得不被S、Hutto等人揭发，因为他解释了这些"迷信"（即，做通常的哲学动作，根本不解释，事实上甚至没有描述），但令人惊讶的是C承认它在开始，虽然当然，他认为他在显示我们这些话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想法，他的卡通使用是有效的。

人们也应该看到贝内特和哈克在《神经科学哲学基础》（2003年）中对认知科学的批评，以及他们与S和Dennett在《神经科学与哲学》（2009年）中的辩论，并且不要错过丹尼尔·罗宾逊的最后一篇文章。哈克最近三本关于"人性"的书也很好地探讨了它。

长期以来，关于化学物理和物理化学的书籍一直有，但没有迹象表明两者会合并（也不是一个连贯的想法），也没有迹象表明化学会吸收生物化学，也不会吸收生理学或遗传学，也没有迹象表明生物学会消失，也不会消除心理学、社会学等。这不是由于这些学科的"青年"，而是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描述，具有完全不同的概念、数据和解释机制。但是，物理嫉妒是力量，我们只是无法抗拒物理、数学、信息和计算的"精确性"与更高层次的模糊性。这是"必须"是可能的。尽管量子力学、不确定性、波/粒子、活猫/死猫、量子纠缠以及数学的不完整和随机性（戈德尔/柴廷——见我对亚诺夫斯基的《理性的外在极限》和摘录的全面回顾）和它不可抗拒的拉力告诉我们，这是EP违约造成的，但还原主义仍然蓬勃发展。再次，从W急需的新鲜空气的气息："当然，对于逻辑的晶体纯度，不是调查的结果：这是一个要求。PI p107。很难抗拒放弃大多数关于行为和重读W和S的书。只需从任何试图"解释"高阶行为的东西跳到例如，这些来自 [http://topologicalmedialab.net/xinwei/classes/readings/Wittgenstein/pi\\_94-138\\_239-309.html](http://topologicalmedialab.net/xinwei/classes/readings/Wittgenstein/pi_94-138_239-309.html)的报价。

我清楚地看到，在过去十年里，我读了一万页的哲学，试图做这种更高层次的描述心理学，即普通语言在有意无意间变成特殊用途，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即哲学和其他行为学科的正常情况）。使用特殊的行话词（例如，内涵、现实主义等）也不起作用，因为没有哲学警察来执行狭义的定义，而且关于它们含义的争论是无休止的。黑客是好的，但他的写作如此珍贵和密集，它往往是痛苦的。西尔是非常好的，但需要一些努力来接受他的术语，并犯一些惊人的错误，而W是手下最清晰和最有见地，一旦你掌握了他在做什么，从来没有人能够模仿他。他的TLP仍然是机械还原主义人生观的终极陈述，但后来他看到了自己的错误，诊断并治愈了"卡通病"，但很少有人得到这个观点，而且最简单地忽略了他和生物学，因此有数以万计的书籍和数百万的文章，以及大多数宗教和政治组织（直到最近大多数经济学），以及几乎所有具有卡通人生观的人。但是世界不是卡通，所以当卡通人生观（如社会主义、民主、多元文化）与现实碰撞，普遍的盲目和自私导致文明的崩溃时，一场巨大的悲剧正在上演。

在我看来（就像W这样）很明显，机械的心态存在的原因与所有基本行为相同——它是我们的EP的默认操作，它寻求解释我们可以故意慢慢思考的东西，而不是在自



动化的S1，我们大多保持遗忘。

然而，大多数行为都是机械的，而现象幻象的触角比西尔所描述的要大得多。当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突然被抢购回到S2意识时，我最引人注目的是，我突然发现，我刚刚开了几分钟车，根本没有驾驶意识。经过反思，这种自动化几乎可以解释我们所有的行为，而S2的监督和意识是微不足道的。我写这个页面，不得不"思考"（即，让一些时间过去）说什么，但然后它只是流入我手中，哪种类型，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惊喜，除非当我想到改变一个特定的句子。你读了它，命令你的身体坐不动，看看页面的这一部分，但单词只是流入你和某种理解和记忆发生，但除非你专注于一个句子，只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做任何事情。一个足球运动员跑下球场，踢球和成千上万的神经冲动和肌肉收缩巧妙地协调与眼睛运动，和反馈从感知和平衡器官已经出现，但只有一个模糊的控制感和-高水平的意识的结果。S2是警察局长，他坐在他的办公室，而S1有成千上万的警察按照他大多不知道的法律做实际工作。阅读、写作或足球是自愿行为A2从上面看到，但由数千个自动行为A1从下面看到。当代行为科学中很多都关注这些自动化。

最好至少阅读西尔的PNC第6章，"现象错觉"（TPI）。很显然，TPI是由于对S1的自动化的遗忘，以及对S2的缓慢意识思维不仅作为初级，而且是所有存在的原因。这是经典的空白石板失明。同样清楚的是，W在大约60年前就证明了这一点，并给出了它的原因，它在我们的与生俱来的系统1的真正无意识的自动公理网络的首要地位，这是内在的来源。非常粗略地讲，关于世界的"观察者独立"特征，如S1或内部，以及S2或外部的"观察者依赖"特征应该非常具有启发性。正如西尔指出的，现象学家的本体学完全向后，但当然，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做，因为他们的EP的默认。

另一部值得仔细研究的W优秀作品是约翰斯顿的《维特根斯坦：重新思考内心》（1993年）。他指出，有些人会反对，如果我们的报告和记忆真的无法测试，他们将没有价值，但"这个反对忽略了W的论点的全部意义，因为它假定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个人所说的，是两码事。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心理陈述的语法意味着后者构成前者的标准。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在她的脸上表情集中，想知道"她内心发生了什么"，那么她真诚的y告诉我们，她正试图找出一个复杂的总和的答案，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想知道什么。尽管她有诚意，但她的陈述是否是对她（或当时）所做的事

情的不准确描述的问题，是否不存在。这里混乱的根源是，未能认识到心理概念与用于描述外部事件的概念的语法不同。使内心如此神秘的是误用试图从另一个概念的角度理解一个概念。事实上，我们内心的概念，当我们谈论'她内心发生的事情'时，我们的意思不是与神秘的内心过程有关，而是与个人提供她经历的帐户有关.....作为过程或事件，个人内部发生的事情是没有兴趣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纯粹出于医学或科学的兴趣"（第13-14页）。

W 对内部过程概念的攻击并不意味着只有外部问题，相反;通过说出话语的真实性质，他强调了一个事实，即我们不仅对行为感兴趣。我们不只是想知道，人的身体在这样的和这样的位置，她的特点排列在这样的和这样的方式。相反，我们感兴趣的是她对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的描述..."（第16-17页）

在阐述W关于私人规则或私人语言不可能的推理时，他指出，"然而，真正的问题不仅仅是她没有制定规则，而且原则上她不能这样做.....关键是，如果没有可公开检查的程序，她无法区分遵循规则，而只是认为她遵守规则。

在第55页，约翰斯顿指出，关于愿景（这是W和S在此和其他上下文中多次提出），外部的讨论完全取决于它非常可理解的性质，我们的直接第一人称体验的内在。系统2对头脑、意志、感官、世界的怀疑怀疑，如果没有系统1的真正确定性，就无法站稳脚跟，而现在阅读这些话的确定性是判断的基础，而不是一个可以判断的东西。这个错误是所有哲学中最基本和最常见错误之一。

在第81页，他指出，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检查你关于你的性格的陈述（通常但令人困惑地称之为"命题态度"），例如你的想法或感觉，这远非我们心理学的缺陷，正是这些陈述感兴趣的是什么。"我累了"告诉我们你的感受，而不是给我们另一点关于外部的数据，如你的缓慢动作或你眼睛下的阴影。

然后，约翰斯顿做了出色的解释W的揭穿的想法，意义或理解（和所有处置）是伴随演讲的经验。正如W指出的，只要考虑你认为你明白的情况，然后找出你不明白，看看任何内在经验与意义、理解、思考、相信、知道等无关。重要的体验是我们参与的公共语言游戏的意识。类似的考虑解决了"思维的闪电速度"的问题。"关键是要认识到，思考不是一个过程或一系列经验，而是有意识生命生活的一个方面。与

思维的闪电速度相对应的是，个人能够随时解释她在做什么或说什么。（第86页）。正如W所说：“或者，如果把句子的开头和结尾称为思想的开始和结束，那么不清楚是应该说在这段时间内是统一的思考经历，还是像说句子一样的过程。本身”（RPP2p237）。

再次：“个人描述什么，她认为有相同的语法，她的意图和她的意思。我们感兴趣的是，她倾向于给出的过去，以及她能够给出一个帐户的假设是她认为她有意识的部分内容”（第91页）。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处置动词都是我们有意识的自愿S2心理学的一部分。

在《内在的复杂性》一书中，他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传达内心的最好方式是指外，但我要说，这既自然又不可避免。由于没有私人语言和心灵感应，我们只能收缩肌肉，到目前为止，最有效和最深刻的沟通是通过收缩口腔肌肉（言语）。正如W在几个语境中所评论的，正是在戏剧（或现在在电视和电影中），我们看到的语言（思想）最纯粹的形式。

只要我们不改变或忘记它们，从而缺乏精确的持续时间和强度水平，并且内容是一个决定，所以不是一个精确的精神状态，所以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与S1有很大的不同。感知、记忆和反射反应，如S1情绪。

S1 和 S2 之间的区别（正如我所说 - 这不是 J 或 W 可用的术语）也见于处置动词的不对称，第一人称使用“我相信”等，（在正常情况下的真诚话语）真只有句子与第三人使用“他相信”等，是真实或虚假的基于证据的命题。不能说“我相信在下雨，不是”，但其他时态，如“我相信是下雨，它不是”或第三人“他相信下雨，它不是”是确定。正如J所说：“问题的核心问题一般是个人能否观察自己的性格.....澄清这个悖论的关键是注意，个人描述自己的精神状态也间接地描述了一种状态...换句话说，有人说她相信P因此致力于主张P本身...因此，个人不能遵守她的信念的原因是，她对它采取中立或评价的立场，破坏了它。有人说“我相信在下雨，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将从破坏她自己的说法。正如W指出的，没有第一人称相当于第三人称使用动词的原因，同样的原因，动词的意思相信虚假将缺乏第一人称出席指示...这两个命题不是独立的，因为“我内心正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断言断言：这是发生在我之外”（RPP1 p490）”（第154-56页）。虽然没有W或J评论，事实上，孩子们从来没有犯这

样的错误，如"我想要糖果，但我不相信我想要它"等，表明这样的结构内置在我们的语法（在我们的基因），而不是文化附加。

然后，他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引用了W："从我自己的话到我的行为，当我知道自己相信什么的时候，我得出结论的要点是什么？我知道自己相信什么，有什么表现？这是否恰恰体现在我并没有用我的话来推断我的行为？这是事实。

（RPP1 p744）。另一种说法是，S1是认知的公理真实基础，作为确定真理和谬索的非命题基础，无法被理解地判断。

在本章结束时，他发表了关于LG（在我们的心理学中）的可变性的重要评论，我建议仔细阅读。

约翰斯顿在《内幕/外景》中继续讨论，其中很多都用他引用W的话来概括。"内心隐藏在我们面前，意味着它隐藏在我们面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是从他身上隐藏起来的。它不是隐藏在主人的意义，他给它表达，我们，在某些情况下，相信他的表情和那里，错误没有立足之地。游戏中的这种不对称表现在内因对他人隐藏起来的句子中。（LWPP2 p36）。J接着说："问题不在于内在被隐藏，而是它涉及的语言游戏与通常谈论知识的语言游戏大不相同。然后，他进入W的主要主题之一，在他的一生-人和机器的区别。"但是，在人类的假设下，不可能深入了解这个机制。因此，确定论是假设的...我相信不可预测性一定是内在的本质特征。表达的无穷多样性也是一样。（RPP2 p645 和 LWPP2 p65）。同样，W探测动物和计算机的区别。

J指出，我们LG的不确定性不是缺陷，而是对我们的人性至关重要。再次W："[重要的是]不是证据使感觉（所以内）只是可能，而是我们把它当作证据，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基于这种涉及的证据，使这种证据有一个特殊的重视我们的生活，并突出的概念。（Z p554）。

J认为这种不确定性的三个方面是缺乏固定的标准或细微的含义，缺乏对内在状态后果的严格确定，以及我们的概念和经验之间缺乏固定的关系。W："人们不能说一个内在状态的基本可观察后果是什么。例如，当他真的很高兴时，那么对他有什么期望，什么不是呢？当然，有这种特征性的后果，但它们不能用与物理物体状态特征

的反应相同的方式来描述。（LWPP2 p90）。J"在这里，她的内在状态不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我们不能穿透外面的面纱。相反，没有什么确定知道。（第195页）。

在最后一章中，他指出，无论科学进步如何，我们的LG都不太可能改变。"虽然可以想象，对大脑活动的研究可能是对人类行为的更可靠的预测，但它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与语言游戏中关于意图的理解并不相同。无论这位科学家'的发现有什么价值，都不能说它揭示了究竟是什么意图。（第213页）。

这种不确定导致大脑状态与性格的相关性似乎不太可能。"这里的困难在于，一个思想的概念是一个高度人为的概念。在Tractatus里有多少个想法？当它的基本想法击中W，是一个想法或一连串的？意图的概念也造成了类似的问题...这些后续的陈述都可以被看作是对原始思想的放大或解释，但我们如何假设这与大脑状态有关呢？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它也会包含关于思想的每一个可能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允许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与相同的大脑状态相关...一种意义上说，单词是可以互换的，在另一个意义上是不能互换的。这给试图关联大脑状态和思想带来了问题...两个想法在一个意义上可能相同，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不同的...因此，一种思想的概念是脆弱和人为的，因此很难看出谈论一对一与大脑状态的相关性有什么意义。（第218-219页）。也就是说，同一思想（COS）"下雨"表示一个人或多人的无限数量的大脑状态。同样，"相同"的大脑状态可能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表达不同的想法（COS）。

同样，W否认记忆由神经系统的痕迹组成。"在这里，假设的跟踪就像内部时钟，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推断发生了什么从跟踪比我们咨询一个内部时钟猜测时间。然后，他注意到一个从W（RPP1 p908）的例子，一个人在阅读时打分，他不能重复没有标记的文本，但他们与文本的规则无关..."文本不会存储在分选中。为什么它应该储存在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人们总有一天会得出一个明确的观点，即生理或神经系统中没有与特定思想或记忆特定想法相对应的复制"（LWPP1 p504）。这意味着可能有心理规律，没有生理规律对应;正如W挑衅性地补充说，"如果这打乱了我们的因果关系概念，那么是时候他们感到沮丧了。（RPP1 p905）"为什么系统的初始状态和终端状态不能由不涵盖中间状态的自然法连接？（RPP1 p909）...[很可能]大脑中没有与关联或思维相关的过程，因此不可能从大脑过程中读出思维过程...可以说，为什么这个命令不能从混乱中出来呢？...因为它是，无缘无故;没有理由，

为什么这不应该真正坚持我们的想法，因此，我们的谈话和写作。（RPP1 p903） ... 但这里必须有生理上的解释吗？我们为什么不别单独解释呢？-但是如果你检查机器的行为，你永远不会那样说话！谁说活生物，动物的身体，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机器？（RPPI p918）（p 220-21）。

当然，人们可以采取这些评论的各种，但有一种方法是W预测混乱理论的兴起，体现思想和自我-组织在生物学。既然不确定性、混乱和不可预测性是标准学说，从亚原子到分子尺度，从行星动力学（天气等）和宇宙学，为什么大脑应该是一个例外？关于这些评论的唯一详细评论是丹尼尔·莫亚尔·沙罗克（DMS）最近的一篇文章。

很显然，尽管W的观察对于所有行为研究都至关重要——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和艺术学，但在大多数书籍和文章中，他甚至没有被提及，甚至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大多数扭曲或完全错误。最近有很多兴趣，至少在哲学上，而且这种荒谬的情况可能会改变，但可能不会太大。

在哈克最近出版的《人性》（2011年）第7章中，S1原因与S2原因之间的逻辑（心理）差异，尤其是p226-32，对于任何行为学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精确的逻辑精确术语，而"理性"不是，而是W暴露了这么多次，这是一个几乎普遍的错觉。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所有的科学和数学概念上。当然，人们必须时刻牢记，"行动"，"条件"，"满意"，"意图"，甚至'和'，"或"，"前"，"真实"等都是复杂的语言游戏，能够绊倒我们，就像30年代初BBB中描述的W一样漂亮。

西尔在他的最近一本书《思考现实世界》（TARW）（2013年）中发表了许多有趣的评论，我似乎已经写了唯一的评论，所以我将在这里详细讨论。

在TARW的第21页，我们再次遇到我认为S作品中最突出的缺陷，如果他只是更仔细地阅读后来的W和他的评论员的话，早就应该可以消除的缺陷了。他把自由意志称为"假设"，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从W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志、自我、世界和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现象都是判断我们行为的公理基石的基础，不可能评判它们。我们可以"假设"我们有两只手或生活在地球表面，或者麦当娜是歌手等等？也许这个巨大的错误与他融合真正的只有S1和命题S2，我已经注意到。令人惊讶的是，他可以得到几乎所有其他的权利，并绊倒这一切！

在第22页和其他地方，他使用了无意识的故意的概念，这是他在1991年《菲尔》一文中首次讨论过的。问题指出，这些是可能变得有意识的事物（例如梦）。W是我认为第一个对此发表评论指出，如果你不能谈论无意识的想法，你不能说有意识的（BBB）。在这里和整个他的工作，这是不通的吃了，他不使用S1/S2概念，因为它使事情保持简单得多，他仍然觉得有必要沉迷于非常非维特根斯坦的行话。例如，“一旦你拥有了可操作的语法元素，你就可以以感知和记忆的形式将故意与直接原因分离，从而不可能使非语法结构的表示元素分离。（p31）只是说，随着语言而来的是S2的处置故意性，有意识的思想和理性（即，潜在的公共行为在语言中表达）成为可能。

关于原因和愿望（第39页）见其他地方，我对他的其他作品的评论。

S 继续将处置视为精神状态，以及他对精神状态的推断（实际上在这里与COS的“演示”）是适得其反的。例如，在第25页，他似乎想说，我们看到的苹果是CSR的COS——（因果的自我反射-即，原因内置于）对苹果的感知和瘙痒的反射无意识抓痒与手臂的蓄意计划运动一样。因此，S1的精神状态将包含在S2作为COS的操作中。虽然我接受S的大部分本体论和认识论，我没有看到这个优点，但我最尊重他，所以我将努力。我注意到他的倾向（对其他人来说很正常，但在西尔有缺陷）混合了S1和S2，他在第29页似乎把信仰称为精神状态。在我看来，虽然W在30年代的BBB，S2在S1意义上并不是精神状态，因此在我看来，这是相当基本和明确的。我们需要始终清楚地说明S1和S2的语言游戏之间的区别，因此，如果他坚持在引用S1时使用信仰游戏，那么如果我们提到B1和B2，其中B2是参照系统2的公共语言行为中使用的“信仰”一词，那就更清楚了。

第25页开头的“因为”是讨论S1的真实无意识感知、记忆和反身行为，即我们进化心理学（EP）的公理自动功能。如上所述，人们可以阅读Hutto和Myin的书《激进化：基本的思想没有内容》（2012年）及其续集，最近对S1的非代表性或非活动性的描述非常不同。

p26 上的意向表更新了他数十年来使用过的，我已将其用作上面扩展表的基础。

近半个世纪前，S写了"如何从中得到是"，这是一个革命的进步，我们理解的行为（虽然不那么，如果一个人理解W）。他继续发展对行为的自然主义描述，并在第39页展示了道德是如何源于我们天生的社会行为和语言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欲望独立行动理由（DIRA），这在他的各种书中被解释。有关大纲，请参阅我对他的MSW和其他作品的评论。他倾向于使用S2的近因（即处置心理学和文化）来框画他的分析，但与所有行为一样，我认为它是肤浅的，除非它包含S1中的终极原因，所以我把他的DIRA分解成DIRA1和DIRA2。这使得对互惠利他和包容性健身的无意识机制得以描述。因此，我会重说第39页的最后一句话"...人们被要求通过使道德考虑占上风来超越他们的自然倾向"作为"...人们被迫超越他们的眼前个人利益，通过互惠利他主义和包容性健身获得长期遗传利益。

S对现代两个系统框架的遗忘（他与大多数哲学家一样），以及W的"激进"认识论的全部含义，正如他上次作品《确定性》中最为戏剧性的那样，是最不幸的（正如我在许多评论中指出的那样）。是W在描述这两个系统（尽管没有人注意到）方面做得是第一次，也是最好的工作，而OC代表了知识史上的一件大事。S不仅没有意识到他的框架是W的简单延续，而且其他人也是，这说明本书中缺少任何重要的W引用。和往常一样，人们也注意到对EP没有明显的了解，EP可以通过提供真正的终极进化和生物学解释，而不是肤浅的近在咫尺的文化解释来启发所有行为的讨论。

因此，S对p202上描述感觉（"经验"）的两种方法的讨论，如果一个人意识到看到红色或感觉疼痛是自动真实的S1，但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处理它（约500毫秒或更多），它就变成了"看"和命题（真或假）S2功能，可以公开表达语言（和其他身体肌肉收缩）。因此，S1的"体验"与红色或疼痛与红色或疼痛的S2"体验"相同，一旦我们开始反思它，通常混合在一起，一个"经验"。对我来说，了解这些问题的最佳地点是W的写作，从BBB开始，以OC结尾。从来没有人如此清晰地描述语言游戏的微妙之处。人们必须时刻牢记"错误"，"真"，"经验"，"理解"，"知道"，"看到"，"相同"等的模糊和多重含义，但只有W能够做到这一点——甚至S经常绊倒。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除非人们可以清楚地重提所有p202，将真正只被非审的S1与命题S2分开，否则任何关于行为的事情都无可说。当然，通常（即通常）单词的使用没有明确的含义——必须指定如何"真实"或"跟随"或"看到"在此上下文中使用，而W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我始终如一地得到这个权利。



再次，在第203-206页，关于内在故意自动因果关系intentionality的讨论对我来说才有意义，因为我把它看作是描述S1状态的另一种方式，它为有意识的S2处置性提供了原材料，从生物学进化的观点来看（还有别的什么？因此，他对p212的评论是正确的——最终的解释（或W坚持的描述）只能是一个归化的解释，它描述了头脑、意志、自我和意图是如何工作的，不能有意义地消除它们为"真实"现象。回想一下S对德内特的"意识解释"的著名评论，题为"意识解释"。这使得更离奇的是，S应该反复指出，我们不确定我们是否拥有自由意志，我们必须"假设"一个自我（第218-219页）。

此外，我再次认为S走错了路（第214页），他认为这种混乱是由于哲学上的历史错误，如二元论、理想主义、唯物主义、表观论等，而不是普遍容易受到我们心理学的默认——他称之为"现象学幻象"（TPI），被语言所迷惑。正如他所指出的，"神经生物学过程和精神现象是相同的事件，在不同层次描述"和"意识意图如何导致身体运动？...锤子如何移动钉子，因为是坚实的？...如果你分析什么是因果关系...如果你分析什么意图在行动是因果，你看到类似的是，没有哲学问题留下。

我将翻译他的评论（第220页）"只有在引用表达式的话语中，说话者引入了所指对象满足的条件时，发言者才能使用表达式来引用;参考是根据这一条件的满意而实现的。"因为"通过声明一个可公开核实的满意条件（真相条件）来实现"。"我认为在下雨"是真的，如果它是下雨和假的，否则。此外，我要指出，"我的论点的核心是，我们的语言实践，正如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以独立于我们的陈述存在的现实为前提。（p223）作为"我们的生活显示了一个不依赖于我们的存在，不能受到明显挑战的世界。

是时候再引用一些名言，讨论他最近出版的《新世纪哲学》（2008年）一书，就像其他地方一样，我会重复一些评论，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背景中。

"机器过程会导致思维过程吗？答案是：是的。事实上，只有机器过程才能导致思维过程，而"计算"不会命名机器过程;它命名了一个可以在机器上实现且通常是在计算机上实现的进程。西尔 PNC p73

"...过程作为计算的定性是从外部对物理系统的定性;并且过程的识别作为计算不能识别物理学的内在特征, 它本质上是一个观察者的相对特征。西尔 PNC p95

"中文室论证表明语义不是语法的内在。我现在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 即语法不是物理固有的。西尔 PNC p94

试图通过递归分解来消除同源性谬误的尝试失败了, 因为获得物理学固有的语法的唯一方法是在物理学中放一个同源体。西尔 PNC p97

但是, 您无法通过识别与计算模拟共享的模式来解释物理系统(如打字机或大脑), 因为该模式的存在并不能解释系统实际上如何作为物理系统工作。...总之, 语法的归因没有识别进一步的因果关系, 这一事实对于程序提供认知的因果解释的说法是致命的。只有一个物理机制, 大脑, 其各种真正的身体和身体/精神的因果水平的描述。西尔 PNC p101-103

简而言之, 认知科学中使用的'信息处理'感在抽象水平上过高, 无法捕捉内在故意性的具体生物学现实.....我们被这个区别所蒙蔽, 因为同一句话"我看到一辆车向我走来", 可以用来记录视觉模型的视觉故意性和输出...在认知科学中使用的"信息"意义上, 说大脑是信息处理装置简直是错误的。西尔 PNC p104-105

"是否有理由采取行动, 仅仅因为理由陈述中所报告的事实的性质, 并且独立于代理人的愿望、价值观、态度和评价, 对理性代理人具有约束力?...传统讨论的真正悖论是, 它试图在词汇中提出休谟的断头台, 即僵化的事实价值区分, 而这种差别的使用已经假定了这种区别的虚假性。西尔 PNC p165-171

"...所有地位功能, 因此, 除语言外, 所有机构现实都是由具有逻辑形式的宣言的言语行为创造的。地位函数的形式几乎总是被破坏的权力问题...承认某物作为权利、义务、义务、要求等, 是承认行动的理由...这些神化结构使得可能的欲望独立的原因采取行动...一般观点非常明确: 设定基于欲望的行动理由的一般领域, 预先假定接受一种独立于欲望的行动理由体系。西尔 PNC p34-49

"故意的一些最重要的逻辑特征是现象学所无法企及的, 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表象学

现实.....因为无意义的创造意义不是有意识的经历...它不存在...这是。。。现象学错觉。西尔 PNC p115-117

"意识是因果性地还原到大脑过程...意识除了底层神经生物学的因果力之外，没有自身的因果力...但因果再还原性并不导致本体复感...意识只作为有经验的存在...因此，它不能简化为具有第三人本体论的东西，这种本体论独立于经验存在。西尔 PNC 155-6

"...心灵与世界的基本有意关系与满足条件有关。命题是任何可以站在与世界的有意关系，因为这些有意的关系总是确定满足的条件，一个命题被定义为任何足以确定条件满意，事实证明，所有的故意是一个命题的问题。西尔 PNC p193

虽然S不说，似乎基本上不知道，他的大部分工作直接从W，即使他经常批评他。说西尔进行了W的工作，不是说这是W研究的直接结果，而是因为只有一个人类心理学（同样的原因只有一个人类心脏病学），任何准确地描述行为的人都必须表达W说的一些变体或扩展（如果它们都对行为提供了正确的描述，则必须进行扩展）。我发现大部分的S预示在W，包括著名的中国房间争论反对强AI和相关问题，这是章3-5的主题。顺便说一句，如果中国房间对你感兴趣，那么你应该阅读维克多·罗迪奇的优秀，但几乎不为人知的补充CR-"西尔释放每一个缺陷"。Rodych 还撰写了一系列关于 W 数学哲学的优秀论文，即公理系统 1 的 EP（进化心理学）计数能力高达 3，并扩展到无休止的系统 2 SLG（第二语言游戏）的数学。

W对数学心理学的见解为有意性提供了极好的切入点。我也会注意到，没有人提倡强AI，行为主义，计算机功能主义，CTM（思维计算理论）和动态系统理论（DST）的多种版本，似乎意识到W的Tractatus可以被视为他们的观点有史以来最突出和最有力的陈述（即行为（思维）作为事实的逻辑处理，即信息处理）。当然，后来（但在数字计算机是图灵眼中的一线之前）W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为什么这些对头脑（思维、行为）的不连贯描述，必须被心理学所取代（或者你可以说这是他余生所做的一切）。然而，S很少提到W的先见之明的思维陈述作为机制，以及他在以后的工作中对它的破坏。

自W以来，S已经成为这些机械行为观点的主要解构者，也许是最重要的描述性心理

学家（哲学家），但没有意识到W如何完全预期他，也没有做，基本上，做别人（但看到许多论文和书籍的骄傲脚和科普兰在W，图灵和AI）。S的工作比W更容易遵循，虽然有一些行话，但如果您从正确的方向接近它，则大部分都非常清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我的文章。

和W一样，西尔被认为是他时代最好的独立哲学家，他的书面作品是坚实的岩石和突破性贯穿始终。然而，他未能把后来的W足够认真，导致一些错误和混乱。在PNC第7页，他两次指出，我们对基本事实的确定性是由于支持我们主张的压倒性理由，但正如Coliva、DMS等人所指出的，W在《确定性论》中明确表明，我们不可能怀疑我们的系统1感知、记忆和思想的真正公理结构，因为它是判断的基础，不能本身被判断。在第8页的第一句中，他告诉我们确定性是可更新的，但这种“确定性”，我们称之为确定性2，是通过经验扩展我们的公理和不可更新的确定性（确定性1）的结果，并且完全不同，因为它是命题的（真或假）。这当然是W一遍又一遍地展示的“用语言对抗我们智力的迷恋”的经典例子。一个词——两个（或许多）不同的用途。

在第10页，他严厉批评W的反感，但正如我上面提到的，“说理”是另一种语言游戏（LG），在行为的一般描述与很少出好的例子之间，以及从大量这样的例子中浮现出来，而不受许多反例的影响，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早期的演变是一个理论，其明确的例子有限，但很快就变成了大量例子和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的总结。同样，用一个理论，人们可以作为一千页W的例子的总结，一个从十页中得出。

同样，在第12页，“意识”是自动系统1功能的结果，在几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在正常情况下，不是证据问题，而是我们自身案例中真正的理解，在其他人的情况下是真正唯一的感知。

当我读第13页时，我想：“我能感到极度痛苦，继续，好像没有什么不对？不！\*这在同样意义上不会是“痛苦”。“内在体验需要外部标准”（W）和西尔似乎错过了这个。见W或约翰斯顿。

当我阅读接下来的几页时，我觉得W对思想/语言连接有了更好的把握，因为他认为它们在许多语境中都是同义词，而他的作品是一个辉煌的思想阐述，在大量语言使

用的例子中就说明了这一点。如上所述, "现在, 如果不是我们关注的因果关系, 那么心灵的活动就会摆在我们面前。", 如上所述, 我觉得S结束第3节的问题主要是从两个系统的角度考虑W的OC。同样, 关于科学哲学的第6节。罗迪奇已经做了一篇关于Popper vs W的文章, 当时我认为很精彩, 但我必须重读它, 以确保。

最后, 在p25上, 人们可以否认, 任何修改我们的概念(语言游戏)的因果关系或自由意志是必要的, 甚至是可能的。出于各种原因, 您可以阅读W和DMS、Coliva、黑客等的大部分页面。用量子力学、不确定性等的例子来说出关于世界的奇怪事情是一回事, 但说任何与我们正常使用单词有关的事情却是另一回事。

在第31页, 第36页等, 我们再次遇到不断的问题(在哲学和生活中)相同的词掩盖了LG的"信仰", "看到"等的巨大差异, 适用于S1, 这是目前只由精神状态组成, S2不是。本章的其余部分总结了他关于"社会胶水"的工作, 从EP、Wittensteinian的角度来看, 这是S1的自动快速动作, 产生了S2的缓慢处置, 在个人发展过程中不可阻挡地普遍地扩展成各种自动无意识的无意识与他人的关系, 并任意地转化为他们的文化变异。

第3章至第5章包含他著名的反对机械思维观的论点, 在我看来, 这似乎是明确的。我读过整本书的反应, 我同意S, 他们都错过了他提出的非常简单的逻辑(心理)点(总的来说, W在有电脑之前半个世纪前)。用我的话说, S1是由无意识的、快速的、身体的、因果的、自动的、非命题的、真实的精神状态构成的, 而缓慢的S2只能从或多或少有意识的行为(潜在行为)或可能变成命题(T或F)的行为原因来描述。计算机和其他自然组织只衍生(指定)的故意性, 这种故意取决于我们的观点, 而高等动物具有独立于视角的主要故意性。正如S和W所欣赏的, 最大的讽刺是, 这些物质或机械的心理学减少伪装成-尖端科学, 但实际上他们完全反科学。哲学(描述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从迷信中解脱出来)正在成为手握, 是霍夫施塔特、德内特、卡拉瑟斯、库兹韦尔等, 被冷落了。

第62页很好地总结了论点之一, 但第63页表明, 他仍然还没有完全放弃空白石板, 因为他试图解释社会的趋势, 在文化扩展S2。正如他在许多其他地方在他的著作中所做的一样, 他给出了行为主义的文化、历史原因, 但在我看来(就像对W一样)似乎很清楚, 机械的思维观的存在与几乎所有行为一样——这是我们EP的默认

操作，它寻求解释我们可以故意慢慢思考，而不是在自动化的S1中，而我们基本上仍然不为人知。如上所述，西尔将其描述为 TPI。再次，在第65页，我发现W的描述，我们的公理继承心理学及其延伸在他的OC和其他作品更深比S（或任何人的），所以我们不'有信心'狗是有意识的，而是它不开放怀疑。请参阅本文前面有关 OC 和 DMS 的部分。

第5章很好地拆除了CTM、LOT等，指出"computation"，"信息"，"语法"，"算法"，"逻辑"，"程序"等，是观察者相对（即心理）术语，在这个心理学意义上没有物理或数学意义（COS），但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它们最近被赋予了其他意义。再次，人们被同一个词的利用所迷惑，而忽略了它使用（意思）的巨大差异。这些评论都是经典维特根斯坦的延伸，在这方面，我推荐了胡托和里德的论文。

第6章"现象幻象"（TPI）是迄今为止我最喜欢的，在拆除这个领域时，它显示了他的最高逻辑能力，以及他未能掌握后W的全部力量，以及最近心理学的巨大启发价值研究两个自我。很显然，TPI是由于对S1的自动化的遗忘，以及把对S2的缓慢意识思维不仅作为初级，而且是所有存在的原因。这是经典的空白石板失明。很显然，W在大约60年前就证明了这一点，也给出了它的原因，它在我们的与生俱来的系统1真正无意识的自动公理网络的首要地位。像许多其他，西尔跳舞周围，但从来没有完全到达那里。非常粗略地讲，关于世界S1的"观察者独立"特征和S2的"观察者依赖"特征应该非常具有启发性。正如S指出的，海德格尔和其他人的本体完全向后，但当然，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做，因为他们的EP的默认值。

但真正重要的是，S不会采取下一步，认识到TPI不仅仅是少数哲学家的失败，而是我们EP的普遍盲目性，它本身内置于EP中。实际上，他几乎在一个点上用这些话来表达这一点，但如果他真的得到了，他怎么能不指出它对世界的巨大影响。除了罕见的例外（例如，Jaina Tirthankaras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因杜斯文明开始，最近和显着奥修，佛陀，耶稣，博迪达哈玛，达自由约翰等），我们都是肉傀儡绊倒在我们的生活基因编程的使命，摧毁地球。我们几乎完全专注于使用第二自我S2个性来放纵S1幼稚的满足正在创造地球上的地狱。与所有生物一样，它只是为了繁殖和积累资源。是的，关于全球变暖和下个世纪工业文明即将崩溃的喧嚣，但没有有什么能阻止它。S1写剧本，S2表演出来。迪克和简只是想玩房子——这是妈妈，这是爸爸，这是这个，这是孩子。也许可以说，TPI是，我们是人类，而不仅仅是另一个

灵长类动物。

关于自我本质的第七章是好的，但没有什么真正让我感到新的。关于财产二元论第8章更有趣，尽管主要是他以前作品的重想。他的开场白中最后一句话概括了这一点，当然，坚持第一人本体论的关键性完全是维特根斯坦式的。我看到的唯一大错误是他在p158上对二元论错误的空白石板或（文化）类型的解释，在我看来 in my view，这显然是TPI的另一个例子——他（和几乎所有其他人）多次犯过错误，并在p177等第9章中重复。基因程序S1（大部分）通过S2拉弦（收缩肉偶的肌肉）。故事的结尾。再次，他需要阅读我的评论或DMS在W的OC的评论，所以他改变"充分的理由相信"在p171的底部和p172的顶部"知道"（在真正的唯一意义上）。

第 169 页再次提出关键点。"因此，说一些事情和意义，它涉及两个满足条件。首先，要产生话语的满意条件；第二，话语本身应具备满意条件。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是，无意识的自动系统1激活系统2的更高的皮质意识人格，带来喉咙肌肉收缩，这通知其他人，它看世界在某些方面，致力于潜在的行动。前语言学或原语言交互的巨大进步-，其中只有毛肌肉运动才能传达非常有限的意图信息，S在第10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基因程序S1（大部分）通过S2拉弦（收缩肉偶的肌肉）。故事的结尾。再次，他需要阅读我的评论和DMS，科利瓦，安迪汉密尔顿等，在W的OC，所以他改变"好理由相信"在p171的底部和p172的顶部"知道"（在真正的唯一意义上）。

他的最后一章"命题的统一"（以前未出版）也将大大受益于阅读W的"确定性"或DMS的各种书籍和论文，因为它们明确了只有描述S1的真句和描述S2的真或假命题之间的区别。这让我觉得，对于S的S1感知作为命题，这是一种超优越的方法，因为它们只有在人们开始在S2中思考它们之后，才会成为T或F。然而，他的观点是，命题允许陈述实际或潜在的真理和谬据，过去和未来和幻想，从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进步，比前或原型语言社会，是令人信服的。正如他所指出的，"一个命题是任何东西，可以决定一个满足的条件...和满足的条件...是这样的，这是这种情况。或者，人们需要补充一点，这可能是或可能想象中的情况。

总体而言，PNC很好地总结了S半个世纪的工作对维特根斯坦的许多实质性进步，但在我看来，一旦你理解他所说的话，W仍然是不平等的。理想情况下，它们应该一

起阅读：西尔语为清晰连贯的散文和概括，用W的敏锐例子和辉煌的格言来说明。如果我年轻得多，我会写一本书。

"因此，地位功能是凝聚社会的粘合剂。它们是由集体的故意创造的，它们通过携带非授权来发挥作用...除了语言本身的重要例外，所有制度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都是由具有逻辑形式的宣言.....所有人类机构现实都通过（与状态函数声明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而创建和维护，包括非言论行为的明文形式的声明。

西尔·MSWp11-13

"信仰，就像陈述一样，具有向下或向下或头脑（或字）到世界适合的方向。欲望和意图，如命令和承诺，有向上或世界到心（或字）的适合方向。信仰或观念，如陈述，应该代表世界上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应该适合世界;它们有思想到世界的方向。共同的自愿状态，如欲望、先验意图和行动意图，如命令和承诺，具有世界对心的契合方向。他们不应该代表事情如何，但我们希望他们如何或我们打算如何使他们...除了这两个院系之外，还有第三个，即想象力，其中命题内容不应该像认知和意志的命题内容应该适合的一样适应现实。与世界相关的承诺被放弃，我们有一个命题内容，没有任何承诺，它代表的任何方向适合。西尔·MSWp15

"就像在有意的状态中，我们可以区分状态的类型...和状态的内容...因此，在语言理论中，我们可以区分语言行为的类型。和命题内容...在有意状态的情况下，我们有着相同的命题内容，不同的心理模式，在言语行为中，我们有不同的理论力量或类型。此外，正如我的信仰可以是真或假的，因此有思想到世界的方向适合，所以我的陈述可以是真或假，因此有字到世界的方向适合。正如我的愿望或意图不能是真或假的，但可以以各种方式满足或不满意，所以我的命令和承诺不能是真或假的，但可以以各种方式满足或不满意-我们可以认为所有有意的国家，有一个完整的命题内容和适合的方向，以表示他们的满足条件。信仰代表其真理条件，欲望代表其实现条件，意图代表它执行的条件...有意的状态代表其满足条件...人们错误地认为，每个心理表现都必须有意识地思考...但我用它时表达的概念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本体论概念。任何具有满足条件、以故意特征的方式成功或失败的东西，从定义上讲，都是其满足条件的表示...通过分析社会现象的满意度，可以分析社会现象的故意性结构。西尔 MSW p28-32



前四种言语行为在有意状态中具有精确的类似：对应的词是信仰，对应指令是欲望，对应的服从是意图，对应表达是整个范围情绪和其他有意状态，其中普雷苏普适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宣言没有语言学前模拟。前语言学的有意国家不能通过代表已经存在的事实来创造世界上的事实。这一非凡的壮举需要一种语言"MSW p69

"演讲者的意思...是把满足条件强加给满足条件。这样做的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它需要能够同时思考两个层次，其方式对语言的使用至关重要。在一个级别上，说话者有意产生物理话语，但在另一个层次上，话语代表某种东西。同样的二元性感染了符号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和其他物体一样是一个物理对象。在另一个层面上，它有一个含义：它代表一种事态"MSW p74

"...一旦你有了语言，你必然会有自体论，因为如果没有创造承诺，你不可能按照语言的扭曲来做出明确的言语行为。这不仅适用于陈述，还适用于所有言语行为"MSW p82

这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在W中是突出的，但被S否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给出描述，而不是理论。S坚持认为，他提供了理论，但当然"理论"和"描述"也是语言游戏，在我看来，S的理论通常是W的描述-上升的任何其他名称...W的观点是，通过坚持我们都知道是真实描述我们行为的虚假例子，我们避免了试图解释所有行为（所有语言游戏）的理论的流沙，而S想要概括，并不可避免地误入歧途（他给出了几个例子，他自己在PNC的错误）。当S和其他人无休止地修改他们的理论来解释五颜六色的语言游戏时，他们越来越接近于用无数的例子来描述行为，就像W一样。

初级语言游戏（PLG）是由我们的非自愿，系统1，快速思考，镜像神经元，真正的，非命题的，精神状态 - 我们的看法和记忆和反身行为（'意志'）包括系统1真理的简单自动话语和UA1 --理解机构1-和情感1-如喜悦，爱，愤怒，这可以描述因果，而进化后二级语言游戏（SLG）是表达或描述自愿，系统2，缓慢思考，精神化神经元，可测试的真或假，命题，真理2和UA2和情感2-快乐，爱，恨，性格（往往反事实）想象，假设，意图，思考，知道，相信等，只能用术语来描述原因（即，试图从神经化学、原子物理学、数学的角度来描述系统2，只是没有意义——见W的许多例子和西尔对此的很好询问）。

不可能用原因来描述系统1的自动化（例如，“我认为这是一个苹果，因为...”），除非你想给出一个理由，在EP，遗传学，生理学，和W已经反复证明，这是没有意义的“解释”条件是他们将来会有意义——‘没有什么隐藏的’——他们现在或永远都有意义。

强大的启发式是区分行为和体验到故意1和故意2（例如，思考1和思考2，情绪1和情绪2等），甚至到真理1（T只是公理）和真理2（经验扩展或“定理”，结果来自真理1的逻辑扩展）。W认识到“没有什么隐藏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心理学和所有哲学问题的答案都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生活）来表达，困难不是找到答案，而是像往常一样认出我们面前——我们只需要不要再往里看

这里的想法已经发表，对于那些跟上西尔的作品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会让人感到意外。

我觉得W对思想/语言联系有较好的把握，因为他认为它们在许多语境中是同义词，而他的作品是一个辉煌的思想阐述，在大量语言使用的例子中就是例证。如上所述，“现在，如果不是我们关注的因果关系，那么心灵的活动就会摆在我们面前。人们可以否认，任何修改我们的概念（语言游戏）的因果关系或自由意志是必要的，甚至是可能的。出于上述原因，您可以阅读 W 的任何页面。用量子力学、不确定性等的例子来说出关于世界的奇怪事情是一回事，但说任何与我们正常使用单词有关的事情却是另一回事。

变形结构或“社会胶水”是S1的自动快速动作，产生S2的缓慢处置，在个人发展过程中无情地扩展成各种自动无意识的普遍文化破坏关系其他（S3）。虽然这是我的行为，我期望它公平地描述S的工作。

在我看来（就像W一样）似乎很清楚，机械思维的观点的存在与几乎所有行为的原因相同——它是 EP 的默认操作，它寻求解释我们可以故意慢慢思考，而不是在自动化的 S1 中，而我们大多仍然忽略（TPI）。我发现W对我们的公理遗传心理学的描述及其在OC和其他第三期的延伸比S（或任何人的）更深，所以我们不“相信”狗是有意识的，而是不能（不可能）怀疑。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西尔多年来在"社会胶水"的逻辑结构上的出色总结，即他的"创造社会世界"（2010年）。

S多年前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是满意条件（COS）关于我们的想法（S2的命题），W称之为行为的倾向或倾向——仍然被许多人称为不恰当的"命题态度"。COS由S在许多地方（如PNC p169）进行解释："因此说一些事情和意思涉及两种满足条件。首先，要产生话语的满意条件；第二，话语本身应具备满意条件。正如S在PNC中指出的，"命题是任何能够决定满足条件的东西...和满足的条件...是这样的，这是这种情况。或者，人们需要补充一点，这可能是或可能想象中的情况，正如他在MSW中阐明的的那样。关于意图，"为了得到满足，意图本身必须在行动的产生中发挥因果关系。（MSWp34）。

大多数人将受益匪浅，阅读W的"在确定性"或"RPP1和2"或DMS的两本关于OC的书（见我的评论），因为他们清楚地区分了描述S1的真实句子和描述S2的真或假命题。这让我觉得S把S1的感知作为命题（至少在他工作的一些地方），这是一种超优越的方法，因为只有当人们开始思考S2之后，它们才能变成T或F（就像S在这里所说的那样）。然而，他在PNC的观点是，命题允许陈述实际或潜在的真理和谬据，过去和未来和幻想，从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进步，比前或原型语言社会，是令人信服的。

S经常描述需要注意一个事件的不同描述级别，因此对于IA（操作意图）而言，"我们有不同的描述级别，其中一个级别由较低级别的行为构成...除了通过关系构成之外，我们还通过关系方式产生因果关系。（第37页）。

因此，承认S1只是向上的因果关系和内容（缺乏"表示"或"信息"），而S2有"内容"和向下的因果关系（例如，见Hutto和Myin的"激进主义"），我会改变段落从第39页开始"总和"和结束pg 40与"满意条件"如下。

总之，感知、记忆和反射意图和行动（"意志"）是由我们的S1真正仅公理EP的自动功能引起的。通过事先的意图和行动意图，我们试图将我们的愿望与我们认为的方式相匹配。我们应该看到，信念，欲望（和想象力-欲望时间转移，所以与意图分离）和其他S2命题处置我们的缓慢思维后来进化第二自我，完全依赖于（有他们的COS在）CSR（因果自我反射）快速自动原始真正的只有反射S1。在语言中，也许在

神经生理学中，有中间或混合的情况，如意图（先前的意图）或记忆，其中与COS的因果联系（即与S1）是时间转移，因为它们代表过去或未来，不像S1总是在现在。这两个系统相互融合，并且经常由所学的德龙文化关系无缝地协调，因此，我们的正常体验是，我们有意识地控制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宰我们生活的认知幻象的广阔领域S被描述为"现象幻象"。

他最后一章的结尾，也许在他的著作中重复了第10次，我认为这是他与几乎所有人分享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错误——那种认为"自由意志"的经历可能是"虚幻的"。它遵循一个非常直接和不可阻挡的方式，无论是从W的第三期工作和当代心理学的观察，'意志'，"自我"和'意识'是公理的真元素，系统1就像看到，听力等，并不存在（理解）证明（有意义）他们的谎言。正如W无数次如此奇妙的清晰，他们是判断的基础，所以不能判断。S多次理解和使用其他上下文中的这种论点（例如怀疑论、索利普主义），因此他看不到这个类比，这真令人惊讶。他经常犯这个错误，他说这样的事情，如我们有"好的证据"，我们的狗是有意识的等。我们心理学的真正公理并不明显。在这里，你有一个最好的描述心理学家S自W，所以这不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他对第50页关于神论的总结需要翻译。因此，"你必须有一个前语言形式的集体故意，其中的语言形式建立，你必须要有集体意向的谈话，以便作出承诺"是更清楚的，如果补充"S1的语言前公理学是S2（即我们的EP）的语言倾向的基础，S2在我们成熟过程中演变为他们的文化表现形式。

由于状态函数声明在破坏中起着核心作用，因此理解它们至关重要，因此他解释了此处相关的"功能"概念。"函数是一个服务于目的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函数是有意相关的，因此依赖于心灵...状态函数...需要。。。集体强加和承认地位"（第59页）。

同样，我建议将"语言的故意性是由人类的内在或独立于心灵的故意性创造的"（第66页）为"S2的语言、有意识的倾向是由S1的无意识公理反射函数产生的"（第68页）。也就是说，人们必须记住，行为是由生物学编程的。

然而，我强烈反对他在第66-67页及其著作中关于S1（即记忆、感知、反射行为）具有命题（即真假）结构的陈述。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并在其他评论中多次，似乎很

清楚，W是正确的，这是理解行为的基本，只有S2是命题和S1是公理和真实的。他们都有COS和适合的方向（DOF），因为S1的遗传，公理的故意产生S2，但如果S1是命题在相同的意义上，它将意味着怀疑是可理解的，混乱是哲学之前W返回，事实上社会生活life（也许所有动物生活取决于什么认为"命题"）是不可能的。正如W无数次显示和生物学如此清楚地表明，生命必须基于确定性——自动无意识的快速反应。总是有怀疑和暂停反射的生物将死亡（无法进化）。

与他的评论（p70）相反，我无法想象一种语言对物质物体缺乏文字，我无法想象一个视觉系统看不到它们，因为把世界分割成物体，使语言来描述它们，是视觉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任务。同样，我看不出物体在意识领域突出，也看不到句子被分割成单词的问题。对于我们进化史的人类来说，怎么会是另外一种呢？

在p72和其他地方，它将有助于记住表达式是S1的原始反射PLG，而表示是S2的处置性SLG。

第二段需要从菲洛索普斯翻译成英语，第79段开头是"到目前为止"，结尾是"以前听到的"。"我们通过用语法表达由句子中的单词组成的公共语言来传达意义。

对于他在第105页关于语言和写作的特殊性的第4和第5个问题，我会回答：'它们很特别，因为声乐肌肉振动的短波长使得带宽信息传输比其他肌肉的收缩高得多，对于视觉信息来说，这平均高出几个数量级。

在p106，对问题2（我们如何摆脱它，即为什么它起作用）的一般答案是EP和S1，他的说法是"我在这本书中阐述的主要策略是试图让familiar看起来奇怪和引人注目"当然是典型的维特根斯坦。他在下一页声称，人们为什么接受机构没有一般答案，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接受他们的原因同样，他们做一切-他们的EP是包容性健身的结果。它促进了EEA（进化适应环境）的生存和繁殖。我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都在遗传学上处于低谷。这里所有关于"语言外约定"和"外语语义"的模糊讨论（例如，第114页）实际上都是指EP，尤其是S1的无意识自动化，这是所有行为的基础。是的，正如W多次说过的，最熟悉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看不见。

S的建议（第115页）认为语言对游戏至关重要，这肯定是错误的。完全不识字的聋

哑人可以打牌，踢足球，甚至象棋，但当然，最低限度的计数能力是必要的。我同意（第121页），假装和想象的能力（例如，时间和空间转移中涉及的反事实或假设的概念）完全地具有独特的人的能力，对更高层次的思想至关重要。但即使在这里，也有许多动物前体（必须存在），如仪式战斗和交配舞蹈的姿态，弓箭鸟的交配地点的装饰，母鸟的翅膀伪装，猴子的假报警电话，“清洁”的鱼采取咬出他们的猎物和模拟鹰和鸽子策略（骗子）在许多动物。

他讨论理性需要更多的翻译（第126页和原文）。说思考是命题的，处理真或假的“事实实体”意味着它是一个典型的S2处置，可以测试，而不是S1的真实自动认知功能。

在《自由意志、理性和制度事实》中，他更新了他经典著作《行动中理性》的部分内容，并创造了一些新的术语来描述我并不觉得不令人气切的实际原因的正式装置。“事实实体”似乎与处置和‘激励者’（欲望或义务）、‘效果者’（身体肌肉）、‘组织’（言语肌肉）和“总理性”（所有相关处置）没有区别，至少在这里似乎增加了清晰度（第126-132页）。

我们应该在这里做一些在讨论人类行为时很少发生的事情，并提醒自己它的生物学。通过包容性健身进化，对S1的无意识快速反射因果行为进行了编程，这往往导致S2的意识缓慢思维（通常被S3的文化扩展修改），从而产生行动的原因，通常导致S1引起行动的身体和/或言语肌肉的激活。一般机制是通过神经传播和大脑目标区域各种神经调节器的变化。这似乎也有些不礼貌，但有一个优点，它是基于事实，鉴于我们高阶思想的复杂性，我不认为一般的描述会变得简单得多。整体认知错觉（称为‘现象幻象’）是，S2有意识地产生了行动，我们充分意识到和控制的原因，但任何熟悉现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人都知道这种观点是不可信的。

我,再重复一些关键概念。S澄清的另一个想法是“欲望独立行动理由”（DIRA）。我将S在MSW第127页的实际原因摘要翻译如下：“我们屈服于我们的欲望（基因编程需要改变大脑化学），这通常包括欲望-独立行动理由（DIRA-即，在空间和时间中流离失所的欲望），这些行为产生倾向，这些行为通常迟早会导致肌肉运动，服务于我们的包容性健身（增加自身基因的生存能力以及那些密切相关的基因）。我会在第129页重申他关于我们如何执行DIRA2的描述（即系统2中DIRA的语言游戏）是”

悖论的解决方法是，无意识的DIRA1服务于长期包容性健身，产生有意识的DIRA2，这往往压倒短期的个人眼前欲望。代理确实有意识地创造了DIRA2的近因，但这些都是无意识DIRA1（最终原因）的非常有限的延伸。奥巴马和教皇希望帮助穷人，因为这是"正确的"，但最终的原因是他们的大脑化学的变化，增加了他们远道而来的祖先的包容性（例如，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世界苏普里主义摧毁美国和世界）。

通过包容性健身进化，对S1的无意识快速反射因果行为进行了编程，这常常导致S2的意识缓慢思维，导致行动的原因，往往导致S1引起行动的身体和/或言语肌肉的激活。一般机制是通过神经传播和大脑目标区域神经调节器的变化。整体认知错觉（由'S'现象幻象'，由平克"空白石板"和图比和科斯米德"标准社会科学模型"）是，S2有意识地产生行动的原因，我们充分意识到和控制，但任何熟悉现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人可以看到，这种观点是不可信的。

因此，我将他在第127页的实际原因摘要翻译如下："我们屈服于我们的欲望（需要改变大脑化学），这通常包括欲望[独立行动理由]（DIRA），即，在空间和时间中流离失所的欲望，最常见的是互惠利他主义），这些欲望产生对肌肉运动中通常导致的行为的处置，这些行为服务于我们的包容性健身（增加自身基因的生存能力以及那些密切相关的基因）。

与S对p128的评论相反，我认为，如果定义适当的话，DIRA在高等动物中是普遍的，而不是人类独有的（想想母鸡保护她的幼崽免受狐狸的伤害），如果我们包括S1的自动前语言反射（即DIRA1），但当然需要语言的S2或DIRA2的更高阶的DIRA是独一无二的人类。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替代和更明确的描述，他的"解释"（如W建议，这些都是更好的称为'描述'）在悖论的底部，我们如何可以自愿执行DIRA2（即，S2的欲望及其文化延伸）。也就是说，"这个悖论的解决方法是，对欲望无关原因的承认可以作为欲望的基础，从而引起欲望，尽管从逻辑上讲，它们这样做并非不可避免，而且在经验上也不普遍"可以翻译为"这个悖论的解决方法是，无意识的DIRA1服务于长期包容性健身，从而产生有意识的DIRA2，往往凌驾于短期个人眼前的欲望之上。同样，对于他在第130-31页讨论这个问题，EP、RA、IF、S1（进化心理学、互惠利他主义、包容性健身、系统1）是S2的处置和随后的行动的基础。

在第140页，他问为什么我们不能从生物学中得到去的，但当然，我们必须从生物学中得到它们，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上述描述显示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与他的陈述相反，最强烈的倾向总是占上风（根据定义，否则它不是最强的），但破坏工作，因为与生俱来的编程RA和IF覆盖直接的个人短期欲望。他对自然和养育的混淆，S1和S2，延伸到第143页的结论2和3。代理确实创造了DIRA2的近因，但这些不仅仅是任何原因，而且，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外，DIRA1（最终原因）的扩展非常有限。如果他真的意味着将神论归于我们有意识的决定，那么他是"现象幻象"（TPI）的牺牲品，他在他的经典论文中如此漂亮地推翻了它（见我对PNC的评论）。正如我上面提到的，最近关于隐性认知的大量研究暴露了the构成我们人格的认知错觉。TPI不仅仅是一个无害的哲学错误，而是对我们的生物学的普遍遗忘，它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我们控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和世界，其后果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150年里，工业文明会崩溃。

他正确地指出，没有"差距"（实际上他多次讨论过的3个差距），人类理性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自由意志（即选择），在某种非平凡的意义，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他正确地指出，进化能够创造和维持一个不必要的遗传和大力昂贵的诡计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像几乎其他人一样，他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因此他再次建议（第133页），选择可能是一种错觉。相反，在W之后，很明显，选择是我们公理性S1真正反省行动的一部分，不能不矛盾地质疑，因为S1是质疑的基础。在正常情况下，你不能怀疑你正在阅读这个页面，因为你意识到它是怀疑的基础。

现在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西尔的最新著作《视现状》（STATA-2015）。有关进一步评论，请参阅完整评论。

正如人们期望从任何哲学，我们立即深陷麻烦，因为在第4页，我们有术语'感知'和'对象'，仿佛他们使用了n某种正常的感觉，但我们正在做哲学，所以我们将语言游戏之间来回起伏，没有机会保持我们的日常游戏不同于各种哲学游戏。再次，你可以阅读一些贝内特和哈克的"神经科学和哲学"或"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以获得这方面的感觉。可悲的是，像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一样，西尔（S）仍然没有采用两个系统框架，所以保持事情的直截了当比它需要的要困难得多。

在p6上，相信和断言是系统2的一部分，它是语言的，审议的，缓慢的，没有精确的



发生时间，而“下雨”是他们的公共满意度条件（COS2）（维特根斯坦的过境）-即，它是命题和代表性的，而不是一种精神状态，我们只能用理性来理解它，而视觉体验（VisExp）是系统1，因此要求（为了可理解性，为了健全性），它是下雨（它是COS1），有一个确定的时间发生，是快速（通常低于500毫秒），不可测试（维特根斯坦的真实专用或过境），和非公共的，自动的，而不是语言的，即，不命题和表现，只有在精神状态的原因描述。尽管在粉碎了可怕的（但仍相当受欢迎的）术语“命题态度”之后，第7页，他说，感知有命题内容，但我同意W，S1是真实，因此不能像S2的感觉，命题是公共的，是公共的，是真或假的。

在第12页，请记住，他正在描述系统1（S1）的自动性，然后他指出，为了描述世界，我们只能重复描述，W指出这一描述显示了语言的局限性。第二句在p13段中间部分需要翻译（像大多数哲学！），所以因为“主观经验有一个内容，哲学家称之为有意的内容和故意内容的规范是相同的描述，故意内容呈现你的情况等。我想说‘感知是系统1的精神状态，只能在系统2的公共语言中描述。当他再次指出相信的描述与我们感知的描述等同时，他正在重复W很久以前注意到的，这是因为S1是非语言性的，而描述、相信、知道、期望等都是不同的心理或有意模式，或者用同样的词玩的语言游戏。

在第23页，他提到私人的“经验”，但单词是S2，并描述公共事件，所以什么值得我们使用‘私人经验’（即S1）这个词只能是他们的公共表现（S2）-即，我们都用语言来描述公共行为，因为即使对于我自己，我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将语言附加到内部的东西上。这当然是W反对私人语言可能性的论点。他还多次提到X的幻觉与看到X相同，但除了我们倾向于使用相同的单词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检验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在定义上是相同的，因此这个参数听起来是空心的。

在第35页顶部，他再次正确地攻击使用“命题态度”，这不是对句子的态度，而是对其公共COS的态度（处置），即对事实或真相制造者的态度。然后他说：“例如，如果我在我面前看到一个人，内容是在我面前有一个人。对象是这个人本人。如果我有相应的幻觉，感性体验有一个内容，但没有对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内容可能完全相同，但内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存在对象。我所看到的是，“对象”通常在世界上，并创造了精神状态（S1），如果我们把这个用的话，它成为S2与COS2（即，公共

真相制造者），这确实需要公共对象，但幻觉（或直接的大脑刺激）等）"对象"只是大脑激活引起的类似精神状态。

正如 W 向我们展示的，最大的错误不是理解感知，而是理解语言——哲学本身的所有问题都是一样的——未能仔细研究语言在特定上下文中的工作方式，从而产生清晰的 COS。

在p61的中间，我们看到当我们未能将S1和S2分开时，这里和任何地方都出现混乱。要么我们不得在 S1 中引用表示形式，要么至少必须将其称为 R1 并意识到它们没有公共 COS，即没有 COS2。

在p63上，不可分离性只意味着它是S1的自动功能，而不是S2的一个合理的自愿功能。这个讨论继续到下一页，但当然与整本书和所有哲学有关，这是非常不幸的，西尔，几乎所有的行为科学，不能进入21世纪，并使用两个系统术语，使这么多不透明的问题非常耳耳。同样，由于未能理解，它总是只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是哲学问题，以及哲学问题，然后是哪个语言游戏将玩，以及COS在相关背景下是什么。

在第64页，他说，"经验"就在他的脑海里，但这只是问题所在——正如W明确表示没有私人语言，正如Bennett和Hacker把整个神经科学社区都的任务，在正常使用"经验"中，我们只能是一种公共现象，我们分享标准，但对我头脑中的经验有什么检验？至少，这里存在一种模糊性，这将导致其他人。许多人认为这些并不重要，许多人认为它们很重要。大脑发生了一些事情，但这是一个科学的神经生理学问题，当然，通过"经验"或"我看到一只兔子"，一个从来不意味着神经生理学。显然，这不是科学调查的问题，而是一个可理解地使用单词的问题。

在 p65 索引、不可拆卸和演示上，没有采用两个系统框架来描述行为（即几乎每个人）的人使用更多的哲学术语，而不是系统 1。同样，对于以下几页，如果我们意识到'对象和事态'，"视觉体验"，"完全确定"等，只是语言游戏，我们必须决定什么是COS，如果我们只记住S1和S2的属性，这一切都变得相当清晰，西尔和其他人可以停止'努力表达'它。因此（第69页）'现实是决定性的'只意味着感知是S1，所以精神状态，现在和现在，自动，因果，不可测试（真实，即，没有公共测试）等，而信仰，像所有处置是S2，所以不是精神状态，没有一定的时间，有原因，没有原因

，是可用COS等测试的。

在第70页，他指出，感知行动的意图（IA1，我的术语）是S1的反身行为的一部分（我语中，A1），可能起源于S2行为，这些行为已经变得反身（S2A在我的术语中）。

在p74的底部，p75，500毫秒通常被视为观察（S1）和视为（S2）之间的近似分界线，这意味着S1将感知传递给S2的较高皮质中心，在那里可以用语言来考虑和表达它们。

在p100-101，"主观视觉场"是S2，"客观视觉场"是S1，S2中的"什么也看不见"意味着我们不玩与S1和哲学和一大块科学相同的语言游戏（例如，物理）如果人们意识到他们在玩语言游戏，不做科学，那将会是不同的。

在p107上，"感知是透明的"，因为语言是S2，S1没有语言，因为它是自动和反射性的，所以当说我所看到的，或者描述我所看到的，我只能说"我看到了一只猫"。W再次指出，这很久以前，作为显示语言的局限性。

P110 中间需要从 SearleSpeak 翻译成两种系统Speak，以便"因为演示视觉故意性是表示的亚种，并且由于所有表示都是在方面，视觉演示将始终呈现"由于S1的感知器向具有公共COS的S2提供数据，我们可以说S1，好像它也有公共COS。在 p111 上，"条件"是指 S2 的公共 COS，即使陈述为真或假的事件，"低阶"和"较高顺序"是指 S1 和 S2。

在p112上，基本动作和基本感知是同构的，因为S1将其数据馈送给S2，它只能通过反馈到S1来收缩肌肉来产生动作，而较低级别的感知（P1）和更高层次的感知（P2）只能用相同的术语来描述，因为只有一种语言来描述S1和S2。在第117页底部，如果他采用两个系统框架，那么他就不会那么神秘了，这样，一种看法就只能被看作是导致精神状态的S1的自动性，而不是与满足条件（我的COS1）的"内部连接"。

在p120上，关键是"因果链"没有解释力，因为'原因'的语言游戏只在S1或其他非心理现象中有意义，而语义是S2，我们只能用理解的方式说出人类行为高或高的原因。其中一个表现this是"意思不在头脑中"，这使我们在其他语言游戏中被淹没。

在第121页，说它是至关重要的感知（S1），它有COS1（'经验'）只是描述了感知的语言游戏的条件-这是一个自动因果精神状态（P1），当我们谈到系统1。 .

在122页，我认为"首先， 在本体客观世界中，红色的东西是因为它能够引起这种本体主观的视觉体验。 it should be stated as "First, for something to be red is just for it to incline me to call it 'red' "—as usual, the jargon does not help at all and the rest of the paragraph is unnecessary as well.

在第123页，"背景处置"是S1的自动、因果、精神状态，正如我与W、DMS等人多次表示的，这些不能被理解地称为"前提"，因为它们是无意识地激活的"铰链"，是预置的基础。 ,

第七节和第八节（或整本书或大部分高阶行为或大部分哲学在狭义上）可以标题为"语言游戏描述因果的相互作用， S1的自动、非语言瞬态状态与S2的理性、有意识、持久的语言思维，背景不是假设，也不能想当然，但它是我们的公理真实心理学（W'on....."假设。从我的评论中可以明显看出，我认为整个部分，缺乏两个系统框架和W在OC的见解是混淆，假设它提出了一个"解释"的看法，它充其量只能描述感知语言如何在各种上下文中工作。我们只能描述"红色"这个词是如何使用的，这是它的结尾，对于本节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说，对于某种东西来说，是一个"红苹果"，只能让它通常导致每个人使用相同的单词。

说到铰链，Searle没有)将许多人（如DMS（丹尼尔·莫亚尔-沙罗克）当代著名哲学家和顶尖的W专家）视为现代哲学中最伟大的发现——W在他的《确定性论》中彻底改变认识论，这是可悲的，有点奇怪，因为没有人能够不再以老的方式做哲学或心理学，而不显得陈旧和困惑.虽然西尔几乎完全忽略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但在2009年（即这本书出版前6年），他在由英国维特根斯坦学会主办、DMS主办的关于这本书的研讨会上发表了讲话，所以他当然知道这种观点已经重新讨论了在这里讨论的话题。我不认为这次会议已经发表，但他的演讲可以从Vimeo下载。这似乎是一只老狗不能学习新花招的例子。虽然他可能开创了更多的新领域，在描述性心理学高阶行为比任何人自维特根斯坦（除了也许彼得哈克，其著作相当密集和他的3卷人类自然最近），一旦他学会了一条道路，他倾向于留在它，因为我们都做。和大家

一样，当 **when t** 这里更容易发音和拼写英语单词 "repers" 和尴尬的 "他/她" 或反向性别歧视的 "她" 时，他使用法语单词 "刷/尸"，当一个人总是可以使用 "他们" 或 "他们"。尽管他们的智力和教育程度较高，但学者也是羊，他们几乎都跟随下层阶级半文盲，不仅进入坏英语，而且进入新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至上主义法西斯主义。

章节末尾的第九节再次显示，当试图描述（而不是 **w** 明确说明）**S1** 的属性（即，玩用于描述 "主要品质" 的语言游戏）时，人们被迫进入非常不透明和笨拙的语言游戏，以及这些游戏是如何将数据馈入 **S2**（即次要质量），然后必须反馈到 **S1** 以生成操作。它还显示了一个人所犯的错误，未能理解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提出的 "较链认识论" 的独特观点。为了表明这与双系统术语的清晰程度，我必须重写整个章节（以及本书的大部分）。由于我在这里重写了几次章节，而且经常在对西尔的其他书籍的评论中，我只举几个简短的例子。

第129页 "现实不是取决于经验，而是相反。现实的概念已经涉及产生某种经验的结果能力。因此，这些体验呈现红色对象的原因是，作为红色对象的事实就涉及产生这种体验的能力。成为一条直线需要产生这种其他类型的体验的能力。结果是，生物体没有这些经验，他们似乎看到了红色物体或直线，"在他们看来" 标志着感性体验的内在故意性。可以呈现为 "**S1** 为 **S2** 提供输入，以及我们使用 '红色' 一词的方式要求它在每个上下文中使用 **COS**，因此以特定方式使用这些单词就是看到红色的含义。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看不到红色，我们只是看到红色，我们用 "似乎" 来描述我们有疑问的情况。

在第130页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世界上事物的特征和我们的经验特征之间有本质的联系吗？" 可以翻译为 "我们的公共语言游戏 (**S2**) 在感知描述 (**S1**) 中有什么用（一致）吗？"

第X节 "后路" 的第一段也许是书中最重要的一段，因为所有哲学都必须明白，由于用许多方式描述给定事件（精神状态，即感知、记忆等），**S2** 到 **S1** 之间不可能有精确的 1:1 连接。因此，在算法 ("强AI" 的绝望) 中完全不可能捕捉行为（语言、思维），或从大脑中的给定神经元模式推断出多种行为（语言游戏——即无限上下文中的单词）来描述它。"后路" 是用于描述 **S1** 的 **S2** 的语言 (**COS**)。同样，我认为他未能使用两个系统框架，即使不是不透明，也让人非常困惑。当然，他与几乎每个人

都分享这一失败。西尔曾评论过这个问题，其他人（例如，黑客，W在各种情况下），但它似乎已经逃脱了大多数哲学家和几乎所有的科学家。

再次，Searle忽略了第十一节和X12中的要点——我们没有也不能“似乎看到”红色或“似乎”有一个记忆或‘假设’体验和单词之间的关系，但与构成系统1固有的公理性真实精神状态的所有感知和记忆一样，我们只是有经验，“它”只在公开语言中用这个词来描述时就变成了“红色”等。我们知道它是红色的，因为这是一个铰链——我们心理学的一个公理，是我们的自动行动，是假设或判断或假设的基础，无法被理解地判断、测试或改变。AS W 指出了很多次，S1 中的错误与 S2 中的错误完全不同。没有任何解释是可能的——我们只能描述它是如何工作的，因此不可能得到我们高阶心理学的一个不平凡的“解释higher order”。和往常一样，西尔犯了一个常见和致命的错误，认为他比维特根斯坦更了解行为（语言）。在读了十年读W、S和许多其他东西之后，我发现W的“古怪例子”、格言和试论通常比其他人的口说更具有照明意义。

“我们可以推进任何理论，我们考虑的一定不能是任何假设。我们必须消除所有的解释，单单描述必须取代它的位置。（PI 109）。

在第135页，描述感知的一种方法是，事件或物体导致神经元激活（精神状态）的模式，其自我反射COS1是，我们看到一个红玫瑰在我们面前，并在适当的情况下，一个正常的英语说话的人，这导致我们激活肌肉收缩，产生“我看到红玫瑰”的词，其COS2是有一个红玫瑰。或者简单地说，S1 在适当的上下文中生成 S2。因此，在p136上，我们可以说S1导致S2，我们在此语境中用“平滑”一词来表达，它描述（但从不“解释”），“平滑”的语言游戏在这种语境中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可以翻译“对于基本动作和基本感知，故意内容在内部与满足条件相关，即使它的特点是非故意的，因为F感知的特征在于引起这种体验的能力。在行动的情况下，这种类型xperience的组成在于它们能够引起这种身体运动。”因为“基本感知（S1）可以自动（内部）导致基本反射动作（A1）（即，烧手指导致手臂退出），只有这样，才能在语言（S2）中反映和描述它。

在p150上，关键是推断，如知道，判断，思考，是一种S2处置表达的语言与公共COS是信息（真或假），而感知是非信息（见我的评论Hutto和Myin的第一本书）自

动响应S1，有没有有意义的方式玩在S1推断的语言游戏。树木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S1为几百毫秒左右，然后通常进入S2，在那里他们得到语言连接（方面的形状或看到）。

关于第151页和seq., 可悲的是，西尔，作为他缺乏对后W的关注的一部分，似乎从来没有提到什么可能是最深刻的分析颜色词在W的'颜色的评论'，这是缺少从几乎每一个讨论的主题，我见过的主题。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玩颜色词和"相同"，"不同"，"经验"，等在这个公共语言语境（真实或虚假陈述\_COS2），因为没有语言和没有任何意义在私人（S1）。因此，在S1的心理状态下会发生什么并不重要（神经科学家除外），而只说当他们进入S2时我们怎么说。很显然，所有7。地球上80亿人每次看到红色时，神经激活模式都略有不同，S1和S2之间不可能完全相关。正如我上面指出的，每个哲学家和科学家都绝对关键是要搞清楚这一点。

关于桶中的大脑（第157页），只要我们破坏或消除S1和S2的正常关系，我们就失去了故意的语言游戏。这同样适用于智能机器，W在80多年前就明确描述了这种情况。

"只有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和什么像（像）一个活的人，可以说：它有感觉;它看到;是盲目的;听到;是聋子;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PI 281）

第6章：是的，分裂主义（像几乎所有的哲学性论）是不连贯的，事实上，这和其他荒谬在他自己的部门，甚至他的一些前学生谁在他的思想哲学类获得最高分，也许显示也许和大多数人一样，他在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中过早地停止了。

在p188上，是的，亲眼看到和"知道"（即K1）是相同的，因为S1是真实，即，它是快速，公理，因果自我反省，自动精神状态，只能用S2的缓慢，协商的公共语言游戏来描述。

在p204-5上，表示总是处于一个方面之下，因为，像思考、知道等，它是S2与公共COS的处置，这是无限的可变。

我再次,认为，使用两个系统框架大大简化了讨论。如果坚持用"表示"来表示S1的"陈述"，那么应该说R1具有瞬态神经生理精神状态的COS1，并且与R2完全不同，后者

具有公共的COS2（侧面形状），在语言上可以表达事态，而无意识的精神状态的概念是非法的，因为这种语言游戏缺乏任何明确的意义。

可悲的是，在第211西尔，也许第十次在他的著作（和无休止的在他的讲座），说'自由意志'可能是虚幻，但是，正如W从30年代就注意到的，人们不能一致地否认或判断"铰链"，如我们有选择，也没有我们看到，听到，睡觉，有手等，因为这些词表达了我们的心理学的真正公理，我们的自动行为，是行动的基础。

在第219页底部和222顶部-这是W在他的作品中，最终是'确定'谁指出，行为不能有证据基础，它的基础是我们的动物确定性或行为方式，这是怀疑和确定性的基础，不能怀疑（S1的铰链）。他多次指出，我们的基本认知（S1）没有公共COS，不能测试的"错误"（与S2不同），如果它是主要或持续存在的，导致不是进一步测试，而是精神错乱。

现象主义第227页：在《新世纪的哲学》的评论中，见我关于西尔的优秀散文《现象幻象》的广泛评论。甚至没有任何授权将一个人的私人经历称为"现象"，"看到"或其他任何东西。正如W向我们展示的那样，语言只能是一种公共测试活动（没有私人语言）。在第230页，问题不在于"理论"似乎不够充分，而是（像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哲学理论一样），它是不连贯的。它使用的语言没有明确的COS。正如W坚持的那样，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描述——科学家能够提出理论。

底线是，这是经典的西尔-superb-Superb，可能至少像其他人一样好，但缺乏对后来的维特根斯坦的基本见解的理解，并且对两个思想框架缺乏把握，这两个系统可能使其辉煌。

我再次注意到，W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决议，通过建议一些"心理现象"（即，导致公共行为的处置词可能源自大脑中的混乱过程，并且没有任何与记忆痕迹相对应的、也没有任何与单个意图或行为可识别的单一大脑过程对应的词语——因果链无痕迹地结束，并且"原因"、"事件"和"时间"不再适用（有用-具有清晰的COS）。随后，许多人根据物理和复杂和混乱的科学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然而，人们必须回顾，现代意义上的"混乱"意味着由法律决定，但无法预测，而混乱的科学直到他死后很久才存在。让我再次指出，混沌理论已被证明是不可决定和不完整的（在戈德尔的意义



)。

我们所有的行为（或大脑功能，如果你愿意）有它的起源在我们的先天心理学，所以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历史，文学，宗教等的"人文科学"，和物理，数学和生物学的"硬科学"是语言游戏问题的组合 of，我在这里讨论过，与真正的科学，什么经验事实是.科学主义曾经存在过，我重复维特根斯坦很久以前告诉我们的话。

"哲学家们总是在眼前看到科学的方法，并且以科学的方式提出和回答问题是不可抗拒的。这种趋势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源泉，并带领哲学家进入完全黑暗。（BBB p18）

我的论点是，这里突出的故意表（理性、思想、思想、语言、个性等）或多或少地准确地描述了我们思考和行为的方式，因此它不包括仅仅是哲学和心理学，但一切（历史，文学，数学，政治等）。

社会的关键是生物学，而正是它所忽视的，正导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支持自杀的乌托邦理想，这些理想 lead无情地导致了地球上的地狱。我在《21世纪自杀乌托邦幻想<sup>st</sup>》第4版和第四版《民主自杀：an美国和世界讣告》第2<sup>版</sup>（2019年）中详细描述了这一点。